

1956.10.10
借书

2

風雲
會
奇俠精忠傳二集目錄

第一回 匣劍帷燈述豪舉 狂花浪蝶逐幽歡

第二回 施元昌計折紫金鐘 茹家娘大鬧玄真觀

第三回 花娘子隱約逗春光 紅英女飄零觸幽感

第四回 陳二官荒園續佳會 茹南池跌坐證初工

第五回 刺梁燕氣懾羣兇 賞中秋恨思往事

第六回 走深山誅蟒奮神威 鐫石壁題名誌大德

第七回 薦豪客賢令脩書 報師恩義士擁帚

第八回 項副教一味藏奸 御撲營五鬼開判

第九回 陶然亭野望詫奇裝 茹南池歸程携弱息

奇俠精忠傳 二集目錄



3 2169 4636 2

第十回 了生死絕筆述懷詩

逗衷情巧打同心結

第十一回 窺豔扎馬勝起淫心

遭冷局紅英捐傲性

第十二回 鑒微識遠老眼無花

涉險探奇雛鬟告警

第十三回 化鯉門豪餞辭師

襄陽城淫徒遇豔

第十四回 諫幼主老僕剖深衷

鬧婚堂怪風示衰兆

第十五回 來探諂有玷貽羞

聽春聲無理取鬧

第十六回 惡姻緣忽接好姻緣

今昔地頓增今昔感

風雲
際會

奇俠精忠傳

續集上

玉田 趙絨章著

第一回 匣劍帷燈述豪舉 狂花浪蝶遂幽歡

上回書交代到紅英馳馬。小二跌下驢來。你道紅英爲何忽如錯高。興便連陳敬也有些癢悻悻的光景。料讀者諸君都是眼明心敏的人。不消在下點明。必猜疑到國安忽去。這章華驛一夜光景。兩個痴男女。便有些不可開交了。咳。俗語說歡喜冤家。真真不錯。從此陳敬這條命。便歸紅英掌握了。諸君中倘若有風流自賞的。暗地裏或遇着意外奇緣。快些小心着罷。這便是在下著書之意了。閑話少說。書歸正傳。且說陳敬聽小二狂叫。跌下驢來。忙駐馬回頭。小二已撇着嘴跳將起來。一面帶住驢子。一面罵道。真喪氣得緊。也不知那裏來的一支屎鷹。忽的一翻翅。恰從驢臉邊刷過。致我跌了一交。陳

敬笑道。不打緊的。快些趕路。說着兩人一氣兒跑了四五里。趕上紅英。却見由岔道上飛也似來了兩匹駿馬。鞍轡鮮明。前面馬上跨着個十三四歲的丫頭。頭縮雙鬢。前髮齊眉。圓團團一張俊臉。渾身密扣窄衣。手挽一張彈弓。後面馬上却是一位少婦。生得蛾眉皓齒。神彩四射。一身縞素。却是家常打扮。佩着輕弓短箭。揚鞭走來。與紅英等逢個正着。兩下各望望。就要過去。那丫頭忽問道。諸位從前路來。可曾見一支獵鷹麼。我們追尋多時了。紅英方曉得是野外打獵的。却暗暗納罕。這少婦英俊。方要回語。小二却正觸起氣來。便撇道。若不是那死畜。我怎的跌那一交。那丫頭問知所以。不由笑起来。恰好有一支雀兒飛落遠樹梢兒上。丫頭便道。阿姐休氣。我送你支雀兒頑頑好麼。說罷。開弓拈彈。颼的聲向樹打去。紅英一望。不由喝聲彩。原來那雀兒早傷翼落地。正在那裏跳路蹬兒。小二不由裂開嘴憨笑。便見那少婦微噴。

道。瘋妮子快些去罷。張致的怎麼。那丫頭舌兒一吐。兩騎馬風馳而過。紅英方在呆望。陳敬讚道。果然名不虛得。強將手下無弱兵。這茹家武功。真正了得的。只這少婦。便是那聲聞四方。茹南池老英雄的孫婦。等我暇時。慢慢告訴於你。紅英聽了。越法納罕。大家緩走一程。日色將暮。便聞得遠遠人聲。浩浩順風吹來。不多時便到了章華驛。紅英抬頭望去。果然好一處熱鬧集鎮。但見。

街衢洞達。闌闌喧嘖。地處水陸之衝。人集五方之衆。塵埃匝地。車如流水。馬如龍歌。吹沸天袂。張成帷汗。成雨妖姬倡女。挾瑟彈箏。坐賈行商。連塵溢市。真個是燈火萬家。迷夜月。舳舻千艘。沸江潮。

原來章華驛臨江據地。商賈雲集。四條長街。足有二十里長。本是荆襄之間。有名巨鎮。那魚鹽竹木。各種莊行生意。十分發達。真有日進斗金之勢。因此。

四方人都想在此撈點油水。所以各種生意行頭。甚是難作。非有些聽頭兒的。便被勁胳膊擠掉。休想站得住脚。據古老相傳。此地便是當年楚王章華台的遺跡。所以楚人剽悍之風。到今猶在哩。這也不在話下。且說紅英等。緩步入鎮。轉過一條長街。那街頭上。却有幾家客店。這當兒各店接客夥計。都眉飛色舞。兩支眼東張西望。一手叉腰。一手附了耳根。拚命價亂喊道。這裏來罷。我們這裏茶水週到。菜飯適口。不圖掙錢。圖個名頭。你老進來瞧瞧。接着迎門火竈上。刀勺釜砧。響成一片。廚司務手忙腳亂。百忙中還來個標勁兒。搯起半勺油。灶的聲向竈眼一潑。一振手腕。將菜顛起尺把高。然後連菜帶火。一陣胡擲。店夥接了。開腿便跑。隨即又有報菜名的。拉了長調兒。貓聲狗氣。亂作一團。紅英等稍一停馬。業已有一家店夥奔上。不容分說。帶了馬便走。直入中間一所店中。陳敬一望店額。却是長春客店。院中十分寬潔。一

帶正房。都有單間兒。當時紛紛下騎。先撿了兩間兒。其中几榻乾淨。頗頗嚴密。只是滿牆上歪歪斜斜。都是些題詠。還掛了一幅呂奉先大鬧鳳儀亭的畫軸。小二早將行裝臥具。分兩處安置停當。接着店夥穿梭。似問茶問水。鬧了一陣。掌上燈燭。酒飯已備。紅英等隨便用過。那時已更鼓初動。街上喧闐。越法起勁。陳敬與紅英閒談幾句。信步到店前一望。只見這集鎮夜市。十分熱鬧。恰好有一個老客人。銜着烟筒。負手走來。陳敬便與他攀談起。知他是店裏的長年老客。便道。此地想是終年間如此繁盛麼。老客道。也不見得哩。因明日此地有點沒要緊的事。閑雜人都想瞧瞧。所以顯得人厚起來。其實。是扯澹一大堆。左不過是要骨頓。狗咬狗的事罷了。說着歎道。如今世界。通沒些王法了。青皮們隨便打降。便如此間。還有個甚巡檢官兒。他何曾敢出個大氣兒。陳敬道。老丈說得畢。竟是怎麼回事呀。老客道。論起理來呢。究竟

是這找岔兒的不對。你想人家好端端作着生意。他就想一把奪去。怎的不擠事呢。(絮絮叨叨。使人發悶。絕似老人神氣。)陳敬急燥道。老丈(句)老客道。便是這鎮上有個施家魚行。單是各處分行。更占集了二百餘人。不消說獲利甚厚。主人名叫元昌。當年也是個豪橫腳色。近來性氣平了。在地面上狠不錯。大把價錢用去。貧苦人倒沾些光。不想近來有個地痞單回回。綽號紫金鐘。手下十分了得。據說是得金鐘罩的內功。不避刀劍。却也沒人試驗他。在鎮橫行。非止一日。因見元昌魚行。垂起涎來。先使他同黨致意。要借五萬銀兩。仰想施元昌。也是個老腳色。豈有不懂竅兒的。當時却一團和氣。對來人說道。施某交結半生。這區區五萬銀。便把去與單兄用了。也不算怎麼。却是恐單君意不在此。便煩轉致單君明白說來。或有些怎麼花樣。儘管明示。這等小事。也不值得藏頭露尾。說罷一拱手。竟將那來人給乾出來。那來

人抹了一鼻子灰。自然向單回回如此這般一說。單回回登時暴躁如雷。道這厮却不識好歹。我本待得銀罷手。今他既乖覺。我便連根掀倒他。還怕他咬掉我卵不成。你便去向他說。我們十日後擺場打降。也不須掄刀動斧。集人幫助。這十日當兒。儘他尋求豪傑。若勝不得我的拳腳。沒得說。他那月魚。應讓我作哩。陳敬道。噫。這姓單的。竟是個岔兒啦。老客道。那知這一下子。也碰到岔兒上咧。當時那來人。唯唯跑去一說。施元昌真不含糊。滿臉生痛的笑道。好好。便是如此。這瞎兒却賽得有趣。但是在下有這魚行作彩。倘單兄輸了。却拿怎麼來說呢。那來人略一沉吟。道。他也曾說來。如若不勝。他便約手下一幫人。永不踏章華驛的地面。元昌喜道。如此甚好。便送出那人。自家盤算一回。暗喜趁此機會。正好爲地方去害。便準備豐盛禮幣。又約齊各行商家。大家公寫了一封聘函。派了機警僕人。飛馬向黃岡茹家去請茹小

娘子。陳敬道哦。正說到這裏。忽見街上人一陣亂跑。接着五六匹馬。風也似馳來。前面馬上。却是兩名精壯家丁。一色的短衣快靴。青紬包頭。高擎兩支火把。就一片火光中。早見道中所遇的那彈雀丫頭。左臂上架着一支蒼鷹。與茹小娘子揚鞭走來。後面潮水似跟定許多閑人。一面跑一面亂噪道。你看人家這茹小娘子。何等安詳。這方是大手兒哩。不像那半瓶醋。只會拉個四門斗兒。便吹得烏烟瘴氣。老客悄悄道。說着張飛。張飛就到。（此北方俗語）這位少婦。便是從茹家請來的。今天出去打獵。這當兒方被施家人接迎轉來哩。陳敬本來認得。當時隨口唯唯。慢步踱回紅英室中。只見案上燈花。顛巍巍結得鬼眼似的。紅英斜倚榻上。杏眼朦朧。一臂拄枕托腮。一手拈着腰帶。斜伸胯際。前襟翻起。露出水紅洒花湖縐褲兒。下穿平底鞋子。尖翹翹帶魂盪魄。陳敬情不自禁。剛躉到榻邊。覷小二不在左右。方低下頭去。要

吻他膩頰。忽見他梨渦微暈。鼻翅兒一掀動。嫣然微笑。口內呢喃道。你你（句）快躲開這裏。說着。仍然酣睡。陳敬不欲混醒他。便依然趲向店門。又信步到街坊上各處遊玩一回。雖是小鎮店。夜市倒也十分熱鬧。一處處酒樓茶肆。坐客如雲。陳敬也趲入一家茶肆。品茗歇坐。但聽得客人們紛紛講說。茹小娘子。陳敬此時心念紅英。也無心去聽。少時會了茶錢。慢步回店。以爲紅英定然醒來咧。那知進屋一看。紅英尙在未醒。陳敬便推醒他。低低數語。他似笑非笑。滿頰飛紅。只咬着牙兒。一指戮到陳敬額上。低唾道。你敢去指揮小二。我便（句）又笑道。想起來。方纔夢中踹殺你也好。省得慣來歪廝纏。（一段劇心鏤腎之文）陳敬聽了。越法得起意來。正要老實實去親吻他。却聽得小二飛也似跑來。一面嚷道。好雨好雨。紅英忙推陳敬跣起。頃耳一聽。果聞得淅淅瀝瀝。這當兒小二已笑嘻嘻趲入。陳敬便一整面孔。吩咐道。

那邊馬棚旁。有間房兒。你便在那裏去宿。這等泥滑滑的天氣。添個夜料兒。豈不就近方便。單靠那店夥。是不中用的。紅英笑道。不。陳敬急道。你你。紅英頭兒搖得播浪鼓一般。兩支耳環。宕來宕去。掩着嘴兒道。不去不去。却弄得小二摸頭不着。只管嘻嘻開嘴。看他兩人。正這當兒。恰好店夥走來泡茶。那雨也緊了一陣。一會兒已住。只濛濛颯颯。如春蠶食葉一般。陳敬道。時光不早。也好安置了。小二莫要耽延。便携了臥具去。說罷。暗向紅英一瞟。只見他一手掠鬢。却沒打腔。只岔着問陳敬道。你方纔那裏去來。陳敬這一喜。登時心頭七上八下。沒口子應道。便是方纔與一個老客閑談。小二道。如此我便去了。陳敬忙道。囉嗦囉嗦。那知小二却偏不着忙。一般的慢騰騰的斟了兩杯茶。置在紅英等跟前。方纔携了自己臥具。就馬棚旁室內。睡冷牀去了。咳。看起來這善體人意四字。真不易作到的。你想一個人的心思。曲曲灣灣。種

種變幻。自非他肚裏蛔蟲。那裏能隱微都知。俗云急驚風撞着慢郎中。乍看來。是人家沒緊沒慢。其實是自己無端心急哩。閑話少說。且說當時陳敬。好容易待小二去了。一時間轉抓不着話靶兒。紅英明知就裏。偏不去保他。只覺這當兒心跳耳熱。眼皮兒不敢抬。彷彿陳敬有百億化身。旋繞他左右。只得怔怔的聽那雨聲。陳敬這時亦復起坐不安。只儘力子灌了兩杯茶。稍覺火氣清爽。(思入豪銜。力透紙背)一時間相對寂寞。倒如深宵賞雨。大家想些詩句似的。偏搭着清風徐拂。燈燄搖紅。那雨一滴一點。敲倒兩人心頭。真另有一番滋味。有詞人蝶戀花一闋。單寫這細雨光景道。

江海茫茫春欲遍。岸上無人。野色寒來淺。向晚因風一川滿。蘭閨柳市芳塵斷。越女含情已無限。洒霧飄烟。天畔登樓眼。此夜斷腸人不見。紗窗只有燈相伴。

當時兩人怔了一回。還是陳敬忽想起話岔兒。便重伸一句道。便是方纔與一個老客。閑談了一番。紅英低唾道。沒得碎嘴兒。我早聽得了。說罷雙眉一舒。格的一笑。那陳敬兩支脚。不知不覺。湊向紅英跟前。一撫他肩背。失驚道。了不得。怎這樣陰涼雨天。還不加個半臂兒。明日到我家。似這樣沒娘孩兒一般。那還了得。紅英笑道。狠不勞掛心。我也未見得便賴在你那裏。說這樣屁話怎的。陳敬聽了。無意中抬頭。向壁上一望。不由撫掌大笑道。都是作無端說屁。引得滿牆上鬧起屁來。紅英詫異。忙定睛望去。原來牆上不知那個酸子。閉的沒幹。大書幾句道。滿牆都是屁。險把牆崩塌。爲何牆不倒。那邊頂住了。真挖苦的入骨。紅英見了。回頭去望陳敬。恰好含了一口茶。不由噗哧一笑。噴了陳敬一臉。只這一笑。兩人方舒眉展眼坐下來。款款密密談將起來。此一段深深淺淺。細意熨貼。傳兩人初交幽情。自謂從來說部中無此。

筆墨。陳敬便將方纔所聞紫金鐘明日打降之事說了一遍。紅英喜道：「那麼明日我們便耽延一半日。且瞧個熱鬧兒何如。只是這茹小娘子端的是怎生人物。你且說與我聽。」陳敬笑道：「這當兒那得工夫。等我暇時慢慢再說不遲。」說罷眉歡眼笑。注定紅英。紅英忽然覺得只覺兩頰上火也似的。便懶洋洋一個欠伸。笑道：「我不理你了。時光不早。要安置了。請向你室中挺臥去罷。」陳敬道：「真個的哩。只不知小二睡熟不曾。」紅英俊眼一酸。恨道：「快去快去。」陳敬笑着。暫回己室。只隔一層板牆。却聽得紅英窸窣一陣。悄悄將門虛掩上。撲的聲吹滅燈火。陳敬大喜。只和衣靜臥了一回。這當兒耳中覺察。心上顛倒一陣。陣神馳意亂。大約紅英在牀輾轉。翻了幾次身兒。陳敬都記得明白。明白。那知紅英情思迷離。正與他不相上下。恍惚間一合眼。那陳敬早規矩矩。蹶進身來。這時紅英只當是夢。以爲華胥國裏。是可以擺脫一切禮

教的了。縹縹糊糊。百忙中且幸是個風月夢兒罷了。那知越是怕好夢易醒。偏那不作美的一點芳心。總上禁持不得。不禁不由的。突的睜開眼來。呵唷。可了不得。原來仔細端相。再四撫摸。那夢中妙人兒。竟生生活活跳起來。若說是夢。只怕連自己都不相信。著者也只好援作史的老例子。給他個案而不斷。老實寫出。待明眼讀者論定罷。且說當夜兩人十分得意。那湊趣的天公。也便雲收雨散。小二一覺醒來。天光大亮。忙爬起出室一望。只見旭日始升。曉氣如沐。惦念着趕路。忙跑到紅英室前。推推門却關得牢牢的。便隨手輕叩兩下。良久方聽得紅英答應。轉側起牀。他便隨腳趄向陳敬室前。一推門。却是虛掩着。走進一望。那陳敬和衣斜臥。只蓋了一牀衾被。睡得鼻息沈沈。好不甜蜜。這當兒紅英那邊。門鍵一響。小二連忙趄過來。只見紅英雲鬟撩亂。嫩腮上紅紅白白。眉頭眼底。憑添了一段春色。正斜掩短襟。從兜肚上

露出一片酥胸。笑吟吟低了頭。繫那褲帶兒。饒是小二這等真樸人。不知怎的。也只覺可愛得緊。却想不到別的事兒。當時忙服事結束。紅英忽問道。外邊雨勢住了不曾。(想見顛倒之樂)小二笑道。呵。晴我的姑娘。您不見太陽老爺子。向人亮瞳瞳的發笑麼。(奇語)紅英悟得也覺好笑。小二正要一件件結束行裝。忽見一人大笑跳入。正是。

荒唐一枕陽台夢

雨膩雲酣暗自知

欲知來者爲誰。且待下回分曉。

第二回

施元昌計折紫金鐘

茹家娘大鬧元真觀

且說小二正要料理行程。只見一人笑着跳進。却是陳敬。向小二搖手道。不要忙這撈什子。今日起程不定。看個熱鬧兒再講。便與小二述知所以。小二也登時高起興來。忙亂着服事兩人梳洗。陳敬草草結束停當。鬧着沒幹。便

看那紅英整理晨妝。只覺心坎兒上萬分熨貼。少時紅英妝畢。隨手引起兩面鏡。前後一照。不想那陳敬正猴在他背後。嘻開嘴合不攏來。映入前鏡中。十分好笑。不由櫻脣微綻。反整起面孔。將鏡放下。陳敬竟忘其所以。忽的道。昨夜(句)紅英忙將頭兒一搖。隨即轉過臉來。嗔道。那麼我們還是趕路罷。瞧甚麼熱鬧呢。陳敬着了忙。便道。慢着。我便去探聽探聽。敢好我們用過飯也好去了。說罷真個跑去。方到店門首。已望見行人錯落。並有許多趕場兒小商販。一個個肩挑背負。開嚶嚶次第而過。一面走一面語道。我們由這裏穿過廣昌街。斜簽兒從江邊沙窩坊走去。不過四五里路。便到元真觀了。却方便的許多。陳敬問起店中人。方知那打降所在。便借用了觀中的劇樓。當時連忙回說與紅英。恰好早飯都備。店中人客。也便紛紛擾擾。一迭聲催促來飯。却將店夥弄得手忙脚亂。一條油巾。不住價抹那腦門子汗。飛也似

傳菜傳飯。百忙中他還興高彩烈。有問必答。說幾句紫金鐘。又點綴幾句茄
小娘子。一張嘴只是不足用。衆客人聽了。越法起勁。及至紅英等飯畢。衆客
已紛紛前往。陳敬忙鎖好住室。與紅英小二。步行出店。攬入大衆中。一路擁
擠。直赴元真觀而來。剛走到廣昌街。忽聽背後一路嘍喝。撞過一羣人。却是
三。五。個。官。役。手。內。提。著。皮。鞭。搖。頭。晃。膀。棒。定。一。人。有。四。十。餘。歲。青。滲。滲。一。張
枯。臉。襯。着。兩。撇。燕。尾。鬚。一。身。便。服。下。著。緞。靴。後。隨。一。個。僕。人。一。手。拾。一。根。長
烟。筒。那。一。手。却。恭。敬。敬。托。着。一。頂。官。帽。一。步。三。搖。的。走。來。便。是。章。華。驛。巡。檢
官。兒。此。人。姓。孔。名。昭。禮。吏。員。出。身。在。北。京。刑。部。苦。熬。二。十。餘。年。方。由。錄。事。議
敘。出。來。磨。鍊。得。一。身。本。領。滑。而。且。圓。八。面。鋒。兒。儘。是。來。得。他。老。家。浙。江。溫。州。
對。人。講。起。却。自。稱。聖。齋。據。說。還。是。明。朝。洪。武。年。間。有。一。支。衍。聖。嫡。派。因。避。亂
方。來。溫。州。却。也。沒。人。去。考。他。的。譜。牒。這。種。官。兒。本。如。戲。場。中。小。丑。脚。色。這。孔

昭禮作來。且是名公不過。自到章華驛。便遇着當地一支癩狗。他必要恭維得猛老虎一般。施元昌那裏。自不消說。成日價殷勤靠近。恨不得踏穿人家門檻。吮細人家箸頭。只圖個逢時遇節。起發人家幾個錢。對人講起。他還揚揚得意。却是有時節酒後。對自己妻孥好友。談將起來。一般的咕着眼。撫胸長歎道。誰不知作官講風力。作事講廉隅。大馬金刀。是響噹噹的好朋友。但是進得家來。釜生塵。突無烟。妻蓬頭。子赤脚。你咳我歎。啾啾唧唧。饒你是生鐵般漢子。也要化爲繞指柔了。人生都有個沒奈何。但是局外人那裏曉得。說到痛切處。往往泣下。著者寫到此。方恍我管子說的甚麼衣食足而後廉恥立。真有至理哩。當時孔巡檢一行人。徐徐過去。街上遊人。越法螞蟻似的。便有閑談的道。這孔老爺彈壓去了。地面上這等舉動。本不像話。有的冷笑道。罷嚟。他去了。人家不過多費兩杯茶。給他個冷板凳。瞧個不相干的熱鬧。

罷了。衆人一面噪。一面跑。紅英等東張西望。剛到沙窩坊。忽聽背後人聲鼎沸。勢如波翻浪捲。趕忙趨至道旁一望。早見四五個彪形大漢。一色的花巾包頭。土色短衣。腰橫板帶。足下快靴。一個個撐眉弩目。油晃晃一臉橫肉。大踏步擁來。後面一人。格外精壯。有三十餘年紀。生得細腰寬膊。紫滲滲面孔。濃眉凹眼。大鼻頭。一嘴短鬚。棕刷一般。絞巾纏頭。便如個絕大螺螄。壳扣在腦上。廠披長衫。足下鷹嘴式薄底鞋。一面走一面說笑。蜂擁了過去。便是紫金鐘。合他幾個相契朋友。一來同去照料。二來助助威勢。衆人見了。不由喝聲影紛紛議論。有的道。貌隨運轉。這話是不會錯的。別個我不敢說。只看這單朋友。頭些年抓抓街頭。吃吃賭坊。那種小頭擠臉的猥瑣樣兒。頂出息了。不過是二等混混兒。（北京稱光棍之謂。）誰想人家創了幾年。竟如此氣概。那魚行施家。是甚麼綿軟脚色。真是蹉蹉脚四街亂動。這會子針尖遇着麥。

芒。且好耍子哩。就路人口中。旁描出兩家聲勢。無一泛筆。紅英等都不理會。只隨衆走去。不一時。將到元真觀。越法人山人海。霧塵一片。觀外松柏成行。絕好一片廣場。雨後沙地。十分平潔。那座劇樓。便向觀建立。一般的畫欄石柱。頗頗壯麗。這當兒樓上早鋪設整齊。懸綵結花。旁搭一座小小望台。上面几椅分列。中間另有一座。却是孔巡檢的坐位。其餘列坐。却是本鎮紳商。都是施元昌特請來。不多會衆人陸續都到。又一盞茶時。那施元昌也陪了孔巡檢上得台來。大家一陣周旋。紛紛就坐。台下衆人。方光着眼呆望。忽聽劇樓前。暴雷也似一陣。大家忙一回首。便見紫金鐘。憑空的一個大鵬振翅。兩臂一振。颼的聲躡到樓上。當場立定。隨後他的朋友。也都跳上。却遠遠分站在上下場門。紫金鐘貼着眼睛。光向四外一望。抱拳對衆道。在下不須細講。今日這局面。是不打不成相識。但是單某是精窮光蛋。說不得只得

靠衆位洪福。父母血氣。賣個骨架兒。說罷捏起兩個拳頭。來回走了一過。笑道。便是南山豹。北海蛟。單某也只憑一拳一脚。去結識他。衆人聽了。方叫得一聲好。忽見紫金鐘雙眉剔起。圓睜怪眼。大喝道。衆位那個不服氣。要抱施元昌的粗腿。不須客氣。儘管上來頑頑。左右此時有的是閑工夫。說罷忽的甩去長衫。山也似跔定。好個氣派。衆人都嚇得顫兒一縮。那知小二聽得。忽有些不憤起來。登時怒吼吼便要躡出。却被紅英一笑拖住。這當兒紫金鐘見台下鴉雀無聲。科得沒人檢岔兒。忽又哈哈笑道。得罪得罪。單某是粗魯漢子。冤有頭債有主。怎的唐突起好鄉親來。沒別的我且獻些薄技。給衆位陪罪。（紫金鐘一席場面話。忽抑忽揚。軟硬兼有。確是大青皮口吻。不知作者如何落想。此之謂筆端化工。）說到這裏。忽見他長提一口氣。真也奇怪。登時腦門上隱起一團血脉。却磊塊不平。反白滲滲的沒有華色。便有他一

個朋友兇神似的。提刀闖上。不容分說。掄起刀向腦便斫。只聽礮的一聲。衆人大驚。忙細望去。紫金鐘沒事人一般。反摸摸腦門笑罵道。你這廝真正沒用。滿望你這一下兒。去去我的頭風。倒引的人痒悻悻的。不受用。衆人聽了。不由笑起。紅英向陳敬嘴兒一撇。低笑道。這平常運氣技倆。也值得弄醜相兒。說着一望看台上。正見那孔巡檢。猴在座上。顛頭播腦。不住手的向虛空畫大圈兒。口內嘖嘖不已。衆紳商也都交頭接耳。看光景是替施元昌捏一把汗。(反映下文)紅英暗自好笑。再望紫金鐘。却掉臂大步。走了兩過。便有人取了兩塊長方粗石。置在當場。紫金鐘揚眉一笑。便伸手提起一塊。夾在右脅下。拳定右臂。左手扶腰。向下一挫身。趁勢趨勁。只聽格崩一聲響。石塊粉碎。一抬臄膊。紛紛墮下。衆人不由齊叫道。好哇。就這聲裏。忽見樓左邊一陣亂閃。開一條道路。便有兩騎馬。銜尾而至。正是茹小娘子。合那彈雀兒的。

丫頭紅英望去。便覺眼光一亮。只見茹小娘子略加結束。漆光似一頭香雲。盤作個家常髻兒。斜插一朵山茶花。越顯得素面朱唇。精神百倍。一身青紬窄衣褲。下着平底尖鞋子。瘦生生恰如兩瓣秋菱。却有一撮白絲穗兒。結作菊花式。正覆在尖兒上。當時衆人潮水般湧向樓左。茹小娘子翩然下馬。將轡頭遞與那丫頭。丫頭接過。自繫到觀前一株松上。端然挺立。這當兒樓上紫金鐘等。看得分明。不由笑道。快些端正扶梯。去接遠客。不知還須人攙扶不用。這一派刺刺腔。紅英聽了。不由眉頭微聳。那知茹小娘子簡直的沒理會。四外望望。十分暇逸。又相端一回劇樓。微笑道。這建築工程。倒還不錯。說罷果然慢慢走向扶梯。一步步從容而上。絕沒些矜張之氣。紅英不由向陳敬一笑。兩人暗暗點頭。急望茹小娘子已亭亭站立當場。向衆人道。婢子與施單兩家。無怨無德。却是武藝一事。是須天下英豪共見的。婢子這一來。原

爲排難解紛。借此兩家罷手。若說到較藝兩字。那裏當得。說罷。粲然啓齒。向紫金鐘一執手。霍的一緊步。便超下場邊。紫金鐘也懂。竅兒忙道。豈有此理。單某若到貴處。自然要屈佔下場了。說罷。搶來佔定。茹小娘子只得道。聲有借。微移蓮步。轉向上場。趁勢一定步。使開門戶。忽的星眸一閃。電也似。注定紫金鐘。這當兒。台下衆人。倒如遭了定身法兒。一個個仰着頭兒。翹着腳兒。目是定了。口是呆了。氣息兒也勻淨了。靜悄悄。萬聲都息。只聞得。觀前松風。謾謾（忙中閑筆此文家定法也）正這當兒。陡聽得紫金鐘怪叫道。來得好。忽的一旋身。退後兩步。颯的一拳送去。直掏心窩。茹小娘子。纖腰稍側。順手格開。一進步已到紫金鐘身旁。左手一晃。右手直奔咽喉。紫金鐘急忙挫身。剛剛躲開。兩人便窺虛蹈隙。交起手來。一步緊一步。換形移步。翻翻滾滾。風車般來往旋轉。却是紫金鐘專取攻勢。垂着憤氣。使他那急三鎗兒。茹小娘

子却是老行家。只如貓兒戲鼠一般。隨方就圓。只取招架之勢。暗地裏却蓄了全幅氣力。一雙俊眼。策量得好不明白。少時果見紫金鐘息粗氣猛。那拳脚來得越法雨點相似。只是步下却有些鬆虛不穩。不由暗喜。玉臂一揮。登時拳法大變。來了套猿公戲玉女。這路拳法。全仗眼明手快。騰挪跳擲。一戳一點。全向敵人要害。真個虛巧靈妙。變動如神。衆人笨眼兒。但見茹小娘子風旋電掣。一點嬌軀。滴溜溜亂轉。或起或伏。靈貓兒一般。不由連珠價喝起利巴影來。（俗謂門外漢曰利巴）惟有紅英却眉飛色舞。看到妙處。只覺心頭奇癢。一張小口。何曾合攏得來。再望那紫金鐘業已手忙脚亂。却越法怒氣勃勃。死命相撲。狠不得一拳捶碎。一脚踢翻。好容易將茹小娘逼到樓柱前。猛喝道。那裏走。一拳打去。碰的聲。却中在石柱上。急望茹小娘子。不知多早晚。躍上柱頭橫欄。一手攀定。正打鞦韆耍子哩。台下衆人。越法喝影如雷。

直將紫金鐘羞氣得火星亂迸。不由現出無賴本相。嘴內不乾不乾。尙娘淫婦的。一陣胡罵。這麼一來。却激起茹小娘子的火來。當時星眸一轉。趁勢兒一個燕子穿簾式。飄落紫金鐘腦後。足方着地。又就勢來了個鴛鴦腳。拍的一聲。正踹在紫金鐘背上。向前一撞。險些鬧個狗吃屎。看台上孔巡檢望得分明。百忙中剛要向施元昌賀喜。就見紫金鐘狂吼躍轉。面如噴血。兩條鐵臂。直起直落。向茹小娘子風也般捲來。衆人大驚。果見茹小娘子這番却步。步退縮。少時竟嬌喘細細。有些抵擋不來。直繞了三匝樓場。紫金鐘得起意來。忽的長呼一口氣。哈哈一笑。衆人忽驚叫道。倒也倒也。說時遲那時快。茹小娘子腰一晃。登時仰面栽到。這一來不打緊。直將施元昌嚇得面如死灰。孔巡檢却板起面孔。向他些牙一笑。冷冷的別轉頭去。（描寫未免刻毒。文人筆端。所以可畏。）當時紫金鐘喊一聲。驀的跑去。提拳折腰。方待打下。便

聽茹小娘子嬌叱道。慢着來。托的一口香唾。不偏不倚。正吐在紫金鐘右眼睛上。紫金鐘只覺眼如刀刺。痛入骨髓。登時眼前一發黑。身形一晃。頭兒一低。剎那之間。茹小娘子一躍而起。順勢一挺右腳。那鞋子尖兒。正挑入紫金鐘鼻孔。登時豁開寸餘來長。血流如注。這厮賭運不佳。真成了個血鼻子。咧說到這裏。便有擯頭老兄發問道。(北人謂強辭辨論者。曰擯頭。又曰抬擯。)小說一道。雖不必處處引經據典。也不可信口開河。那有一口唾沫。便痛壞人眼睛。一挑腳尖。便豁掉人鼻孔的道理呢。你這麼胡說八道。豈不等於老媽開磅麼。作者笑道。凡事都有個至理。却非門外漢能知。那拘墟之見。是用不着的。武功絕頂的人。都會運用罡氣。這種力量。至大至剛。善用的無所不到。無所不寓。再用之最善最神。竟能距敵人百步之遠。憑空伸拳打去。敵人登時受傷。竟如無線電一般。更不用憑借物具。這就是罡氣作用了。何況茹

小娘子。覷準紫金鐘。遽喜氣散的當兒。特意用這一着。顯顯本領。雖是一口唾。那所載的力量。也就不在小處了。擗頭道。這段呢。算你敷衍過了。茹小娘子。香鈎便是細瘦。也不至利如鋒刃。這又怎講呢。作者道。作書的細針密縷。下個字兒。都非泛泛。原望讀者不可草草看過。那想足下竟囫圇吞棗。整句價忽略過去。試想前文中寫茹小娘子裝束。有句道。脚尖上却有一撮白絲穗兒。結作菊花式。既特特着此一筆。豈有沒下文的道理。便是穗兒內藏着一具花針長短。純鋼薄刃的鈎刀兒。紫金鐘安得不上惡當呢。閑話少話。當時紫金鐘只痛得掩面暴跳。頃刻右眼腫得沒縫。茹小娘子却神閑氣定。面不改色。施元昌究竟老練。便由看台上抱拳笑道。單朋友莫要認真。不過大家湊個趣兒罷了。如還高興。改日再請教何如。這幾句話不打緊。直將個魍魎似的紫金鐘。羞得一張臉如血灌豬脬。偏搭着台下一陣譁笑。茹小娘

子却掠髻整襟。向衆人拱手道。不算甚麼。說着向紫金鐘一望。微笑道。得罪得罪。登時由扶梯翩然而下。直趨坐騎。將紫金鐘一干人。竟塑定在那裏。沒奈何由他朋友等。勁着頭皮。老着臉子。向台下衆人。說了幾句拔創的臊脾話。就勢擁紫金鐘下樓。溜之大吉。台下衆人。也便紛紛四散。竟有好事的。闕一聲將茹小娘子圍得風雨不透。這當兒却忙壞了個孔巡檢。一面拱手哈腰。向元昌道喜。一面又大乎小叫。命手下官役。揮動老大的皮鞭。替茹小娘子開路。儘管跳他的花臉兒。倒引得紅英好笑起來。剛要大家走動。便見茹小娘子合那丫頭。扳鞍上馬。一頓轡頭。從自己身旁馳過。小二猛見了。忽的大笑大叫。紅英登時一忙。正是。

當局輸贏方過眼

旁觀悅服已傾心

欲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分曉。

第三回 花娘子隱約逗春光 紅英女飄零觸幽感

且說紅英忽聞小二大叫。忙望着去。便見小二正在自己身旁。手舞足蹈。指着那丫頭大笑道。原來是你呀。那丫頭一愣。猛然想起。便道。阿姐站牢些。仔細着鷹翅膀。說着一笑。馳過。茹小娘子在後邊。不由向紅英打量幾眼。然後走過。紅英恍惚如有所失。只得定定神。大家整回長春店。一路上還聞得沸沸揚揚。大家說較拳之事。陳敬笑道。這茹家拳法。真可以罷。紅英正心頭結個疙疸。欲知端的。忙問起他來。他又不語。只望望日色。還未及午。便道。我們緊一程。趨去。還可抵家。於是略爲歇息。即便給了店資。登時起程。這且慢表。且說老僕梁方。自陳敬起意。欲接紅英來家。心下便十分怙懣。暗想。青年男女。長日價耳鬢厮磨。須不像回事。後來聞得紅英。要就茹家習藝。心下少安。陳敬自携其子國安去後。他越發夙夜小心。整飭家事。許多僕人。都聽他節

制自君佐亡後。內院中沒多事體。便去掉了幾名雛鬟艷婢。一來兀指須汰。二來却防閑陳敬。這都是梁方一番深心。這當兒內院僕婦。只有他的老伴兒袁媽媽。還有個三十來歲的僕婦。姓花。因他生得身裁丟秀。纏得雙小脚兒。妖妖嬈嬈。又好插戴個鮮花嫩朵。大家便隨口喚他作花娘子。這人却機伶不過。差不多眉毛兒都是空的。因見袁媽媽得勢得地。他便一路溜哄奉承敬。三不知拜倒膝前。認作乾女兒。叫得媽一片聲響。好不親熱。梁方雖不耐煩。却也沒法兒。這日天色將晚。正在門首上馬石上閑坐。只見一騎馬飛也似跑來。忽的站住。馬上人翻身跳下。仔細一望。却是國安。梁方出其不意。驚得直立起來。亂問道。主人現在那裏。你怎的自已轉來。難道中途有(句)說着臉色竟倉皇不定。國安方要回答。恰巧那花娘子嬈嬈走來。忽見國安便拍掌笑道。呵。怪道今早喜鵲兒。只管浪噪。原來是阿弟轉來咧。多時不

見越法胖壯了。你看你這頭塵土。不像土地老兒麼。待我與你揮掉。說着掏
出塊絲巾兒。遞到國安身旁。一手扶住他肩胛。笑吟吟便揮。國安忙道。不消
不消。不想腳下一移動。却踹了花娘子。的的腳尖。花娘子眉頭一蹙。道。啣你
怎的。大山大水。繞了一週遭兒。還是慌張馬似的。原來花娘子好說好話。和
氣不過。國安毛頭小廝的當兒。他便以老姊自居。時常與他洗衣梳髮。自認
梁媽媽乾娘之後。更近了一層。他越法來得老氣橫秋。通沒避諱。有一日早
晨。花娘子偎坐衾中。方要起來。正睡眼惺忪的。被上衫兒。露着白馥馥胸乳。
方蹣起兩條光腿兒。要去穿褲。忽的一掀簾兒。國安一脚跨進。不消說。花娘
子一段色身。軒豁呈露。耀入眼中。不由回頭要跑。那知花娘子倒格格一笑。
連忙喚住道。你跑怎的。誰沒個身體呢。你且望望我小腿裏上。這個小獅子。
可還不得事麼。說着竟將褲兒一拋。抬起支藕也似的小腿兒。國安趕忙道。

不碍事的。飛也似跑出。還聽得花娘子笑道。小猴兒忙得甚麼。又有一日。六月天氣。花娘子新着了一身羅褲褂。立在穿堂前門口。迎受涼風。時當正午。被日光一照。那赤條條玉體。不消說望得清清爽爽。隱微畢露。恰好國安由後門口走來。花娘子便兩臂一伸。攔住門口道。你且慢着過去。我這身衣料兒。是央人買到的。我總覺成色低薄。你細看看。可還不上當麼。說着揭起前襟。攔開腿兒。裏面一團暖玉。先自映出。倒弄得國安進退不得。花娘子却臉生薄暈。咬唇微笑。便是這樣光景。非止一端。國安見慣。知他是慌蝴蝶似的性氣。也便不甚理會。這日方抵家。一肚話不曾說。却逢着他囉嗦一陣。當時梁方却急得甚麼似的。便道。且攔起沒要緊。畢竟你爲何獨自轉來。國安這時方騰出嘴。夾七雜八的叙說一陣。花娘子也聽得入港。竟靜悄悄的。及至說到慧照寺被險。並盤陀山收留小二之事。梁方又驚又歎。不由合手向天。

花娘子却聽得身兒一顫。雙手一拍道。呵呀。我的媽呀。怎竟有這生刺刺的事。真是俗語說得好來。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阿弟（句）梁方聽得。生恐他又接續下去。便搶說道。你快些進內料理屋子。怎樣安置。合你乾媽弄去。就是。花娘子笑道。真個的哩。鋪陳洒掃。倒誤不了差事。只是這許多新聞。須快向乾媽報報。方纔快活。我這會子。肚兒內已驚得生痛了。說罷。一扭身。一溜烟跑去。這裏梁方。又細洵一回。方纔心下安貼。父子相隨進內。忙碌一切。不必細叙。次日梁方。又指揮衆僕。內外忙碌了半日。特在一所跨院內。給紅英收拾住室三間。另有東西廂房。便命花娘子移入東廂。預備伺候。都分布停當。日已平西。大家歇了一霎。這當兒。花娘子已急得熱鍋上螞蟻似的。一來想看看紅英人物兒。二來聞得小二會作那種把戲。不定是甚麼稀稀罕樣兒。神叉子面貌。（北語謂粗魯婦女曰神叉子）因此跑來跑去。只望那日

影。那知梁方亦復如是。却是因放心不下。不想越等越不見到。堪堪日色將落。梁方焦燥起來。便命國安快快馳馬接探。國安應諾。當時鞭馬跑去。且說紅英等一路行來。陳敬小二都歡天喜地。紅英將到異鄉。却頓然有些感慨。好在他天性飛揚。一會子也便拋開。只見所過鎮聚。一處處十分繁囂。人民輕銳。與邊省質朴氣象。大不相同。並且楚人尙鬼信神。人家齋醮。梵響鈸鏡。時時不斷。路口並郊野外。冥紙積灰。往往成堆。那經過的琳宮梵宇。僧道浮華。更不必說。(放筆寫來。爲開教匪張本)紅英耳目一新。心下舒暢。對着雄麗江山。不由又想到茹家拳棒。等時覺雄心勃勃。將來事兒正未可量。不禁馬上顧盼。連加幾鞭。潑刺刺跑去。大家廝趕一程。日色將暝。陳敬道。莫耽延了。距家還有二十餘里哩。於是大家又緊轡趕去。那一團暮色。早沉沉壓下。幸得有些月色。路徑可辨。走了一個更次。忽聽對面一陣馬嘶。順風吹來。曠

野傳聲。便聽得馬蹄震動。紅英心疑。忙一手按定刀靶。頃刻間一騎闖到。却高叫道。來者莫非是主人麼。國安在這裏哩。說罷下馬叩見。並述梁方之意。紅英等方纔放心。小二笑道。國安哥早去一夜不打緊。却有人舒舒齊齊。作了樁妙事兒。你却沒看着。(雙關語絕倒)他這話本是說茹小娘子一段事。那知言者無心。聞者刺耳。倒累得紅英心頭登時一跳。可見人若有虛心事兒。處處時時。都是杯弓蛇影。所以孔子說。君子長坦坦。小人長戚戚。神明負疚。是終身不能安貼的。當時紅英嘆道。那裏這些沒要緊。快走罷。說着主僕四衆。合作一處。直奔襄陽府城。及到城關。已有二更天氣。却是環城街道。燈火如晝。並那江干泊集的商船客舫。桅檣如林。密層層遠希數里。江面上條條燈火映射。繁星一般。喧語如雷。絲竹間作。真個是名邦大郡。旣庶且富。爲用武必爭之地。當日蘇學士東坡有詩一首。單道這荆襄形勝道。

柳門京國道。驅馬及春陽。野火燒枯岸。東風動綠芒。北行連許鄧。南望極
衡湘。楚境橫天下。懷王信孱王。

且說紅英乍見這等勝地。心下大悅。匆遽之間。無暇細賞。便大家忙忙入城。
城內街坊。越法齊整。穿過市心文昌閣。向北趲過一條街。便到陳敬門首。紅
英一望。宅舍寬大非常。儘是個富豪氣象。這當兒。門首燈火。點得燭龍一般。
直接院內。老僕梁方。早率衆迎上。亂騰騰接卸鞍馬。一面叩見過。先捧紅英
入內。小二百忙中先拾了雁翎刀。並自己鋼叉。雄赳赳跟在後面。衆人望去。
都暗暗納罕。這當兒花娘子抖起精神。忙得褲兒要掉。東指西揮。嘴內吱吱
喳喳。猛一抬頭。忽見個絕世美人。十分風致。料得是紅英。便登時一凝眼光。
不由噫了一聲。(微筆)便趕忙搶進。頭前引路。一面回頭笑道。姑娘仔細些。
走這細石子砌路。慣好蹶人脚哩。又向小二道。這位阿姐。拿這些零碎。我替

你拾一件罷。小二笑道。這樣敢好。說着真個將叉桿兒伸過。花娘子一接摸。只覺沉重非常。冰涼挺硬。趕忙一吐舌。笑道。這物件我可頑不來。還是你自己抗着罷。一路說笑。已到跨院。梁媽媽早伺候多時。忙接出來。大夥兒擁入住室。紅英一望。只見樺燭高燒。四壁雪白。幃幔牀几。件件精良。牀上衾枕羅列。煥然一新。以至粧籠鏡台。文梳犀篦。並脂粉之類。都置備得齊齊全全。不由十分不安。便一面落坐。一面笑道。我一個客中暫住。還累你家人費許多事兒。花娘子這時正暗地裏目不轉睛。盯住紅英眉頭。(刻毒)不由笑道。姑娘直怎的客氣。到了這裏。還不合到家一樣麼。我們服事你。還不合主人家一樣麼。說罷背轉頭。抿嘴一笑。紅英聽了。那裏理會。這當兒梁媽媽却老老實實。與紅英安置行裝。一面又打臉水。泡新茶。忙作一團。忽一回頭見小二還拾刀挂叉。山漢也似。站在那裏。便笑道。人要老了。真是顛吹倒打。阿姐

快隨我到西廂中安置去。花娘子道：便是哩。等會子消停了。我須與這阿姐長談談哩。小二一笑，便倚定叉，將雁翎刀懸在牀頭壁上。然後同梁媽媽提叉，躡出（花娘子尖嘴利舌，處處是機鋒話，活畫一黠滑婦人）。這裏花娘子却一面殷勤，一面尋話來說。又與紅英換了一身便衣。不一時外邊小廝傳進膳來。花娘子伺候紅英用過，便撤到外間。剛要去喚小二並梁媽媽，只見陳敬笑迷迷跑來。一面嚷道：紅姐吃過飯不曾。這場場兒還將就得麼。說着一脚跨入裏間，見紅英一身便衣，越法態度風流，不由愁着臉，呆了一回。剛要躡近身低語，紅英趕忙眼兒一擠，不想這段光景，又被花娘子偷見了。便委實瞧科了三分，不禁肚兒內暗笑。索性將餘膳，端入西廂中，與小二等同食。由他兩人款款談話，且說小二隨梁媽媽躡入西廂，將鋼叉先安置在壁角，見衾枕桌橙，停停當當，不由大喜。兩人便坐下來，一面歇息，一面談話。梁

媽媽爲人慈和不過。見小二醇醇實實。又知他那一畧遭遇。不由十分讚歎。便道。阿姐。莫怪我說。虧你在深山裏面。怎樣過來。我聞得國安兒說起。歎得我甚麼似的。被我着實數落了他一頓。爲何冒失鬼似的。射你那一箭。這會子傷可都好了麼。小二道。這打甚緊。說着竟脫出腿來。給梁媽媽看。果然光光溜溜。癍痕都淨。梁媽媽道。阿彌陀佛。這樣還好。倘若不好。遲幾天我想領你到朱仙娘那裏。求些符水吃。馬上見效。我與他甚是熟稔。不須謝儀的。小二漫問道。甚麼朱仙娘。梁媽媽吐舌道。好個能幹俊人兒哩。他的本事。三大車也裝不盡。我們這裏。都有口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仙娘一扎煞。(北語謂發作曰扎煞)等我閒時說與你。(伏線)可歎你的娘。病煞在深山中。若在這裏。怕仙娘治不好麼。這句話不打緊。小二一陣錐心。登時眼淚如豆子大小。落將下來。(至性人如是)梁媽媽道。快莫傷心。便想岔開話頭。卽

問起小二怎樣裝獸。兩人笑了一陣。正這當兒。花娘子端膳走進。笑道。甚麼稀罕話兒。我也拾個笑何如。小二連忙接置桌上。大家坐下來。一壁吃。一壁講話。不由又提到章華駟。耽延情形。花娘子聽了。眼珠一轉。笑道。那麼國安阿弟。既先趕下來。不消說。那一夜主人家。缺個伴兒。小二那知就裏。便笑道。偏巧那夜主人家。命我宿在馬棚旁室內。便是姑娘也。缺我作伴哩。花娘子聽了。不由撲哧一笑。連應道。哦。哦。心下便已恍然。頃耳聽聽紅英室內。兩人一會兒切切低語。一會兒笑聲嚙嚙。直至三人飯罷。收拾停當。方聽得陳敬蘗去。梁媽媽連日忙碌。便同花娘子到紅英那裏。伺候安息已畢。自去困覺。這裏花娘子。也便關好院門。與小二各自寢息。一時間。思索起紅英事兒。倒弄得自己翻來覆去。有些火騰騰的。暗笑道。這是那裏說起。管人這隔壁。賍作甚。便重新爬起。飲了半杯冷茶。方纔入夢。次日陳敬方纔起身。便有當地

許多朋友。川流不息的來看望。這都是當日君佐。糊糊塗塗結識的許多五顏六色。諸般人物。一來熱竈門。不肯拋掉。二來瞧陳敬是個雛兒。都想瞰空兒撈他一下子。接着又是各處木行商夥。不斷的來說貿易情形。直將陳敬吵得發昏。一連十餘日。酬應不暇。連紅英都無暇溫存。只好抽空兒打個照面。紅英悶來。只與花娘子等談笑一回。或教小二些拳棒入門的功夫。花娘子一張嘴。好不甜密。不幾日紅英已覺他是個趣人兒了。只是五夜夢迴的當兒。未免思量起自己終身。便留神陳敬家中光景。只見他豪修闊綽。聲氣廣通。真有少年遊俠的風致。不覺暗暗心喜。轉眼間已過了個把月。陳敬方纔消停下來。一日紅英早飯後。悶悶的坐了一回。一眼望見壁上掛的那雁翎刀。多日未動。靶穗兒上塵淹土漬。不由取下。摩拭一回。微微一歎。（隱然有髀肉復生之感。是何女子。必能作賊。）恰好陳敬走來。見左右無人。便竄

近並坐了。一手攬定他肩兒。一手按了那刀靶。笑道。紅妹又無端弄這東西作甚。依我看來。人生及時行樂。也便罷了。你看我這裏。那些缺少。我們兩人享用起。趁了這如花美眷。消磨那似水流年。那些不好。還爭名奪利的怎的。由他們鑼鼓響得振天。我只給他個猴兒不跳。難道你真還想往茹家去麼。說罷一笑。猥瑣猴着臉。竟要去吻紅英。只見紅英猛的香肩一晃。陳敬大叫栽倒。正是。

雌伏端宜頭搶地、

雄飛惟望翼垂天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回

陳二官荒園續佳會

茹南池跌坐證初工

且說陳敬。本是一腔情思。去湊紅英。說幾句閑扯淡。打個趣兒。便如俗語說得。管丈母娘叫大嫂。沒說強說。那知紅英。真個氣將起來。當時一晃肩。陳敬

冷不防。屁股一歪。跌落牀下。便稱勢撒起賴來。一面笑着厮喚。一面作鬼臉。央紅英扶他。紅英見那樣兒。不由嘆哧一笑。恨道。我真眼犄角裏。也不待見你。我不往茹家去。是作甚麼來哩。陳敬得意搖頭道。噫噫。我可知你作甚麼來哩。紅英臉兒一紅。唾道。吓。沒的嚼舌根。仔細我捶你一頓。說着一伸玉臂。陳敬便如猴兒爬竿一般。跳起笑道。我怕你胸中作悶罷了。這長天大日。儘管悶坐。也不是頑法。我們且向城外江岸。盤回馬何如。紅英欠伸道。也好。陳敬大悅。便跑去命人預備鞍馬。這裏紅英重新結束。小二也要跟去。花娘子笑着。捻了他一把。小二嚷道。你儘管頑皮。弄得人痒憐憐的。花娘子笑道。便是這些日。脫換衣服。積了一大堆。你幫我漿洗些何如。紅英隨口道。也是呢。你替替花嫂兒手脚。豈不好麼。花娘子用手指搭着鼻梁。搖着頭向小二道。你看怎樣。小二沒奈何。撇了嘴。只狠狠瞅了花娘子一眼。這當兒陳敬已喜

匆匆跑來。扯起腔調叫道。有請姑娘上馬。花娘子素以老人兒自居。知陳敬沒脾氣。便一整面孔。噉應道。嚇這一來。鬧得大家鬨堂大笑。紅英陳敬已斷。趁着走向院外。百忙中梁媽媽忽蹇了來。便道。怎的小二阿姐。不跟去頑頑。花娘子眼兒一瞟。儘力子暗扯了梁媽媽一把。紅英等早去得遠了。待了一霎。花娘子方笑道。媽胡噪的是甚麼。譏家隨便散散心。還必得帶些丫頭小厮去。我就知國安阿弟。也不會隨去。梁媽媽道。正是。花娘子向小二道。你看如何。你可心平氣和了。(隱隱躍躍傳神阿堵。此方當得婉折兩字。)按下這裏慢表。且說紅英陳敬。輕鞍軟轡。縱馬出城。且喜天氣晴爽。紅塵不起。一路行來。市囂漸遠。兩人馬頭相並。且行且語。只見江干一帶。許多的貧民。雜居。結起團瓢。似窩鋪。蘆壁土門。一般的望衡對宇。竟有三四條街。遠有二里餘。一羣羣老幼婦稚。藍藍縷縷。都聚在各門首。喧騰作一片。其中也有操作

生活的。還有些牛鬼蛇神模樣的婦女。一般價塗脂抹粉。分開八字鰓魚脚。坐在門首。丟眉扯眼。不住的賤攬顧客。那一種狼狽湫溢的情形。十分可憐。却是其中。還有數處房子。稍好些的。不斷的有人出出入入。都是些歪戴帽。立愣眼。廠披大衫。拎了畫眉籠子的脚色。還聽得裏面一陣陣大笑大叫。胡罵亂捲。夾着些呼么喝六之聲。順風吹來。大概是甚麼賭場兒。紅英不由皺眉道。這裏沒甚看頭。怎的這樣雜亂。陳敬道。便是哩。這都是逐年價來的客民。甚麼人都有。我聽得老年人說。從他們麇集在這裏。地面上甚是不靖。官中雖照例想法安插。並嚴厲約束。只是那裏管得許多。娼賭自不必說。聞說他們裏面。還有甚麼會黨。暗地鬼鬼祟祟。也不知幹些甚麼事。正說到這裏。恰巧一個少年。生得兇兇實實。袒着一支肱膊。從一家門口。跳着罵將出來。道。甚麼臭淫婦。還拿腔作勢。老子不頑咧。隨後便有一個蓬頭散髻的中年

婦人拖了纏足布追出。一把扯定。陪笑道。大爺快莫要這樣。那妮子委實害了兩天病。方纔起牀。您這麼一來。不把人家坑壞了麼。那少年還掄起臆膊。槪頭槪腦。當不得那婦人作好作歹。拖轉進去。紅英眼快。却見那少赤膊上。青滲滲。渥着一條小龍。有四五寸長。不由詫異。便問陳敬。陳敬道。啣這些人兇得緊哩。此名青龍黨。蔓衍甚廣。其中詳細。外人不得盡知。我只聞得當年茹南池老頭兒。曾折服過這裏面一個首領。因此近年來。還不大大生甚麼是非。說着兩騎馬前後銜尾。盤旋了一回。只見碧蕪芳草。一望無盡。行人漸少。十分清曠。這當兒。兩人不謀而合。笑語漸稠。垂鞭倘佯起來。少時渡過一座溪橋。境界越法幽秘。只見長松巨櫨。接連不斷。還有一帶竹林。清陰蕭爽。却遠遠從萬綠低迷中。露出朱樓一角。兩人徐徐行來。却是一家荒園。封鎖在那裏。牆垣剝落。獸環鏽澀。是個久無人跡的光景。那牆缺處。還不及肩。兩人

相視微笑。各下騎來。就缺處向內一張。只見亭榭參差。頗頗不惡。就是荒涼些罷了。陳敬一面就樹繫好馬。一面笑道。我們跳向裏面。望望何如。紅英聽了。掠鬚沉吟一回。少時眼波一轉。微笑道。呵。那裏面虛空空黑。越越我怪怕的。(斌媚之至)陳敬笑道。這真是太陽從西出。你幾時又會害怕咧。說罷。不容分說。也將紅英馬兒繫好。那消一盞。已上缺垣。騎馬式蹲住。道。我拉你一把兒。紅英笑道。我謝謝你罷。且老實閃開。是正經。陳敬一笑。跳入。紅英趁勢一扭纖腰。早花蝴蝶似的。飛落園內。此後情節。且請讀者打個悶葫蘆兒。作者歇歇禿筆。也是好的。直待好久。紅英先自越出。陳敬方跳上缺垣。呿牙一笑。卻見一個老媽媽子。一拐一點。手內拎着挑菜荊筐。遠遠走來。忽見陳敬從內跳上牆。登時大喊道。幹麼的呀。須說個分曉。別的不打緊。我許多家當。都在裏面哩。這當兒。陳敬已經跳下。那老媽媽子三腳兩步搶來。一把拖

定只是不放。陳敬倒好笑起來。問起他。方知是專看守園子的。姓賀。有個兒子。不成材。賀婆子便仗着守園度日。方纔是出去挑菜轉來。當時陳敬笑道。不論別的你。只看我這樣兒。可像偷兒麼。紅英攙說道。正是哩。賀婆子將老眼一睜。向紅英道。姑娘家。你知道甚麼。誰家三支手。牆門上貼帖來。總須同我進去驗驗。我纔放心。陳敬沒法。只得依他。這回賀婆子。却將出鑰匙。投開鎖。由園門而入。賀婆子東張西望。同陳敬各處走徧。見自己兩間草窩窩。鎖得好好的。只那邊幽賞軒內。舊本榻上。光溜溜少了一片塵土。(微筆)賀婆方纔心安。又覺有些不好意思。不由拍手打掌的乾笑。向陳敬沒口子道。歎陳敬方要發作幾句。忽然心有所觸。反笑道。你這老人家。孤另另住在此。原該事事小心。倒累你吃了一驚。說着從懷內掏出一錠碎銀。遞給他道。且將去壓壓驚罷。賀婆子有生以來。何曾見過這東西。登時反戰抖抖的。不知是

驚是喜。只覺心頭亂跳。亂噪道。我的佛爺禱子。莫便折殺我。這個怎敢。只是那接的手兒。不由自己。早摺得結結實實。惟恐那錠銀掉了渣兒。陳敬這當兒。便向外走。賀婆子千恩萬謝的送出。忽笑道。我真發昏了。那麼官人貴姓。想是城中住麼。陳敬道。我便是城內本行陳家。陳敬的便是。賀婆道。呵。怪不得這樣大氣哩。當日陳老爺在世。左近窮苦人。那個不沾恩惠。便是我老婆子。也不斷的去到宅上。漿洗衣裳。官人那當兒還小。想不記得大家都叫。叫老賀了。一路絮叨。陳敬也恍惚憶得。便趁勢道。我閑時說不定還來遊逛。你看得暇。也向我家中走走何妨。賀婆子喜道。敢是好哩。說着已到園門。那紅英已等得不耐煩。正在松樹下。用石子打松塔兒耍子。一下一個。落了好些。賀婆子讚道。這位姑娘。好巧手兒。說甚麼茄家娘兒們。紅英等也沒理會。當時各自上馬。直奔歸路。賀婆子望了良久。方纔神定。暗自心喜不題。且說

陳敬紅英這一遊十分得意。便無意再流連風景。及至到家。業已黃昏。花娘子忙掌上燈燭。服事一切。小二也端了臉水泡茗。置在那裏。紅英整整衣襟。先去揩面。順手脫下一件外衣。花娘子連忙接過摺疊。却見底襟上。皺了一片。忙留神衣背上。恰又有一片塵迹。都漬入絲紋中。比別處格外分明。不由嗤的一笑。(春色深藏)紅英忙一望。恰好小二躡進花娘子身旁。花娘子便笑着遮掩道。只這半日。小二姐通不會舒齊。一張嘴。撇得拴住。遲會子姑娘快講些景致兒。讓他快活快活耳朶眼罷。別的是莫打算咧。(筆鋒銳甚餘勢猶勁)小二聽了。輕拍了他一掌。大家亂過一回。用過晚膳。紅英自覺懶洋洋的。對鏡端相一回。用了一杯茗。一伸纖腰。大大打了個呵欠。方要和衣臥倒。打個盹睡。忽聽隔院梁方檝聲。檝氣的嚷道。偏作這沒腳蟹老婆子。慣會蠅蠅蜚蜚。鬧神鬧鬼。甚麼仙娘仙爺的。卻哄得你團團轉。便是偶然不

舒齊也不值得巴巴的讓國安向他找藥去。那樣作怪女人。理他作甚。又聽梁媽媽也說了幾句甚麼。百忙中還夾着陳敬笑語的聲音。紅英方在尋思。便見花娘子笑嘻嘻躡進。道。針鼻大的事。也值得拌嘴。越老越成了孩子腔了。方要說下。恰巧陳敬跨進。花娘一眨眼。隨手拿起茶壺道。這茶須換泡了。便搭趁着走出。陳敬這裏便接說道。都是些沒要緊。便是梁媽媽昨天有點不舒齊。他本來信神佛。便命國安到朱仙娘那裏。求了個藥方。老兩口因此吵起來。紅英道。那麼朱仙娘。是甚麼人。陳敬道。這個倒說不清爽。橫豎梁媽媽誇得神仙一般。走動得好不親熱。你閑時問他。便知分曉。說罷望望屋內無人。不由低笑道。這會子你還覺疲倦麼。這當兒紅英已惺忪倦眼。亭亭站起。就案上剪去燭花。一面悄語道。你總是破嘴淡舌。少說句罷。於是兩人相對坐下來。恰好花娘子泡了茶來。兩人用了幾杯。紅英困魔早退。便談了回

江邊風景。紅英忽想起賀婆提那茹家娘兒們。登時勾起心頭正事。便歎道。我到這裏。眨眨眼已經多日。你這會子也消停下來。究竟我投拜茹家學藝的事兒也該料理了。儘管住在你這裏。不稔不莠。算甚麼呢。陳敬道。不要忙。這事都在我肚內。左右是閑談。我且將茹家大概演說出來。管保比聽段評書。還有趣哩。紅英大悅。登時滿面堆下笑來。只見陳敬不慌不忙。說出一席話。原來黃岡縣茹家拳棒。在當時天下聞名。茹南池雖得重名。卻是他學藝之初。不知受多少艱險痛苦。真是橫了心。不顧生死。熬出的骨架兒。他少年時節。便酷好武功。不消說聲氣相應。便有左近縣花拳繡腿的少年。都來納交。大家聚在一處。較量起。南池居然坐了第一把交椅。那知南池識見不凡。知這些人不足取法。聞得潯陽白玉峯。頗負盛名。便裹糧徒步。授在門下。一見玉峯。果然魁梧奇偉。門下徒衆。頗頗不少。但是教授起來。十分鬆懈。沾些

江湖派。南池心下悶悶不已。一日正在院內低頭閑踱。卻值玉峯妻子曾氏偶然走來。南池趕忙斂容立定。曾氏見南池氣概不凡。便問些學藝之事。無意中笑道。你這姿質兒。若到我父親門下。怕不成就麼。說罷。即便蜚去。南池卻記在心裏。及至向同學的探聽起。不由又驚又喜。原來玉峯岳父名叫天祐。江西南昌人氏。一身武功。真是天下無雙。這玉峯所能。那裏及他十分之一。當時南池更不遲疑。便託故辭掉玉峯。直赴南昌。恰好天祐晚年倦遊。也思量教幾個弟子。傳他絕藝。那當兒已有個高足弟子。姓劉名延。學成出去。既負高藝。狠作些事業。當時南池投拜之下。見這曾天祐短小精悍。一部花白短鬚。雙眸開闔如電。談起話來。聲若洪鐘。只就這精神上說。已與白玉峯大不相同。不由傾心拜倒。天祐扶起。端相一番。十分歡喜。知他從玉峯處來。大笑道。玉峯功夫。所欠的是不到家。便是吃了脆弱的虧。你若能返其所爲。

破着身兒受苦。老夫方有教授之法。不然是不成功的。南池聽了。登時雄心勃起。朗然答道。弟子一如師命。但使一息尙存。必不退萎。說到喜感處。竟至泣下。天祐喜道。好好。如此方是。當時各散安歇。次日南池絕早起來。便執洒掃之役。天祐家中。本有處藝場。十分寬大。其中諸般武器。件件都有。南池見了。甚爲合意。轉眼過了個把月。卻不見天祐談論武功。南池好不着急。一日午後。南池正在藝場。徐步徘徊。昂首四顧。忽見一縷白雲。頃刻間變幻了許多形態。不由想到人生遭際無常。也是如此。便如我間關從師。滿望藝就不想。又耽延到這裏。正在慨然。偶一回頭。却見天祐露着禿頂。只着件短衫。長襪兒。直到膝蓋。極着雙蟆嘴鞋。手內拎了支二尺餘長的旱煙筒。一面就地磕那烟爐。一面笑吟吟望着他。（墨鑠如畫。）南池趕忙悚然立定。天祐道。這些日總不得暇。今天且喜無事。你且將所能工夫。演個大略。我便曉施教之。

法了。說罷。點向一旁。南池這當兒。好不忸怩。沒奈何。儘所能演了一回。兔起鶻落。果然矯捷。天祐却兩目灼灼。只盯住他脚跟。並躡躡高下。少時南池演罷。卓然立定。天祐笑道。你這手段。若在尋常武功中。也儘去得。若想出人頭地。還須另費一番功夫。南池聽了。不覺頹然拜倒。天祐道。不消如此。且隨我來。於是師弟兩人。同走到一所靜室。室門有一小橫額。上寫養虛籙三字。其中清潔曠朗。只靠後壁。有一白木長榻。臨牕。棊几上。供瓶花一枝。就地下設兩個蒲團。其餘絕無他物。原來是天祐習靜之所。那一種靜寂先景。便如高僧禪房一般。南池見了。暗暗納罕。當時天祐便命南池就下首蒲團坐了。自己也坐在上首。便垂眉定息。足有一個時辰。南池是初嘗這種滋味。剛坐下。來。只覺一陣陣面燥耳熱。心頭如萬馬奔馳。越要收攝神思。越覺紛擾。只覺得耳際蟬鳴。少時竟越響越大。嗵嗵的如撞鐘伐鼓。震的一顆心。差不多要

躍上咽喉。這當兒萬種思潮。也便空湧上來。無頭無緒。接連不斷。只弄得燥汗如雨。不由長舒一口氣。暗想道。若只這樣頑下去。敢怕要交代咧。微一睜眼。卻見天祐坐得石佛一般。精神調暢。十分舒適。暗道。却又怪咧。怎人家便能這樣。一定其中還有微妙境界。我只給他個耐性坐去。譬如這裏面沒有我。看是如何。(已得妙解)那知這麼一來。恰成了彎刀正遇瓢切菜。非常合式。漸漸覺氣勻慮靜。遍體清涼。末後竟栩栩然異常快活。靜極之中。忽聞院內一陣噲咳。鞦韆南池大驚。正是。

箇中消息蒲團得

悟後功能鑪火青

欲知後可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五回

刺梁燕氣懾羣兇

賞中秋恨思往事

且說南池忽聞院內怪響仔細一聽。卻是雀噪。方纔况然悟來。這時天祐也

微笑而起。南池叩問所以。天祐道。天下事惟靜能制動。武功夫夫更須由此入手。此節便是跌坐靜功。爲綢練罡氣的基礎。由此習之純熟。然後能運用罡氣。呼吸之間。惟意所適。週身三百六十度。無所不到。以氣御體。所以能捷比猿猴。搏及鷹準。此等內功基就。然後方及繫刺諸術。並筋骨勁越之功。習練既久。豈但遇無堅敵。更能飛行絕迹。昔人劍俠諸傳。原不是誰人虛語哩。南池聽了這番議論。真如久處陰霾。忽的晴光豁然。不由喜得抓耳撓腮。納頭便拜。天祐道。從今日起。日間練筋力。習超躍。夜課便是靜坐運氣之術。說罷。喚小僮取來一雙鞋子。並一個水筒粗細的布袋。礮的聲墩在那裏。南池莫名其妙。只好呆望。天祐笑道。今且先練些手足功夫。說罷將南池喚到跟前。取過鞋子。指給他看道。此名飛雲履。是助快脚步的。鞋前後都是精鐵爲底。其重量逐日加增。習之既久。便如穿尋常鞋子。一旦脫去。登時走及奔馬。

南池唯唯受教。天祐順手又解開布袋。南池偷眼望去。越法不解。原來袋裏面是滿貯鐵沙。天祐道。這袋兒爲磨練手掌之用。昔人說伸指可洞石壁。駢掌可斬牛項。便是此等工夫。你只按時探戳這砂。久而久之。能使指掌如鐵。銳不可當。此後還有一層練掌功夫。待你皮膚堅老後。再教於你。南池一一謹記。習將起來。天祐指示一回。便信步蜚向花園。偷佯去了。這裏南池依然習練。只是那鐵鞋子。不過笨重罷了。便如加了付腳鐐。還可支撐。惟有探戳沙袋。將手上皮肉。磨刮得痛疼非常。不消半晌。業已爪甲俱禿。絲絲見血。南池氣兒莫銳。一切不管。只是探去。數日之後。掌指粗堅。便如裹了牛皮。便是臂力也都增進許多。及至夜課當兒。天祐必研問日間所習。然後次第傳他運用罡氣之功。南池心領神會。工夫日進。一日天祐道。這探砂之功。業已不錯。待我與你再進一層。說着笑吟吟走去。少時從容走來。手內握着一件東

西。只紅熒熒露着個頭兒。南池暗想。莫非是個紫晶煙壺兒麼。但是他老人家從來不會鬧這個排場。及至天祐一開手。險不曾將南池驚倒。原來是一段木炭。燒得透紅。天祐卻把來作個暖手。你道奇也不奇。南池見了。不由悚然失色。天祐道。不要氣餒。你既有探砂之功。這一節必然無碍。說罷教與他擽弄之法。由漸而入。初時兩手掉換。不消囑咐。自然疾於擲梭。因爲稍一遲慢。那手兒便當不得。如此弄去。直至不須換手。一手擽弄。功夫到家。便握在掌中行若無事。那皮膚自然堅實。卻是那種痛苦。也就可想而知了。真好南池。絕無畏縮。只咬定牙關作去。不消數月。已然成功。天祐歎道。這人材實天授。應得大名。可喜可敬。從此越法盡心教授。一日師弟閒步藝場。又談到運氣之法。那時瞳瞳赤日。十分晴朗。天祐道。你週身運用工夫。儘有可觀。但不知凝聚火候怎樣。且就這日影中。試驗一番如何。南池聽了。不覺技癢。真個

卓然立定。低頭調息。須臾一股氣。線也似的。從右鼻孔吹出。直及臍下。却是
有點晃搖不定。少時徐徐收入。天祐道也還罷了。只是還欠三分火候。說罷
自己立定。只微微一凝神。登時一股氣也從右鼻孔吹出。却是直及膝蓋。凝
然不動。頃刻間伸縮數次。便如靈蛇吐信一般。直將南池驚得目定口呆。天
祐道。此名金剛杵。在內功中是絕頂火候。習之純熟。可以蹈刃入火。久而久
之。還能輕身如羽。高躍橫躍。可及十丈遠近。然後能捷搏隼鶻。猛擒虎豹。飛
行之速。頃刻百里。這方爲功力圓滿哩。南池聽了。只喜得心花大放。從此專
心一志。轉眼三個年頭。武功大就。天祐欣喜。自不消說。一日在養靈簾內。將
南池喚到跟前。慨然道。你學業已成。便當出而問世。老夫所能。也不過如此。
卻是有句話。切須謹記。便指着門上橫額道。這養靈兩字。卻要牢記心頭。靈
以立身。便是退藏於密。靈以接物。能免太剛則折。果能如此。方是我教誨之

意。此後遭際。在你自爲罷了。明日你便回家去罷。南池聽了。頓首受教。只是霎時間熱刺刺便要離別。想倒天祐諄諄教誨之恩。登時從性天中。落下兩點英雄淚來。(自來英雄斷無寡情者)天祐也十分淒然。躊躇一回。便道。你如不耐家居。我與你作封書札。你更投向我弟子劉延那裏。他那裏既不寂寞。有甚麼機會。你也可以發展所能。豈不甚好。南池應諾。當夜師弟談至夜深。天祐寫好書札。珍重付與南池。次日南池束好行裝。叩謝了天祐。淒然而別。一路沉思。且先到家。再作區處。不多日安抵故里。妻子徐氏接見了。夫婦欣喜。自不必說。這徐氏名蕙仙。也是一身武功。母家礪山。世習武科。還是徐偃王的苗裔。與南池結褵以後。越法武功精進。膝下只有一個孩兒。取名植生。已有十餘歲光景。便跟母親學些淺近拳棒。十分伶俐。當時一家兒細談起來。南池說到自己所能。徐氏母子登時都眉歡眼笑。恨不得頃刻便學會。只

魔着南池。問長問短。南池笑道。這會子且不要忙。俗語云。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我既都學會。自然抽空兒教於你們。卻是遲數日。我還有事出門哩。因將天祐致書劉延之事。說了一遍。徐氏等聽了。也自欣喜。果然不多日。南池結束行李。長行去了。那知事不湊巧。到得那裏。正值劉延因朋友有些重要事務。約他遠行。一去幾年。都不能定。南池到的當兒。劉延正匆匆歸束一切事務。並料理遠行裝具。忙得一團糟。當時兩人厮見了。既是同門。分外親熱。優禮款待。自不必說。及至談到武藝。越法互相愛敬。相見恨晚。便邀南池到內室。命妻女出來。厮見。原來劉延膝下。卻有一個女兒。年方十一齡。生得甚是乖覺。取名嬰如。不消說。虎父虎女。講到武藝一事。自然綽有家風。但是這女兒性子。英敏之中。卻慈厚不過。安安詳詳。好觀經史中貞義節烈等事。因此他舉止行動。格外大方。當時南池見了。讚異不置。大家敘過一回。劉延

道。抱歉得很。偏偏我兩人踪跡相左。有負老師書札之意。那麼茹老弟。如不相棄。何妨隨我同行呢。南池聽了。沉吟良久。究竟覺初交不便。便道。此後我們書札相通。再作後議罷。小弟便當歸去。說罷。執手告辭。劉延那裏肯放。硬拖住。留了兩日。廣招賓客。大排筵宴。痛飲極歡。然後兩下分手。南池悶悶的。自尋歸路。原想到家。再作道理。不想半路上。卻遇着個總角交的好友。此人姓江名良楫。家資豪富。經商爲業。武昌漢口等處。都有他的店面。當時故交忽逢。各各歡喜。旅次銜杯。便談將起來。知南池投友相左。良楫便笑道。依我看。你便幫助我作些商業。也還不錯。況且江湖不靖。運貨往來。動不動便出岔子。有你這面亮招牌。掛將出去。問問這羣鷄零狗碎的人。那個是吃了大蟲心肝豹子胆。誰敢向我江大爺滋滋毛兒。說罷。瘦脖子一挺。胡椒般眼睛一瞪。就仿佛南池這身武藝。是他的一般。南池見了。不由好笑。尋思。一回。左

右是沒有定向。當即應諾。作了書信寄家。便同江良楫。且赴武昌商店。這麼一來。直將良楫喜得要命的。原來他商業既多。逐年價賒欠出的賬目。那裏都是正經戶。索討起來。打架嘔氣。甚而至於鬧起官司。因這省會地面。要臆。臆報字號的匪人甚多。便如雨後的菌茹。爭着向上露頭兒。若該到老實商店裏的賬。那算是寫到水瓢上咧。因此一年到晚。將江良楫嘔得七佛出世。其中還有一個潑皮遠賬戶。這人姓張。狡黠異常。卻住在湘潭縣地面。家中儘有田園金賞。他却慳吝得沒入腳處。因此大家上他個徽號。叫糖粘琉璃球。言其又黏又滑。只他該店中之賬。足有兩千餘金。齊頭四五年光景。通沒個哼哈。這當兒良楫忽得南池。如何不喜。當時到商店。一連飲饌了十餘日。果然盛名之人。到處傾動。不多幾日。已聲聞遠近。這羣匪人們。還不知南池手段。正大家商量着。要試試他。恰好良楫與南池也密計停當。忽的請吃酒。

的帖兒飛來。是某日潔樽請台駕辱臨敝號。衆匪見了。登時七嘴八舌。胡噪一陣。有的便主持不去。有的便叫道。若縮頭不去。太不夠瞧的咧。再者我們這桿大旗。以後便擷了桿兒咧。菇南池也不過是骨肉氣血。拚湊的人兒。(奇語)難道是抽龍筋。剝虎皮。三頭六臂的哪吒三太子麼。那個再說不去。裝膿包。我便搜他婆子困覺去。(的是無賴口吻)衆人一看。卻是花刀呂四。這人在衆匪中。卻是錚錚響的脚色。當時大家真個提起氣來。又計議一番。紛紛各散。到了請酒那日。良楫早端正停當。便在廣廳上。排列筵席。真個是肉山酒海。十分豐盛。南池且躲開不出。由良楫先自接待。少時衆匪次第都到。一個個札括得五顏六色。吹氣冒泡。惟有呂四更加別緻。廠披了短衫。腰束皮帶。漆黑的胸脯。卻穿了大紅兜肚。上面還繡着齣月下佳期。良楫周旋一番。長揖敘座。呂四貼着眼兒道。江老板。莫要弄這個陣仗。吃酒自是吃酒。

你如有甚麼高朋貴客。承你瞧得起我們。快些請出來罷。難道是三天的新媳婦。怕人瞧了樣兒去。說罷哈哈大笑。擲的一拳。挂在桌上。震的碟兒碗兒。簇兒杯兒。一齊亂響。衆匪一起勁。登時狼嚎鬼叫。一陣鬩。險不曾將廳瓦掀去。就這聲裏。卻見一人慢步而入。跼立當筵。微微含笑。良楫忙指引道。這位便是敵友茹南池兄。衆人一怔。少時只聞得東也嘆哧一聲。西也格格一響。只是發笑。原來南池斯文不衫不履。乍望去便如酸秀才一般。這羣脚色。那裏看得入眼。呂四這當兒。竟高據中席。抬起一條腿。置在椅圈兒上。只將眼向南池一膘。然後慢慢欠起半個屁股。謙了句請坐。即便別轉頭。向衆匪道。我們今天可要長長見識了。少時一定要請教這位茹兄的武藝的。說罷由鼻孔裏哼了一聲。衆匪也便冷譏熟諷。南池那裏在意。且會湊個趣兒。當時便端相準呂四這廝。趁良楫一讓座。忙順勢與呂四對面坐定。大家也各

就坐。登時酒菜齊上。飲過三巡。南池只老實實飲酒啖炙。好似個飯桶。呂四肚內越法得意。便要賣弄他那半瓶醋。恰好席間上了盤整塊豕肩。大家箸兒下去。都碰轉來。呂四趁勢道。我有道理。便從皮帶內。颯的聲掣出把風快的匕首。向盤中一陣剝。隨手戳起一塊。忽的兩眼一翻。向南池道。沒別的。在下要借花獻佛。足下是遠客。理當先嘗這塊。說罷。一挺手腕。竟送向南池口邊。那知這等把戲。南池通不理會的。恰好聽得廳梁上燕語呢喃。便就勢咯噔一咬。呂四剛要攢勁猛戳。那匕首尖兒已脆生生咬落。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南池面孔略一揚。一口唾吐向梁間。合當那燕子晦氣。一個折刀尖。正穿入頷下。登時跌落。衆人不由大驚。頃刻間鴉雀無聲。許多眼睛注向南池。再看那呂四。業已羞得紅蟲一般。卻還不肯便場那架子。虧他竟老這臉子。瞎讚一陣。卻是那氣噉立時炷了半截。良楫瞰空。又酬酢一回。這酒已至半酣。

光景。俗語說得好。光棍不吃眼前虧。呂四這廝好不狡猾。那肯還裝呆鳥。正思量推故逃席。忽見南池呷了口酒。笑道。這酒好冷。待我來替值席的代代勞。說罷霍的起去。竟由廊下端起一座大鐵爐。這爐高有三尺。重可八九百斤。原是店中焚化字紙的物件。南池笑吟吟端入。置在席前道。快取些燒炭來盪酒。便有服役人。應聲出去。這當兒呂四等已嚇呆在座。恍惚之間。早見服役人。熱烘烘用鐵篩取到許多赤炭。亂糟糟向爐便傾。刷一聲掉在地下。四五段。南池笑罵道。真正蠢材。這樣珊瑚枝似好炭。豈可沾污塵土。還是我來罷。說罷。用手一段段拾起。逐段摩娑的乾乾淨淨。然後從容插列爐內。向呂四笑道。呂老哥你看溫熱酒。須這等佈置罷。呂四聽了。登時一個寒噤。那執杯手兒。接着顛作一團。南池大笑道。如何。這冷酒毛病發作了。還須火旺些。暖暖衆位纔是。說罷伸開五指。便如鍋叉一般。就爐中一陣攪。那火燄騰

騰燒起。好不有趣。這當兒呂四如坐針氈。那裏還敢出大氣兒。良楫知時機已至。便挨席親斟了一巡酒。笑道。敝友茹兄是新到敝號。所以請衆位認識。將來代小弟或辦些事。諸位關照一二。便感荷不盡了。衆匪聽了。惟有唯唯諾諾。那心眼快的。早想到自己還賬的那一天。就要來也。當時飲罷。逡巡各散。果然不幾日。南池出去索賬。到得門不消言語。只將欠單一遞。登時如數交出。還沒口子的抱愧道歉。倒將跟去管賬先生。恭維的成大家祖宗了。不消半月。都已清結。良楫一核算。竟得數千金。只喜得打跌。便提出千金。作爲謝儀。這風聲不多時。早已傳遍。那湘潭張姓。便也聞得。還僥倖找不到自己。且聽消息再處。轉瞬已是一年有餘。南池威名。越法遠播。往來助運貨物。甚是忙碌。良楫異常得利。便陸續又在相宜之處。添了兩月店面。瞞過南池。累次的向他家寄些銀兩。因事體太煩。竟將張姓那筆賬。忘在腦後。一日

節至中秋。商店中照例盛筵賞月。黃昏時節。業已滿城絲竹。歡呼痛飲。少時一輪皓月。飛上東溟。照得街衢上水也相似。南池隨步蹺出。轉過兩條街坊。只見一處攢三聚五。攜朋呼友。盡飲如雷。好不熱鬧。還有在臨街高樓上。特設家筵。一家兒團圓笑語。這種景况。客子見了。最易生感。當時南池蹺蹺然走了一回。覺得沒甚意思。便悶悶轉回。恰好遇着個店中夥計。慌張張跑來。一見南池。忽笑道。原來茹爺卻在這裏。我們東家尋您不着。急得甚麼似的。這當兒敢好有四五個人。分頭尋去了。南池笑道。左不過吃酒罷了。說着同店夥蹺回。早見良楫笑着跳出。拖定便走。直來至一座幽軒內。業已蘭羞蜜醴。擺列停當。當時兩人就坐。吃了一回。南池雖是笑語。有時節卻停杯發怔。兩人本是老友。不拘形迹。良楫便笑道。這中秋令節。不但客子思家。便是老嫂這當兒。怕不對月懷人麼。說罷鼓掌大笑。南池搖頭道。不是這等說。我因

見人生聚散。便如月之盈虧。想我那年在南昌曾師那裏。恍如一夢。不想因緣展轉。而今在這裏。又度中秋。古人說得好來。人生幾見月當頭。對景興懷。不覺有些感慨罷了。說罷一望良楫。只見他頓時眉頭一皺。仿佛勾起甚麼心事。拍的聲將酒杯擲在案上。南池驚得直立起來。正是。

酒逢知己傾來少

話到當年觸不平

欲知所驚爲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走深山誅蟒奮神威 鑄石壁題名誌大德

且說南池。忽見良楫那種嘴臉。便笑道。哦。我知道了。俗語云。客久主生厭。是也不是。明日我便轉去。何如。良楫聽了。一面笑。一面斟起一巨杯。飛向南池。道。罰你罰你。快些乾了。我細細說與你聽。南池真個一氣灌下。舉杯一照。良楫叫聲好。便一五一十。道其所以。原來五年前。中秋這日。良楫吃了場大虧。

便是那湘潭張姓。因良楫累次討賬。激羞成怒。暗地裏唆使花刀呂四這班人。在他店中。借買物挑選爲名。一言不合。登時打得落花流水。商夥們都嚇得東藏西躲。頭破血出。事後撿點失落許多貨物。不消說被他們撈得去了。良楫憤得要死。想去報官。一來尋常鬥毆。二來又恐結怨。沒奈何將這股氣咽在肚裏。後來探知是張姓作祟。越法無可如何。一直到今日。隔在心裏。卻因南池提起中秋。不由想將起來。當時良楫一面說。一面摩肚。頭上筋條條漲起。南池笑道。有這事。爲甚不早說。我若早知。只怕這當兒料理清楚了。良楫聽了。略一沉吟。搖頭道。難難。南池不悅道。莫非我的手段。還不夠用麼。良楫囁嚅道。不是這等說。南池趕忙追問。他又沉吟不語。南池不由焦燥。越法跟問。良楫道。一來道遠。勞兄跋涉。二來張姓這廝。委實狡黠非常。兄到那裏。究竟人地生疎。強龍不壓地頭蛇。這話兒。兄還不懂麼。南池撫掌道。快不勞

你來激將。我生平作事。全是興之所至。若興會不到。便是雷霆之威。萬金之富。也休想使動我。(俠士本色)今我偏偏興不可遏。明日便尋這厮理論。個分曉。何如。良楫大悅。當夜盡歡快飲而散。次日南池攜了張姓欠單。束裝起行。這且慢表。且說那湘潭張姓。自聞得良楫那裏無端的出了個甚麼茹南池。許多強賴債戶。都被人家折服。自然狗拉屎狗知道。便想到下官身上。畢竟是耳聞。也還不甚在意。一日正在家閒坐。忽見僕人傳進一張名刺。正是茹南池。不由頓然一驚。略一沉吟。便命快請。自己早滿面春風。笑着接出。老遠的便撫掌嘆道。幸會幸會。怎的茹老兄這當兒纔來。端的想煞人哩。說着搶去。握住南池的手。連說帶笑。直讓入一所精緻書室內。南池一看。居然文史羅列。書畫滿壁。短琴長劍。位置井然。居然有些雅氣。比良楫那裏市井氣象迥乎不同。不由暗暗納罕。當時賓主分坐。南池仔細一望。只見那張姓。瘦

削削身軀。面目白晳。三角眼精神流露。十分和氣。談起話來。真是頭頭有道。很夠外面朋友。兩下寒溫過。又說了番客套。南池便道。不怕足下見怪。便是敝東江良楫。特使小弟奉候。還有點未清賬目。懇請賜還。說罷取出欠單。遞將過去。張姓笑道。便是哩。這筆款。早就當還。只是兄弟窮忙得緊。良楫兄那裏。或遣人來要。往往值弟出門。家中人通沒個料理。直有四五年光景。却是抱歉得緊。好在良楫兄與兄弟。如同一個人兒。都有擔待。若使別個。誰肯壓了血本兒。顧朋友呢。今你老兄到來。是再好沒有。咱們盤桓幾天。便將這項帶去。就是說罷哈哈大笑。一迭聲喊僕人泡茶備酒。周旋到十二分。南池見他這光景。竟是個慷慨脚色。不由想到他唆使呂四胡鬧。或者傳聞之訛。推在他身上。也未可知。因此心下釋然好些。少時晚膳齊備。儘也成個禮數。賓主入坐。且飲且談。偶說到武功。張姓也頗有些書本上的議論。兩下倒十分

款洽起來。這夜南池便宿在書室。正朦朧當兒。偶然得張姓在院中與一個僕人噉嗑低語。相距稍遠。聞不甚真。但聽得張姓連說道。不妨不妨。紅柳溝有岔道兒的。南池睡興方濃。也不在意。次日起來。便要告辭。張姓笑道。茹兄直如此見外。且住住何妨。南池道。事體忙忙的。改日再會罷。但是尊欠（句）張姓接說道。不消慮得。都已停當。却是還須勞步。辛苦一趟。說着湊近南池。低語道。我們都是自己。不怕見笑。小弟這裏是個強撐局面。走外面的朋友。全仗紙糊不破。把勢打的圓。便如茹兄搖旗吶喊的。來到這裏。總算是討賬。若從此間起得鏢去。小弟這假面目揭破。許多不便。還求體諒一二。說罷連連拱手。南池道。那麼怎樣呢。張姓道。故此我想了個兩便之策。距此三十餘里。我有片糧莊。每年收入。足有三千餘金。一向託我族伯張翁管理。便是左近佃戶。都借貸去用。因此每年所收子金。也着實不少。都是他一手經營。茹

兄便到那裏去取此款。神不知鬼不覺。輕輕全掉我面孔。豈不好麼。說罷從懷內掏出他給張翁的書札。寫得十分切實。大略道。見字交款。並押尾都有圖章。交南池看過。南池是直爽性子。聽他一席話。在情在理。當即應允。那知這一去。險些性命丟掉。可見人心叵測。處事不可大意的。當時張姓見南池允下。暗暗歡喜。便喊道。張安這裏來。便有一健僕。應聲而入。原來伺候多時了。張姓分咐道。茹爺赴糧莊取款。不曉得道徑。你便導引。並可伺候一切。不得有誤。將到的當兒。你便先趕去。知會你張太爺。也省得尊客到門。手忙脚亂。張安道。小人理會得。那麽茹爺的行裝呢。張姓道。左右茹爺事畢。便回貴府。你便備頭驢子載好。一同帶去。就是說罷。又握了南池手。殷勤一番。這當兒。張安都整備停當。南池便欣然告別。隨張安而去。張姓趑回。暗自得意不題。且說南池。行了一程。道路兒漸漸荒僻。細石确磴。窄徑削削。仔細一望。前

面橫截一座山口。便問張安道。這是那裏。張安道。此名來鳳山。小人主人的糧莊。便在裏面。進山口。約有二十來里地。也敢好到了。說罷。依然前進。入山後。又行了一程。越法荒涼不堪。豐草長林。綿亘不斷。一處處禽啼獸迹。山風蕭颯。好不可怖。南池暗詫道。這樣所在。虧他孤另另在此設糧莊。難道不怕虎狼強盜麼。正在沉吟。忽見前路一帶長溝。夾溝都是檉柳。遮天蔽日。直接着一座峰頭。高高下下。張安這當兒。忽有些毛手毛腳。兩眼鰲鷄一般。四外亂望。少時行到溝前。却有一條小路。十分荒穢。張安到此。忽的頓然站住。向南池道。轉過這峰頭。四五里路。便到糧莊。小人須從這小路。先去知會。說罷。三脚兩步。驅了驢。飛也似轉向小路。撥草穿林。登時不見。南池忽想起昨夜所聞的話。略一沉吟。也不在意。便依然緣溝躑去。竟過峰頭。不想這境界越法奇僻。深林幽暗。荒草沒膝。沒奈何尋徑前進。剛走了里餘。忽的刷刺刺一

陣怪風吹起。塵沙漲天。一股腥穢之氣。順風撲到。四面草木。穢穢有聲。距南池一箭之遠。那片荒草。登時高起凹下。前推後擁。便如麥浪翻捲一般。林鳥驚飛。儘力子亂叫。(體物甚工。精彩百倍)南池方纔一怔。忽覺眼光一耀。登時有一股異光。對面射來。接着一股濃醞醞的臭氣。噴到仔細一望。却是一條怪蟒。渾身青黑色。鱗積如鐵。長有十餘丈。張開血盆似的口。磨牙奔來。南池叫聲不好。忙躍登一株高樹。隨手攀折了一根巨枝。尙未棲穩。那蟒已躡到。略一揚頭。那毒舌竟舐到南池脚跟。許多饞涎。鬧得黏黏連連。南池大怒。就勢用巨枝搗向蟒額。那蟒負痛一躍。半段身昂起。黑塔一般。已有四五丈高。怒自如電。直取南池。南池那敢怠慢。忙運氣躍起。颼的聲高可十丈。那知那蟒也委實有些氣候。一張嘴。毒氣湧出。灰漫漫臭霧一般。頃刻長風怒號。他也飛向南池。還虧得起不甚高。離南池丈把遠。兩下便在空中廝鬥起來。

好南池往來騰蹕。捷疾如風。或高或下。一面躲他毒吻。一面窺他要害。惹得那蟒性起。天矯如龍。力無所施。少時怒甚。忽的一掉尾。却盤繞住一株古樹。一挫身。向下便捲。南池趁勢。覷準他一張大口。儘平生神力。將手中巨枝。撒手戳送入去。登時送進喉嚨。那蟒痛極。便顧不得追吞南池。一聳長軀。蹭的聲遠出一二里外。跌落地下。一陣盤擎翻滾。天崩地塌。合抱的老樹。都摧折許多。少時氣盡。方僵挺死掉。這當兒南池也累得神疲力軟。坐歇少時。緩過氣來。忙趕去仔細一望。不由自己也橋舌不下。後怕起來。望望日影。業已過午好久。還暗想道。幸虧張安去走小路。不然這怪東西。他如何當得徘徊一回。依然前進。少時已有四五里路。留神四望。但見荒地廢墟。那裏有甚麼莊院。却見道左數里外。隱隱有個山村。只得歇息一回。暫待張安。那知望得眼穿。張安的影兒也不見到。這當兒南池却有些疑惑起來。便趕向道左山村。

一間張姓糧莊。村人道。我們世居這裏。不聞得張某有甚糧莊。那麼客官。獨身兒。真個從紅柳溝嶺頭來的麼。說罷。此家相視。那神情。狠透着詫異。南池道。正是哩。衆人聽了。越法驚聳。搖手道。不對。不對。你這客官。怎無端謔空掉謊。那片所在。兇得多哩。有一條老年毒蟒。盤據肆虐。居民行旅。被害的不計其數。喧傳日久。難道客官不曉得麼。那個發昏咧。去在那裏設糧莊。今你又說從那裏獨自來的。真是鬼話連篇。豈有此理。一頓搶白。竟將南池鬧得摸頭不著。沉吟良久。不由恍然大悟。便頓足道。這一定是張姓這廁。設的圈套。氣憤中也將誅莽之事忘掉。這當兒。便有兩位衣冠父老。翫來。問知原委。便道。這定是張姓毒計。論理說。足下趕回。向他問罪。只是足下此來。業已冒險。我們招集多人。送足下轉去。何如。南池一聽。忽然想起。便笑道。多謝厚意。只是那條毒蟒。業已被我擺佈殺咧。這句話。不打緊。衆人都笑道。噫。這位客官。

倒會取笑。便是吃酒多了。也須醒醒罷。說罷都大笑。便連這兩位父老也含笑。道：足下且說正經事兒。端的須人送回方好。南池焦燥道：沒來由。我打趣衆位作甚。便如此這般。述說一番。衆人雖是吃驚。却半信半疑。那兩位父老見南池氣概不凡。便正色道：那麼足下貴姓大名。南池道：在下黃岡縣茹南池的。便是。兩位父老驚喜道：原來是茹兄。怪道有這般本領。衆人也都素耳其名。登時一聲鬨。村中集了許多人。便連兒童婦女。都圍攏來爭看。一個個眉歡眼笑。交頭接耳。便由那兩位父老招集了一羣精壯。帶了繩橫斫刀。吆喝。同南池直奔殺蟒之處。到得那裏一看。直將大家驚得顛頭倒。望着南池。竟疑惑是甚麼神道似的。當時大家動手。將死蟒斫作十餘段。擡將回來。且堆置在村廟。南池自有兩位父老接待款宿。這破天奇事一闋。左近數十村莊。首事人都到。南池急欲要走。他們那裏肯放。一連公讌了兩日。還

暗地裏措辦停當。第三日早晨。南池一定要去。那兩位父老道。足下神勇。爲這一方除去大害。我們感德不儘。却須恭送一程。南池辭謝再三。只是不聽。頃刻各村首事人。衣冠齊楚。由兩父老率領。便送南池出村。主客且行且語。直送過嶺頭。南池累次遜步。衆人依然行去。少時將到紅柳溝。那兩位父老忽笑道。茹兄且請回望。南池忙扭頭一看。只見嶺半有一段峭壁。磨得鏡面一般。上面深刻着擘窠大字。是茹公除蟒處。南池惶愧道。衆位快莫這樣小題大作。傳之遠近。豈非笑談麼。那兩位父老正色道。古人斬蛟殺虎。還有廟貌千秋的哩。我們略盡寸心。不過箋箋之誠罷了。衆人也便道。理應如此。足下若再謙遜。到顯得不誠實了。南池無奈。只得謝過大家。一定告辭。那兩位父老還叮嚀道。茹兄轉去。如那張姓還狡展不情。我們便助兄共聲其罪。看他賴到那裏。南池道。這倒不消慮得。他便咒煞了。難道還賽過大蟒麼。衆人

聽了都笑將起來。當時大家轉去將蟒皮剝下肉便分享。暫且不表。且說那張姓當日黃昏時分。見張安驅驢轉回。細問一番。甚是歡喜。暗道。饒你是鐵漢。這當兒恐怕早成了鷺渣兒了。便將南池行李。隨手拋在一旁。過了兩日。安安穩穩。越法得意萬分。這日正在書室閒坐。方合着眼兒。晃着頭兒。一面用瘦指畫膝蓋。一面竅得腿簌簌亂動。嘴內嘖嘖了兩聲。拍膝道。造化造化。忽的一睜眼。只見簾角一宕。便有張面孔。笑吟吟鑽入。却是南池。張姓登時腿一軟。竟癱坐在地。張口結舌。亂喚道。茄兄饒命。待我請高僧高道。懺度於你。說罷面色大變。就要昏去。南池唾道。你這廝沒的。叫我作甚。須知姓茄的是捨命不捨財的。命倒不要緊。快些拿欠賬來。是正經說罷。一手拾起他。推在座上。張姓戰抖良久。神定。見南池好端端坐在對面。方曉得他竟不會死。不由從驚惶中。又透出詫異神氣。南池正色道。你這廝立意害我。本當殺

掉。但我生平重仁尚義。你這等猪狗似的人。也不值得與你較量。閑話休題。快些交出銀來。我沒工夫陪你頑。張姓聽了。不由拜服在地。原來爲南池意氣所動。良心發現了。當時沒口子認罪自抓。南池氣兒略平。也便將遇蟒殺掉之事。說了一遍。張姓越法媿服不已。當日盛筵款待。自不必說。次日張姓絕早將銀兩並南池行李收拾停當。特選了一匹健騾。一一裝載好。恭恭敬敬送出大門。南池方要登程。只見一個官中差役。手擎紅帖。飛步跑來。不由分說。一把拖住南池便走。張姓大驚。正是。

山中纔戮龍鱗蟒

門外忽驚狗腿差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薦豪客賢令修書

報師恩義士擁帚

且說南池正要登程。忽見個差役。匆匆跑來。拖住南池道。這位敢是茹爺。我

們大老爺特請相會。說罷遞過名刺。只見上書廷魁兩字。張姓與公門中人。最是熟習。便搶上陪笑道。那麼貴。差可曉得爲些甚麼事體。差人撓頭道。我也不甚明白。但廳得某村地保。稟有甚麼殺蟒壯士。大老爺知得了。纔命到此。請這茹爺。原來昨日各村人衆。送南池行後。便由那兩位父老。分斤播兩的。將蟒分掉。卻選了一塊上好脊皮。存在村廟中。打算製一面大鼓。留個古迹。也是一時疏忽。竟忘掉村中地保。你想在官人役。那個是吃渣兒的。蟒肉既嘗不着。便思量攘那脊皮。偏搭着村衆們槪氣發作。都罵道。沒的扯淡。你當是賊贓盜累。由他任意詐取。這是人家茹客官。留的好體面紀念。他且縮縮龜爪兒。好多着哩。一頓搶白。登時將他保觸怒。便拿出看家木事。一五一十稟到官廳。未免還枝枝葉葉砌辭動廳。竟說這蟒精怪非常。已成氣候。單是脊骨節中。便有許多大珠。至於兩支睛珠。更是夜光無價之寶。都被村衆

藏取等語。一席話。天花亂墜。比鑿的還圓。他的用意。是飾辭。款動官兒的貪。不消說。追究起來。一拖累。這干村衆。便吃不了的苦。兜着走了。却是不期然而然。已暗含着將個茹南池擡在雲彩眼裏。南池竟因此遨遊帝都。聲名大播。算將起來。竟虧了這地保歪廝纏。你說天下事。那裏創根兒去。這當兒。湘潭縣官。却是個滿洲世家子弟。名叫廷魁。爲官清正。精於騎射。並且意氣如雲。疏財好交。頗有游俠風致。當時接得稟辭。正值他賞花獨酌。吃得醺醺的。懶於自閱。便命個機伶小僕。就花前誦來。他却按杯傾聽。一會兒點頭。一會兒微笑。一會兒罵地保道。你瞧這小子。幹麼去來。這當兒。却來個馬後炮。一會兒又搖頭道。荒唐荒唐。一會兒忽然大笑起來。霍的雙眸一閃。蹣跚站起。隨手舉起一巨觥。一吸而盡。擲杯在案道。這倒痛快得狠。奇人奇事。（此段筆情空靈透澈。面面俱到。神致躍然。近日稗官家。少此筆仗。）說罷。一迭聲

命傳差役將了自己帖兒去請南池。倒將傳質村衆丟在一旁。只是這當兒業已天晚。所以那差人次早跑來。當時南池聽差人說罷。料沒甚麼緊要。只得託張姓將騾兒牽入。且隨差人赴官。不一時已到縣門。大家都擁擁擠擠。光着眼望。那差人早飛也似報入。少時中門大開。便有個青衣家人迎出。垂手道。家爺在花廳相候。說罷側身前導。轉過二堂。從一角門進去。早見廷官兒笑吟吟迎下階來。相讓而入。階下廝僕都相顧驚異。南池剛要拜下去。廷官兒大笑扶住道。茹壯士莫便拘禮。弟雖在風塵。尚非俗吏。請你赦過我罷。（英奕之至）說罷。兩人長揖就坐。南池道。茹某草野微賤。忽蒙寵召。還請台端諭示。廷魁拍手道。便是哩。一回頭命僕人取過地保稟辭。遞給南池道。壯士有這等偉舉。故欲一接談論。實不相瞞。弟終年困於簿書敲扑。直將個活跳跳的人。悶得郎郎當當。快請將快事細談。砭砭俗耳。也是好的。南池一面

草草看過稟辭。一面笑道。這却未免言過其實。因將殺蟒事說了一遍。廷官兒只聽得眉飛色舞。稱讚不絕。又詢知南池武功。越法傾倒。不由握手歡笑起來。南池便欲辭出。他那裏肯依。登時酒筵羅列。款待起來。他酒量本是絕頂。快友忽來。竟吃得主客醺然。一連留住了三五日。南池一定要去。廷官兒十分悵然。便道。茹兄這樣人物。只埋沒在草野間。也覺可惜。如有意北遊京都。却有一甚妙事兒。刻下北京御撲營。正缺一位教練武師。若欲屈就。弟能宛轉薦致。你道這御撲營。是甚麼所在。還是清朝國初。留的貽制。是專選滿蒙健兒。八旗子弟。並勳臣世爵散秩侍衛等人。入那御撲營。學習摔打武功。俗名兒叫作摔跤。便是古來那角觝一套功夫。與騎射一項。都爲清祖的深遠計畫。恐滿洲剽勁尙武家風。一旦墮掉。據個中人說起。此制與精力筋骨上。真有莫大之益。不過後來越辦越沒勁。馴至視爲具文。有工夫。大家還捨

拾鳥籠。品品鼻烟。再高興坐坐茶館。評論評論甚麼致美齋咧。吳德泰咧。那家的的菜得味兒。那家的茶有口力。便是那疙疙痲痲所在。尋常的小羊肉館兒。他都要品題出一樣特色的菜來。却是茹南池那當兒。所有在御撲營的。還是些精銳少年。很有可造之材。當時南池聽了。甚爲合意。因帝都人材會萃。既負了一身絕藝。不向這等所在。轟烈烈幹他一場。豈非貳子麼。隨即欣然起謝。廷魁大喜。當面修書一封。與管領御撲營的某伯爺。大略說南池拳勇。天下無雙。俾之作育人材。定能爲國家添許多干城之選。又隨筆將殺鱗之事。敘在裏面。南池收書起別。廷魁覺這事十分痛快。過了幾日。方纔將地保敲了一頓小板。扯個澹。革掉了。村衆人等。頌德不盡不題。且說南池轉到張姓那裏。說出廷官兒一番美意。倒將張姓喜得打跌道。茹兄將來到京。怕不鵬程萬里。只是後日莫忘掉我的作成。說罷大笑。南池也笑着別過他。

驅驟登程。一路無話。到得店中。良楫正盼得眼紅。因耽延多日。十分懸念。既問知就裏。方纔心安。復因南池不久要去。未免心下怙懣。却是也無法挽留。南池將索來賬款。交代清楚。便要先行回家。良楫苦留了三兩日。方纔盛備贐儀。送南池起程。這小小歸裝。竟有兩千餘金。南池一路尋思。倒覺好笑。不幾日抵家。薰仙喜慰。自不必說。南池說起許多經歷。母子都駭異非常。植生登時將小眼一瞪。拳兒一擦。道：「張姓那混賬行子。爹就該揪下他腦袋來。」南池笑道：「我生平和易待人。是奉過我恩師教的。左右我好端端一毛不損。還與他較量些甚麼。植生聽了。方咕着眼兒。不言語了。過了幾日。南池草草將家事安置妥當。留了一半金贖。家中用度。自己携了千金束裝起行。依然跨了那頭健驟。走了一程。忽的心煩慮亂。只是思念起曾天祐來。（至性相感。確有此理。）暗想道：「我此次北上。總算是出頭露角。這等要事。也應與他老

人家商談商談。二來趁便聚會一番。那些不好。如此一想。便取道向南昌而來。不幾日。到了府城。且就旅店內安置行李。匆匆飯畢。便赴曾家。一路上越法心亂如麻。到得門前。猛一抬頭。不由驚得目定口呆。痛淚交流。只見門兒上糊了塊長方白紙。迎門照壁下。還豎着塊白木牌。上寫着曾天祐六十有九之喪。南池恍惚如夢。投淚怔了一回。靜悄悄四無人聲。只有羣家雀兒。吱吱喳喳。正在階下跳叫。忽見人來。撲刺聲飛上簷頭。還側着眼兒。瞅這新來的舊客。聞中著筆。越顯得悽涼滿目。此之謂文生於情。當時南池心如刀攪。忙搶步躡進中門。剛要聲喚。恰好於個老僕婦。手內拎了一串紙錠。燕窩似的白髮小篋兒。還箍了一條白布。顫着頭兒。口內嘟噥着走來。忽見南池拭目問道。客人是那裏來的。南池認得他是宅中的溫媽子。不由落淚道。溫姆姆便不認識茹某了。但是你家主人。一句那溫媽子。猛然憶得。不由拍手。

打掌。先三行鼻涕兩行淚的。鬧了一陣。然後方夾七雜八。敘說曾天祐怎樣得病。怎樣病沒。刻下家中怎樣。却是沒頭沒腦。驢唇不對馬嘴。南池只得拿他一片話。合攏來一揣度。大約是天祐病沒。剛剛三七。家道蕭條。師母因病急。又在病中。不由越法傷感。便道。靈位現在那裏。溫媽子忙轉身。前導到正廳前。將簾兒一啓。只見總帳高懸。冥燈閃綠。靈几後桐棺度穩。可不正是那天下聞名蓋世英雄的曾天祐。南池踉蹌跪倒。想起師生知遇之感。一陣奇痛。錐入心窩。那眼淚便如黃河開閘般。直洩下來。不由撲地大哭。真個是白日遲回。飛鳥遠避。倒招的那溫媽子。也痛倒在旁。這當兒天祐老妻在內室也自聞得。雖不知是那家弔客。卻是十分傷心。正在病榻假坐。嗚嗚咽咽。只見溫媽子。紅着眼圈。蹩入。告知南池到來之事。曾奶奶又悲又歎。洒淚道。他們爺兒倆。也沒有一面之緣了。茹爺呢。雖不是外人。只是我病假的草鷄團。

一般。怎好見他。溫媽子道。這到不打緊。左右是您的弟子。還不合家裏孩兒們一樣麼。他現在前廳等候哩。曾奶奶沒奈何。只得整整衣衫。重新攏攏頭。將室中塌上。略爲收拾。然後命溫媽子去請南池。少時南池進來。拜見過師母。相對傷感。大家落坐。南池問了回天祐病狀。又將自己一番近狀。說了一回。便道。方纔聽溫媽說起。不想老師身後。蕭索如此。弟子此次出遊。行裝中還有些銀兩。便當孝敬師母。略報恩誼。曾奶奶落淚道。你這番厚意。倒不消得。怎麼呢。出門人兒。那裏不用錢。況且敵族中。因與你老師立嗣。便連喪葬之費。都有些打算。至於我呢。殘年風燭。爲日無幾。也可以將就度過了。南池道。雖是如此。但各人盡心。理亦當然。區區微意。師母不消推卻了。說罷。便要辭出。曾奶奶道。方纔我也昏了。你怎的還寓在客店。難道你老師不在。便不許住這裏麼。說着。又復哽咽起來。南池忙將原欲北上。忽的想念天祐之

意說了一遍。本是不能耽延的。曾奶奶歎異一回。只得由他回店。這當兒日色漸西。南池用過飯。枯坐一霎。只覺百無聊賴。便信步蹺到百花州。徘徊一回。只見流水殘陽。空明一片。一行行鷗鷺。不斷的在蓮徑蘆渚間。出沒取魚。隱隱漁歌。順風吹到。方心下稍爲舒適。忽見遠遠柳岸邊。聚攏了一叢人。喧笑不已。便蹺去一看。卻是兩個少年。正在那裏比試拳脚。若在平时。南池一定要看個究竟。這當兒猛觸起自己。當年在天祐家來。心頭登時一發悶。昂首望望。只覺夕陽慘澹。觸景傷懷。連忙直了脚。蹺回店。納頭便睡。一夜價模模糊糊。何曾安生。次晨起來。便結束行裝。牽驢出店。直蹺向天祐家。曾奶奶接見了。南池便由行裝內。取下八百金。一一遞過。曾奶奶再三推讓。南池那裏肯聽。復走到天祐靈前泣拜畢。將棺几上塵土拭淨。然後親執箕帚。將廳內打掃得乾乾淨淨。原來南池當年習藝時。天天如此。那温媽子倒見慣。

了。當時卻將他傷感的抽抽達達。忽聽南池頓足悲叫道。老師冥途安穩。弟子行程在卽。不能待執紼了。（嗚咽感慨。如聞其聲。）說罷揮淚。大踏步便走。溫媽子慌忙送出。早見南池騎驟而去。只得轉回。與曾奶奶互相感歎。這且慢表。且說南池一路上曉行夜宿。取路河南。北地乍到。頗覺耳目一新。只見山川河流。都帶些雄壯氣象。比南省文弱之風。大不相同。只是一處處村聚。十分荒陋。終日價黃塵漲天。途中旅客。一隊隊都如土地爺一般。驟車驢馱。成羣結隊。偶然見个把婦女。都是梗着頸兒。挺起腰板。一團倔強之氣。要想見南省的風景人物。是夢想不着的。卻有一樁好處。是人情直厚。沉毅多材。有些大邦氣象。南池隨路寓目。倒添了許多閱歷。不多日行抵蘆溝橋。只見往來車馬。無日無夜。震的那橋。終年雷鳴。帝城烟縷。已一層層從前面浮出。人聲遠揚。早浩宕隨風送來。南池四顧大悅。便縱驪跑去。頃刻間行抵國

門。那熙攘壯偉之概。越法不同。南池無暇細觀。且先就客廡中安歇。下細一探聽。這位管御撲營伯爺的府第。卻在甚麼銑獅子衙衙。距他寓處。卻有十餘里。南池用了晚飯。思索一番。只好次日再去。掌燈時光。却落了一陣暴雨。少頃便住。南池便信步踱向店門前櫃上。與一位管賬先生。閒談起來。這先生姓孟。是山東人氏。年可六十餘。十分和氣。當時談叙起。知南池來京。要在御撲營找事體作。他那知南池本領。只當是尋常武客。不由嘖嘖了兩聲。一團好意的說道。尊客莫怪我說。若講起手腳上話兒。還有強過俺山東的麼。俺在北京。住了三十多年。別人俺不知道。只俺山東兩位大名鼎鼎武術家。一個是兗州鄒金標。一個是武定霍子淳。都曾在御撲營充過教練。卻有一件。不到個把月都跑掉了。南池詫異道。這卻爲何。孟先生嘆味一笑道。挨不起打呀。你想那御撲營中。那羣大爺。差不多都是武世家。自福康安平定金

川以後。又添了許多的大將子弟。也不是竟逞驕豪。他們手底下。真有兩下子。若教師稍爲含糊。登時給你個眼睛裏插捧槌。(俗謂遭欺侮也)南池笑道。這隔壁賬。且莫管他。孟先生也笑道。看你老這副精神。他們也得淹淹哩。正說到這裏。忽聽店門前衆夥計。一陣喧笑。便見一個瘦高條子客人。穿着簇新緞馬褂。天藍色長袍。卻兩手掠起前襟。露出兩支襪。踏得泥母猪一般。一面罵道。真喪氣得緊。好好兩支新靴。誰想到是紙糊的。那騙人錢的王八蛋。叫他長大疔打藥吃去。便有個夥計笑道。貪便宜。卻上當。誰讓你老上小市買去。客人道。還是你們北京花樣多罷了。說罷咕咕咕一路響。跑向自己屋內去了。原來是個販南貨的客人。頭些日興匆匆由小市上買了一雙靴。只花得吊把錢。覺着便宜的了不得。今日去赴人酒筵。便施展出去。那知歸途雨濼。那靴兒濕透。原質現出。方知被人騙了。所以光了襪兒跑回。當時

大家說笑一番。南池方知北京人情。真個有些難纏。隨即回室安歇。次日早飯後。便整整衣冠。帶了延魁書札。並自己名刺。一路詢問。直赴那伯爺府第。到門一望。果然潭潭嚴嚴。十分氣概。許多車馬。都輻輳在那裏。賓客廝僕。雜沓不斷。南池待了好久。方纔稍靜。剛搶步登門。要尋人通稟。只見一個挺胸凸肚的管家。大步走來。見了南池。將眼一瞪。喝道。甚麼人這裏張望。快抓將起來。南池不由大怒。正是。

倒屣未看迎國士

當門忽見阻豪奴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曉。

第八回

項副教一味藏奸

御撲營五鬼鬧判

具說南池見那豪僕一陣吆喝。不由冷笑道。茹某湖北男子。有事上謁伯爺。你莫作尋常遊客相看。說罷大捩步便闖。那豪僕越怒道。噫。怪道。你看這支

愕鳥。這所在容你撒野麼。說罷怒吼奔來。恰好門房。有個老管家。聽得喧嘩。忙蹇出一望。見南池氣概。便向那豪僕一瞪眼。豪僕登時斂容而退。南池一望這老管家。只穿身灰布袍兒。哈着腰。笑吟吟走上。便問所以。南池說明原委。一面取出薦扎名刺。老僕接過。沉吟道。伯爺這當兒正在歇息。那麼茹爺且請到客室相候如何。說罷喚過個小僕。引着南池。自己卻抓頂帽子。扣在禿頂上。恭敬敬賣了書刺。隨在後面。蹇過幾層門。方到客室。那裏自有當差的伺候一切。他却忙碌碌蹇向內宅去了。南池暗想這老管家。還到罷了。便仔細一看這客室。只見陳設得踈踈落落。自然名貴。珠簾罕地。淨無纖塵。絕不似沒分曉人家。堆置的如古董店一般。正在徘徊閒踱。忽見當差的將簾一啓。低唱道。伯爺出來咧。南池忙凝神恭立。便見位高聳聳身軀的老翁。高談大笑的走來。那形容衣服。十分質朴。南池料得是伯爺。趕忙側身趨

至門側。那老翁已一脚跨入。捉住南池的手。老眸灼灼。先自端相一回。笑道。幸會幸會。那麼我們廷老弟。近况還不錯罷。說罷拱手讓坐。南池忙趨向中案。就要拜將下去。伯爺道。莫要拘禮。推讓之間。南池已行下禮去。伯爺忙挽將起。主客落座。伯爺道。茹兄遨遊海宇。磊落可敬。既到這裏。自然長才可展。廷公囑委盛意。倒狠是機會。說到這裏。忽皺皺眉道。刻下都門百事。都大半僅知奉行。便如這御撲營。也委實當振作振作。兄既到此。却妙極了。南池謙遜一回。伯爺復詳詢南池生平。越法欣然道聲。我這裏儘堪屈居。兄便移將來。早晚商些事兒。也方便許多。說罷問知南池寓處。喚當差的道。快傳出話去。便將茹爺的行裝坐騎取來。南池連忙遜謝。伯爺笑道。不消辭得。我總不能廁你食客之數罷了。說罷哈哈大笑。南池趁勢跼起道。既如此。茹某便同貴管去取。伯爺道。你瞧。這不結了麼。當時南池辭出。自有府中當差的跟定。

直赴寓所。這一來却將寓中人驚羨的甚麼似的。孟先生好不殷勤。百忙中只表白他昨夜一番話。實是好意。並非打趣。一面草草算過店錢。一面照應着當差的取裝騎。低了頭笑迷迷送出來。還向南池道。茹爺有空兒。務必到俺這裏坐坐。這當兒那南貨客人。三不知也跑來呆望。便有個店夥將自己鼻兒一抹。眼兒一擠。笑道。喂。那小市兒要散咧。還不趕便宜去。衆人聽了。不由大笑。就這聲裏。南池一行人已匆匆而去。到得府中安置好。暫聽消息。這且慢表。且說這御撲營。規制局面十分闊大。在營學技諸生。足有千餘人。都是些五陵年少的腳色。大半都有武職。還有些襲世爵的公伯王侯等人。單是教練武師。便是一正四副。分班教授。每日都有定時定課。這當兒只缺個正教師。便由四位副的。暫爲代課。這四位都是誰。不必細表。其中卻有個項有容。江南人氏。武科出身。累世富厚。未免虛矯之氣。高人一籌。生得黑不

溜邱能說善辯。更且圓滑非常。八面鋒來得真快。所以他能固其位。諸生都歡喜他。在營資格。屬他最老。至於真實本領。却不見怎樣。這時節正教師既缺。他暗暗心喜。以爲這個滾熟的大饅頭。冷手兒抓不去的。不消說肥豬拱門。一定要敦請自己。那知盼得眼紅。通沒些信息。不由心下怙懣起來。那脚踪兒不由自己。向伯爺府中跑得動動的。卻也探不出甚麼動靜。一日又趑來進謁。恰值伯爺不在。他便信步踱到門房。那位老管家。正因中飯多吃了口。肚內覺着悶漲。懶洋洋方歪在榻上。見他進來。只略略欠欠屁股。點頭道。項老爺請坐。項有容登時趕去按住道。不拘不拘。請臥着罷。自己也便一屁股坐在榻頭。東拉西扯。老管家只合了眼。唯唯諾諾。怔了半晌。他覺着沒甚意思。便趁趁點起道。我們過天見罷。老管家隨口道。再坐坐。有容道。不消不消。正要走出。忽的一陣風。將壁上黏的一張名刺。飄落腳下。便隨手拾起一

看却是茹南池三字。一面置在案上。一面笑道。這姓兒却稀稀的。那老管家忽然一個欠伸。翻身坐起道。你看這姓兒稀呀。不消幾日。他與你便是同事了。有容怔道。我們四個人。沒有辭差的哩。老管家搖頭道。擰咧擰咧。我說的是正教師。有容聽了。渾如當頭霹靂。忙問道。那麼這事兒。幾時成的。說着重新坐下來。老管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有容越聽越不自在。沉吟一回道。這人既在府中。我可好會會他。老管家道。這有甚不可。便命人引了有容。到南池那裏。恰值南池負手。在院中散步。當時兩人廝見。相讓入室。各詢邦族職務。南池知不久便是同事。倒十分親近起來。有容一片客套。自不消說。他留神南池談論舉止。真是名不虛傳。不由越法嫉妬。便暗暗打他的酸辣湯。當時也便辭去。南池那知就裏。過了兩天。照例走去回拜。名刺剛投。不多會項有容慌忙接出。携手直入。便在一所靜室內。長談起來。談至款洽當兒。有容忽

的將座兒移近南池。湊耳低語道。我們外省人。在北京混起。真不容易。便如御撲營。這羣紈袴哥兒們。眼睛裏甚麼叫師長。所以對待他們。總須端起架子。鬧個巖巖氣象。上場扳給他個下馬威。一下兒鎮住。他們還許是順溜骨頭。不然按下葫蘆瓢起來。是定規纏不清的。至於教授上。像茹兄這等本領。只好拿出十分之一來。業已足用不了。爲甚麼呢。因他們稍一煩難。便不高興。這就叫費力不討好。此中訣竅。兄弟却是過來人哩。說罷大笑道。茹兄懂不懂。南池忙道。承教承教。橫豎茹某是直性人。只按着實在教去。至於能否相宜。聽其自然罷了。有容聽了。登時又換出副懇摯面孔道。話雖如此說。茹兄還須當心一二。我們離鄉背井。爲甚麼來的呢。總要點穩位子才好。說罷却暗暗好笑。南池那裏置念。又談了一回。也便興辭。果然不多日。伯爺佈置停當。命南池到營就職。這消息傳出。在營諸生。早將南池生平。探知大概。

都高興的了不得。大家意氣飛揚。紛紛談論。彷彿初到的名角。就要登場。都拭淨眼睛。要看這齣亮台拿手戲。這日諸生課畢。正聚在一處。談得起勁。只見項有容徐步趲來。他本來沒些師範。與諸生諧笑無忌。因他生得黑粗粗的。大家都叫他霸王扁。當時衆生欠身道。喂。老霸。快來罷。你又添了位硬帮手。省起你的工夫。多到前門西趲。且是好哩。有容聽了。只鼻孔裏一笑道。你們胡嚼是那茹南池麼。諸生道。正是哩。你如不曉得。再說來你聽聽。真是天下第一條好漢。有容又咕着眼問道。你們講的。不是我們老總。（指某伯爺）巴巴掬換（北語謂搜求）來的那個湖北老姓茹的麼。若是他。還有甚說得。你們稱他是好漢。就算是好漢罷。說罷一笑。不住的點頭啞嘴。諸生見他那幅神氣。不由闕一聲。都圍攏來道。莫非老霸。你見過他。知些底細麼。他到底怎樣。有容暗揣那話兒來。咧。索性一言不發。只是乾笑。諸生越法起。

疑一定追問。竟有兩人抱定有容的頭。東搖西晃。如要播浪鼓一般。道。老霸。你如拿腔。我只弄這扁頭兒。有容一面笑。一面擋撥開。道。別這麼頑。太不雅相。過兩天人家茹教師到來。你們敢出個大氣兒。我便佩服你。說着整整衣坐定。正色道。話不是這等說。一來伯爺高興與聘的教師。二來人家自己吹的狼烟大氣。說哄你們這羣巴巴蛋子（俗謂屎巴巴。孩子曰蛋子）只消隨便擠出點子來。便夠你們蹬踹一輩子。我犯的着洩人底麼。再者說。同行是冤家。何況同事。我還須留自己身分哩。省得人紅口白牙的說道。項有容這小子。暗地扒人。不夠朋友。說罷。跼起要走。諸生那裏肯放。早生拖活拽的捉住。有容知火候已到。便道。既如此。我們靜悄悄的談談。但有一件。你們那毛包性子。先得收起。那個要哇呀呀一下子。可對不住我。（此一段深深淺淺收縱自如。讒人可畏如此。）諸生應諾。這有容便逞起懸河之口。將南池

形容得一錢不值。大略是虛聲無實。卑鄙自薦。八字考語。諸生聽了。登時憤憤不平。面面相覷。却也沒作理會。有容道。這也是小事一段。好在皇上家有的。是虛糜廩祿。那裏沒有濫竽充數的人。諸位抬抬手。便讓他過去了。千萬別鑿四方眼兒。那還是我老霸好夥計哩。說罷。穎兒一縮。舌兒一伸。諸生叫道。攔起你那醜相兒。正這當兒。忽聞窗外有人拍的聲。一蹶脚。接着嚷道。豈有此理。難道國家這處御撲營。是兒戲的麼。甚麼不三不四的人。便想來插脚充教師。我的拳頭。須容不得哩。說着。岸然闖入。一張臉。憤得緋紅。劍眉直豎。衆人一看。却是額勒登保。此人姓瓜爾佳氏。字珠軒。是滿洲正黃旗人家。業寒窶。只在本旗下充一名馬甲。領些口糧。奉母度日。却是生性至孝。志量超羣。生得虎頭燕頤。淵淳岳峙。真有籠罩羣倫。辟易萬夫之概。這當兒。只好十七八歲。便在營習藝。一身武功。委實特出。諸生無不欽服。他年紀雖小。却

因本領服人。諸生中總算他是個魔頭。當時諸生一見。登時亂叫道。好好。這事兒須與額君商量。有容這當兒小扇子業已煽足。轉一聲不響。給他個對岸觀火。且是寫意。便搭趁着溜之大吉。這裏諸生胡議一回。也沒些道理。額爺道。且待茹某就職後再說。好便好。不好我自有道理。當時紛紛各散。南池却老老實實。瞞在鼓裏。到營之前。謝別伯爺。伯爺又諄諄勸勵一番。南池便興匆匆前來就職。同事拜會。諸生參謁。又酌定着添改了幾條教課。一切瑣瑣。不必細表。過了幾天。南池留神諸生所學武功。倒還罷了。只是那股飛揚浮躁的習氣。在所難免。又搭着他們已先入了項有容一席鬼話。越法看得南池質朴朴的村氣可笑。每逢教藝。南池當場指點起來。他們便忽忽略略。通似不屑的光景。南池不由暗含着上了有容的套兒。只得作出點師嚴道尊的意思。這麼一來。越法擰咧。那位額小爺。逞着少年意氣。便要想法兒鬧

個小鬼倒金剛。南池看出他們用意。反覺好笑。也不去理他們。一日午後課罷。諸生隨便在教場中。大家練習。南池只聽得一陣陣喧呼喝聲。恰好有容在坐。絮叨亂談。南池有些不耐。便趁勢道。我們也去望望。當時兩人趑來。只見額爺。虎也似。站在當場上首。手執怪蟒似一根大桿。足有丈八長短。笑微微一抖。桿梢點地。那面下首。却有七八個學生。都手執雪亮的單刀。一字排開。拉定架勢。便見那監場的學生。舉旗一揮。喝道。殺殺殺。下首諸生。登時一聲喊。七八把刀。潑風般捲上。額爺却不慌不忙。拖桿便走。忽的一旋脚步。趁勢抖桿。那桿便似個絕大風圈。團團的捲轉來。又復一攪手腕。那桿影直鋪開多遠。舞將起。賽如神龍戲海。敵人兵刃。休想得入。頃刻之間。諸生跌跌滾滾。也有飛了刀的。也有傷了手的。都喘吁吁蹲在地下。只好乾笑。額爺得起意來。便趁勢丟開解數。颼颼舞起。前超後越。左盤右旋。舞到酣暢處。便連人

影都不見。有容最會湊趣。當時連連喝好。南池却笑而不言。等他舞罷。便走進指示他道。你這番功力也還罷了。只是氣還不靜。手脚出去。還欠沉着。輕捷有餘。却怕遇勁敵相持時久。所以以一當衆。須先習赤手奪刃的本領。然後猝遇大敵。便是千軍萬馬。也能出入無碍。額爺聽了。老大不悅。以爲南池是嘴皮上本領。登時面色一沉。反笑道。老師所說。許是書籍上所說的罷。這現在時光。就怕沒這樣能人。諸生道。便是哩。連我們項老師。也沒這工夫。南池笑道。豈有此理。這不過武功中一端罷了。如我這樣沒出息。還來得及哩。諸生聽了。登時疑信參半。便是一怔。額爺喜道。既如此。學生們斗胆請老師見教何如。南池道。倒也使得。說罷忽一沉吟。是盤算自己莫要重手重腳。傷了他們。那知有容偷瞧。以爲南池犯含糊咧。登時向諸生一擠眼。便有四個人雄赳赳提刀閃出。與額爺站在一處。都是銳不可當的脚色。額爺也便拋

掉大桿。揀了把刀。自己居中。那左右四人。彷彿兩翼一般。齊簇簇擊定五把刀。日光一晃。銀光亂閃。好不兇得緊。這當兒在營執事人等。並聞信趕來的學生。足有數百人。早密層層圍得風雨不透。許多眼睛。注定南池。有容却猴在一塊大石上。呆望。得意到十二分。只見南池從容容與他們。站在對面。只略將衣服結束。忽的使個旗鼓。微笑道。你們來罷。額爺等應聲一聲喊。衆刀齊舉。莽熊般闖來。說時遲。那時快。南池一聳身。登時不見。額爺方一發怔。忽的後腦上拍的聲着了一掌。忙一回身。只略見南池影兒。登時後臂上。又挨了一腳。剛轉過來。要刺。那南池又已在那四人背後。雖是衆刃交揮。只如劈風剝影。南池風旋電掣。只如遊戲。單窺空兒。東敲一下。西捏一把。便似一貼老膏藥。只粘在他五人身上。又如羣龍戲珠。引逗出許多變化。衆人眼光。那裏追逐得來。只見南池。騰蹕如風。出沒不測。單向那刀叢中。移形換步。只累

得五個人翻翻滾滾。便如三月楊花。就地亂捲。看者許多人。等閒那裏見過。這樣陣仗。不由都雀鴉無聲。看到南池。冒奇險處。只覺自己腿肚兒向後轉。(襯筆精彩)少時額爺性起。忽的一喊號。五個人四面攻來。南池一矮身。忽駢指先向近身兩人肘間一戳。那兩人登時覺半身一麻癢。不由撒手扔刀。一屁股坐在就地。蹬蹬腿兒。便覺奇癢。南池又趁勢一旋腿。向奔來的兩生掃去。比風電還快。兩生正撒開腿。一時間躲閃不來。前面那個。一個狗吃屎。爬在地下。後面那個。簡直的不容氣。啞。撲哧聲。跌在那個背上。壓了個好體面。羅羅兒。四把刀倒丟了兩對。衆人見了。忍不住一陣笑。額爺這當兒一股火。直冒得丈把高。一翻身。來了個順水推舟勢。平挺單刀。向南池後心便刺。只差得豪釐之間。衆人都大驚失色。只見南池略一歪身。這刀便扎空。卻是去勢甚猛。額爺手腕。已伸到南池脇旁。南池提拳。輕輕向腕一擊。刷的聲單。

刀脫落還未及地。南池覷準刀柄。猛一脚踢去。錚的一聲。直踢起三四丈高。光晃晃在日光中反覆良久。刀頭向下一順。哧一聲如慧星一般。一派寒光。向那塊大石便注。有容忙叫不好。一個整顛。跌翻在地。那刀已鏗的聲。刺在石上。火星亂迸。有容爬將起。已嚇得面無人色。再看額爺。已撲翻虎軀。向南池便拜。那四個學生。也死心塌地的。拜伏於地。南池一一扶起。笑道。只要諸位虛心。儘我所能。我們慢慢研求便了。額爺等都各大悅。如衆星捧月般。簇定南池。卻將個禍頭子項有容。丟在那裏。白沒人理。自家覺着沒趣。也老着臉子。同衆人一陣瞎讚。混了過去。從此南池聲名越顯。合營諸生。無不心悅誠服。當時都門遊俠。竟盛傳這段事。留了句口號。是御撲營五鬼鬧判。按下慢表。正是。

棋先一著爭低首

藝絕羣倫得衆心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曉。

風雲
際會

奇俠精忠傳

續集下

趙絨章著

第九回 陶然亭野望詫奇裝

茹南池歸程携弱息

且說茹南池在都教練。轉瞬十餘年。成就人材。着實不少。那位額爺。早學成從軍。威望大著。暫都不必細表。南池每次回家。便就閒教給蕙仙母子。諸般武功。那植生十九歲上。娶了劉延的女兒爲室。夫婦十分和睦。人稱茹大娘子。可惜植生年命不永。結纒兩年。得病去世。幸得生了個遺腹孩兒。取名衍恩。婆媳視如掌珠。自不必說。家居多暇。便弄兒爲樂。或婆媳講求些武功。倒也清閒自在。南池五十餘歲上。那衍恩方得三四歲。一日南池念起飄泊半生。雖壯遊可樂。然究竟爲着甚來。至於乘時際會。建立勳名。他早看得浮雲一般。於是浩然有歸隱之志。一日獨酌了幾杯。只覺心頭悶悶。偏搭着初秋

天氣陰晴不定。一陣陣涼風振盪。使人意緒悽愴。南池猛然勾起鄉心。想這當兒江鄉風景。正自可人。紅樹鱸魚。好不可念。只是這京華地面。軟紅十丈。那裏找這等蕭曠地處。沉思一番。只有陶然亭。倒也罷了。這所在臨水負郭。萬蘆夾岸。踈落落遠近人家。空明明澄波萬頃。再搭着酒帘漁舫。點綴秋光。真有些江南風景。那都人士女。成年價埋在煤烟黑土中。一肚皮腥羶油膩。撐不住勁了。都要來這裏遊玩。還有些王公大老。本沒有甚麼高曠情懷。偏要奇奇怪怪。變裝來遊。特的要個標勁兒。相傳這座亭子。還是國初當兒。有個工部主事官兒。姓江名藻。他建立的。也不過尋常亭榭。被後來諸位大詩家。題詠一捧。居然成大大名勝了。當時南池趁酒興。徐步趲來。果然覺空曠非常。胸懷一暢。只那亭榭間花花綠綠。整整斜斜。一古腦兒都是詩歌。偏有那種酸溜溜的先生們。撐起眼鏡。手持紙筆。低着頭循壁抄寫。看到得意句。

子便拿出正宮高調。吟詠起來。南池見了。頗覺好笑。便離了這羣寶貝。獨立亭外。却見亭左高岸上。有一片蘆棚。錯錯落落。隨岸高下。原來是買茶買酒的所在。還有些小販間雜人。穿梭價來往。那臨水平潔之區。東一攢。西一簇。許多遊人。就地釀飲。也有鋪席的。也有鋪毯的。形形色色。喧鬧如雷。鬧得水。中鷗鷺。都藏在蘆葦深處。瞅了眼向他們白瞪着。(絕倒)南池踱了一回。便順步走進一家茶肆。茶夥笑嘻嘻迎上道。爺台吃茶。隨小人這裏來說罷。引南池靠窗就座。白木小几。十分淨潔。茶夥垂手道。咱們這裏名茶俱全。爺台要用那樣。還是花薰。清茶呢。再不然鬧個兩碰頭。何如。這一碰。倒將南池碰得一楞。茶夥笑道。爺不曉得呀。便是銀針香片。兩下一碰。是再好沒有。南池笑道。這却碰不來。我近來肚內有寒。你給我來碗紅茶罷。茶夥聽了。略一沉吟。忽的伸頸向臨水人羣中一瞟。笑道。巧咧。你老真有口福兒。恰好這位

爺在這裏。我們都是老主顧。且給你老掏換一撮去。您不知道。北方這紅茶。却是冷貨。小肆中不敢預備的。說罷跑去。南池一望。只見離茶肆十餘步。却有兩個人。鋪着一塊破蘆蓆。就地對飲。一個有三十餘歲。生得肥頭大耳。渾渾沌沌。盤起條亂草繩似的大辮。臉上烏煤吊嘴。棕刷般一口短鬚。穿一件破短衫。半截袖兒。腰間繫一根毛繩。叮叮噹噹。掛着許多的瓦片石塊似的東西。(定是上好漢玉一笑)在破褲腰下。晃來晃去。脚下跛着雙打板的鞋子。正箕踞而坐。昂頭四望。手內却把着個碧綠的烟壺。不住的傾烟。向鼻孔中抹。再看那一人。來得更別致。只好有二十餘歲。業已拱肩縮背。瘦得人臘一般。青白灰三色臉膛。趁着兩支鮮眼睛。大而且死。便似龍睛玳瑁魚。一頭亂氈似的髮。覆在腦上。只披了件厚麻包。便如一口鐘式的斗篷。露着下半段精腿。泥土狼藉。還貼了塊狗皮膏。却是泥土不及的所在。那皮膚又白潤。

非常。正咬了塊羊肉脯。一手把這個黑小子（北京謂沙酒壺曰黑小子）嘴對嘴的啞酒。向那人大笑道。喂。二叔您嘗嘗這那郡（爲畿輔巨鎮產燒酒與滄酒齊名）酒。到底是呱呱叫的。怪不得高麗人都喜喝他。南池暗想。這不過是兩個乞丐罷了。再望那茶夥。竟直奔那兩人。登時哈着腰兒。笑吟吟逼定鬼似的一點。接着便左右開弓。請了兩個安。掩口回道。兩位爺這會子可還用茶。那年長的只微將眼兒一瞟道。夥計且慢張羅生意。你品品這傢伙。霸道不霸道。說着傾出一撮鼻烟。茶夥趕忙恭敬接到掌中。拈起一聞。方讚得一聲好。只聽一聲呵嚨。接着便如連珠炮一般。登時鬧得涕淚紛紛。年少的大笑道。夥計你這手兒可露了怯咧。這不是拿鴨子上架麼。二叔您真夠損的。茶夥停了回。還笑着謝了。便掩口向年長的。噉噉幾句。年長的笑道。這有甚麼。你取些去就是。說罷拾過身旁一個破包兒。擲給茶夥。茶夥躬

身解開。取出一包紅茶。仍包好放在原處。謝了一聲。忙忙跑回。少頃熱騰騰蓋碗紅茶。已端將來。南池嘗了一口。確是上上貢品。不由詫異問道。那給你茶的兩個人。是乞丐麼。茶夥聽了。將舌兒一吐道。呵。我的媽。你老悄沒聲的罷。等一霎消停了。我告訴您。恰好別座上喊泡茶。即忙應聲跑去。這裏南池怡然飲了一回茶。日色將平西。遊人紛紛。半尋歸路。方興闌要去。只見自己僕人東張西望的尋來道。那會子有爺的一位好友。特的相訪。現在客室專候哩。南池道。如此你先轉去。我停歇便回。僕人去了。南池又眺望一番。剛要喊茶夥會鈔。只見從大道上。風似的來了兩輛騾車。一色的錦幃緞幃。雕輪華轂。兩匹駿騾。昂頭奮鬣。便如龍駒一般。車轅上各跨個青衣大帽的管家。車夫廠披長衫。裏面短衣。一色的青湖縐。下着千層板時樣快靴。挺起腰板。洒開大步。頭上紅纓帽兒。那腥紅長纓。直披及兩肩。一手按轅。滔滔走來。

真個是上身不搖。微塵不起。離那兩個乞丐模樣的人。還有一箭之遠。兩個管家。登時跳下。緊走幾步。恭敬到兩人身旁一點。那年長的。乜着眼道。甚麼時辰了。管家趕忙揭起馬褂襟。將佩表一瞧。道。敢好有五點來鐘咧。年長的道。那麼該轉去了。說着向那年少的道。我們今天。都有該班值夜差事。便從這裏換衣去。你看怎樣。那少年的只喉嚨裏咕噥了一句。這當兒那兩個管家。早由車上拾下兩個大衣包。並帽盒珠匣。一古腦兒置在簾旁。不住眼的觀望顏色。便見那年長的。猛然一個欠伸。先將那打板鞋。拍的一甩。隨後一撒手。颼的聲將烟壺飛起。那管家却不慌不忙。接來揣起。據說這手工夫。狠費些操練哩。當時兩個管家。忙作一團。從頭到腳。服事他兩人更換起來。隨手將脫下的一泡行頭。裹入衣包。兩人揚揚登車。管家跳跨轅上。那車夫脛脆脆鞭稍一響。登時紅塵四飛。風擁而去。竟將南池詫異得呆在那裏。原

來兩人一色的翎頂補褂。看那氣概。狠是個爵兒。正在張目呆望。恰好那茶夥。蹺來。一面收過茶錢。一面笑道。你老今天見了稀稀罕了罷。這兩位都是世襲公爵。當着很闊的差事哩。南池笑道。這到底怎麼擋子事。他爲何作那等醜態。茶夥也笑道。這個我可不知道。想人家大爵大位的。要出來的花樣兒。想必是很有講究。很有樂趣的。不過我們平常人。無從仰測罷了。這又叫拉屎不叫狗。好這把兒。你老可曉得了。南池聽罷。方恍然首善之區。又有這等風氣。當時匆匆回。剛纔到門。又見僕人。正在探頭探腦。見了南池。忙稟道。那客人候久。甚是着急。已催問小人兩三次了。南池忙蹺入客室一看。只見那客人。敝衣破履。形容枯槁。正在室內低頭亂踱。一見南池。不由雙淚遽落。向前長揖道。茹兄可還認得小弟麼。南池趕忙還禮。細一端相。方纔憶起這客。是自己好友蔡端甫的兄弟。名叫佑甫。還是十餘年前。會過兩面。後來

端甫因借客報怨。開了樁亂子。充發關外。已久無音信。南池時常念起。甚替他歎息不置。當時南池驚喜之至。劈頭先問道。那麼端甫令兄。是否事解還鄉。近況怎樣。老弟幾時却來在這裏。佑甫流涕道。便是哩。通說不得。前月當兒。弟在家鄉。忽接聞耗噩。家兄病卒配所。南池泣下道。可痛可痛。怎竟（句）佑甫接說道。家兄家境。兄是素知的。只有家嫂。領着女孩兒安貞。苦掙歲月。雖是六年前。家兄曾偷偷來家。住得數月。携到些友朋餽。却是爲數無幾。所以生計。十分困苦。今又遭此事。弟本想自己出關。歸兄靈柩。那知家嫂悲痛過甚。定要同去扶襯。以盡夫婦之情。南池正色道。這却可敬的緊。佑甫拍膝道。那知這一來。真應了俗語說的禍不單行咧。當時小弟沒法。只得央人將住舍典出。湊得些川資。同家嫂携了五歲的女孩兒。一路行來。家嫂因哀切得病。就道當兒。已強勉掙扎。到得直隸邊界。已病得甚麼似的。勉掙到這

裏。一納頭便病倒客店。盤費早缺。所有醫藥調理。雖借衣裝支持。濟得甚事。所以小弟竟落得這般光景。說罷。眼淚直淌。南池跳起道。這不打緊。我便去取些銀兩。咱們且到店。望望老嫂再講。說着。急忙忙就要跑去。佑甫忙扯住。搖手哭道。家嫂昨天也病沒了。南池聽了。好不傷感。想起當年蔡端甫。也是馳聘當世。踈財結客。響噓噓的脚色。一朝長逝。零落至此。可見人生意氣。易盡。無謂的很。因此越法引起歸心。當時悲歎一番。忙取些銀兩。同佑甫趕到客店。已有掌燈時分。只見板牀上。直挺挺躺定蔡娘子。草草穿的殮衣。還都虧了店家婆。幫了許多忙。四壁空落落。只有佑甫一肩行李。狗腰粗細。置在那裏。那小女孩正由店家婆領着。淚愴愴的來上晚香。見了南池。只管瞅着眼呆望。佑甫道。這便是茹老伯。小女孩登時哭着便拜。南池忍淚扶起。百忙中細一端相。只見他精神秀穎。活潑潑。雙瞳點漆。絕似端甫那健旺風神。這

便是那年端甫偷回家後。不多日蔡娘子受孕所生。取名安貞。一總兒不會見過他父親哩。當時南池。越法傷感。便匆匆哭奠過。一面取出銀兩。交店家夫人去買棺木。一面對佑甫道。惟今之計。只好將老嫂先葬入義地。俟老弟出關。扶得柩回。然後再商量還家。好在我在這裏。一兩月後。也要辭掉這教練事兒。打算回鄉。那時我們一路兒轉去。豈不甚好。至於老弟此去盤費。儘在爲兄身上便了。佑甫聽了。慌忙起謝。那安貞。且是乖覺。只依依南池膝下。百忙中斟了一碗茶。端將上來。南池問他幾句話。對答得明明白白。南池見了。忽的心有所觸。向佑甫道。我還忘掉一樁事。你此去將着安貞。倒十分累重。依我看他如離得家人。莫如便住在我處。省許多事。左右不多日。你便轉來哩。佑甫聽了。連連點頭。這當兒店家。已領了人一路吆喝。抬得棺來。南池便起身道。老弟且忙碌殮事。明早我便來帮你措置。說罷辭出。佑甫這裏自

有一番佈置不題。且說南池。已有一二更多天。安歇下來。只是心頭不快。一合眼便彷彿少年時節。同蔡端甫一班豪友。旋牀縱博。春郊試馬的光景。一會兒又如已到家中。妻孥情話。那安貞也喜孜孜同衍恩一處頑耍。（凡人乍經感觸。都有此番情況。不但寫良友多情。且爲一家眷屬先兆也。）鬧得南池。迷迷離離。一夜價不曾穩睡。次日絕早起來。草草洗漱畢。便帶了一百兩銀。趕赴店中。佑甫已都安置停當。南池又撫棺太息一番。便大家用過飯。先去找管理義地的人。聲說明白。不消了暗含着遞過二兩頭。那管理人登時滿面堆笑。並且狗顛屁股似的跟來。殷勤勸着人將靈柩抬去。那安貞那裏肯捨。放潑價大哭。一定要跟去看埋。虧得店家婆。作好作歹。將他哄住。南池佑甫。來到義地。直待葬事已畢。樹好石標。然後方趲回店內。兩人又商酌回扶襯事宜。南池檢點銀兩。除佑甫所欠店費。還贖九十來兩。便一總舉

以相贈。道我們過些日。都門再會罷。說罷跼起道。安貞兒呢。便同我去罷。佑甫聽罷。十分悲感。便喚過安貞。囑咐一番。可喜安貞。甚是慧黠。小嘴兒爆豆般。連連答應。南池携了他手。步出店門。喊了車子。坐着去了。佑甫呆望良久。方纔趲回。便料理次日登程不題。且說南池歸心及起。恨不得登時返家。却因佑甫一樁事。只得暫候。轉眼兩月餘。杳無信息。南池心下焦急。便覓便寄了兩封書。促他早來。不想候了多日。依然沒信。這當兒已到冬令。便索性明春再作歸計。一直到明年二月。還不見佑甫來。南池暗想。莫如携安貞且去。俟佑甫將來還鄉。再交給他。便忙忙遞了辭職文件。收拾行裝。尅日南歸。一時友朋聞得。都十分戀戀。還有累年教成的許多弟子。更爲不捨。便大家輪日餞飲。各有餽贐。一時風光闊綽。自不必說。直鬧了個把月。南池方纔定日起程。青門祖道。賓客咸集。離觴三舉。南池方驅車就道。一路上有安貞說說

笑笑。倒解了許多客中寂寞。不幾日抵家。一見蕙仙也蒼老了許多。茹大娘子叩見過。南池未免又太息一番。見了衍恩。方纔欣然。便將安貞同來之故說了一遍。安貞一一拜見過大家。方歪着個小髻兒。東瞧西看。只見衍恩。虎也似闖來。一面跳。一面叫道。我們快快跑圍場耍子去。說罷。不容分說。拖住安貞便跑。安貞登時大叫。就要栽倒。衆人大驚。正是

燕子依依來弱女 雄姿矯矯見奇兒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曉。

第十回 了生死絕筆述懷詩 逗衷情巧打同心結

且說衍恩。乳虎般跑來。便拖安貞。他人兒雖小。氣力頗大。安貞冷不防。手腕被他拖的生痛。身兒一晃。險些栽倒。不由叫將起來。茹大娘子忙趕來撫慰他。又忍笑沉下臉。喝衍恩道。你這孩子。通似沒籠頭馬。衍恩登時眼圈一紅。

便要撇酥兒。安貞忙拉他笑道。走走。我與你頑去。兩個便相牽跑去。南池見了。倒覺有趣。及至夜晚。老夫妻談將起來。方知茹大娘子。甚能教子。雖守了孤兒。並不姑息。南池歎道。我此番歸隱。也就爲孫兒衍恩。將來慢慢傳他學業。不勝如在外奔走麼。且我此次所得歸裝。不下三四萬金。人生衣食無缺。也便罷了。此後栽花種竹。教孫消遣。且有的是快活哩。說得高興。老夫妻俱各欣喜。後此南池果然杜門謝客。除傳授家人武功外。絕口不題技擊。雖累次有人聘請。一概辭掉。偶然興至。便凌驚驢襪被。縱遊山水。往往不遠千里。隨路上作了許多濟困扶危的俠義事。不能盡述。轉眼又十餘年。那蔡佑甫終無下落。安貞無家可歸。已長到十六七歲。出落的水葱一般。所習武功。都與衍恩相等。一家兒愛得沒入腳處。有時與衍恩站在一處。真是珠玉相輝。天然一對兒。蕙仙便有意聘他作孫婦。南池却因輩數相差。稍事躊躇。後來暗

窺衍恩之意。方知兩小雖復無猜。却也互相愛慕。再者安貞這樣人兒。也委實捨不得推出門去。因此去掉拘泥。便與他兩人作成起來。從此人便呼安貞。爲茹小娘子。結褵以後。小夫婦姻緣美滿。自不必說。不想罡風見妬。連理枝摧。只過得半年光景。忽的時疫大作。那衍恩鐵也似漢子。一頭病倒。不消兩天。竟自長逝。將一家兒拋得悽悽惶惶。好不可慘。說到這裏。便有致疑的道。像茹南池這等人。雖不必子孫滿堂。然何至若敖不祀。如此說來。未免與福善之道。相悖謬了。作者道。不然。你看古來賢相名將。儘有作得掀天事業。歸根兒往往鬧個老絕戶。歷觀史傳。不一而足。可見這有後固佳。無後也未爲缺憾。世俗之見。以爲無後的便是損良善德所致。豈知於此中道理。全沒交涉哩。閑言少敘。且說衍恩死掉。南池還可支持。只有茹大娘子。婆媳兩人。哭得死去活來。還虧得安貞心地明白。勉忍哀痛。事奉兩重親闈。十分孝敬。

因他年紀太小。南池便打算等他年過三十。再議就族中擇立嗣子。却是自己已經此番變故。眼看着兩世人。忽然銷滅。越法看得人生。如電光石火一般。不但雄心都盡。便連一切家事。皆置度外。轉覺心地湛然。擺脫許多。過了三兩月。一日早晨方醒。忽一睜眼。只見滿室中。頓然光明非常。頃刻間山河大地。森然羅列。竟是另一世界。方在恍恍之間。忽聞耳畔有人大聲道。時光又到這當兒了。醒醒罷。南池聽了。如聞霹靂。登時悚然汗下。仔細一望。却是老婆蕙仙。方篷着一頭蒼白短髮。皺眼惺忪的。坐在榻頭打呵欠。原來也是初睡起來。南池大悟。不由大笑道。依我看。你也該醒醒喇。說着起身下榻。先引起一面鏡。仔細一照。道。噫。噫。原來如此。難道這就是我麼。說罷。只管含笑點頭。忽的將鏡拍的聲一擲。道。好了好了。從今以後。不打這鼓了。說罷。踉跟而起。振起兩袖。舞了個大圈兒。恰好茹小娘子。端了臉水來。南池道。今天須潔

沐一番。且與我置備起來。蕙仙等見了。都十分詫異。却不知他葫蘆內賣得甚藥。只得依言。端正停當。南池從容浴罷。又更了一身新衣。竟到祖先位前。瞻戀一番。然後將蕙仙等喚集跟前。自己便登榻趺坐。竟一樁樁將家事囑咐起來。蕙仙見他精神如常。紅光滿面。好端端作出這等形狀。不由微嗔道。你莫作這惇晦樣兒。媳婦孫媳婦。都在跟前。眼睜睜的甚麼意思。南池道。痴婆子。時至則行。你看這樁勾當。自古及今。由得那個來。（一片悟境。）這當兒。旭日曠曠。輝映滿牕。南池望望。晷影笑道。還可以再談談哩。便將武功中許多奧妙。又剖晰一番。只是鬧得大家驚驚詫詫。正這當兒。忽聽遠寺中。午鐘一響。南池道。我要去了。說罷。正襟危坐。命茹小娘子。取過筆硯紙墨。就榻几上提筆寫道。

來是無端去偶然。生平鐵血性中天。即看膚髮全歸日。莫引吾儒入釋仙。

（寥寥一絕。寫出南池學問本領。是俠客中第一人物。氣象涵蓋一切。）題罷。投筆而逝。端坐如故。鼻垂玉筍尺餘。時當正午。得年六十有五。蕙仙等不由大痛。便忙忙盛殮起。大家哀痛。自不必說。思念起南池臨沒異樣。又十分納罕。這段異聞。登時傳遍遠近。那南池身後之名。越法增重。不必細表。當時蕙仙忙訃告遠近。先在族中。擇了個四歲孩兒。嗣在茹小娘膝下。主起喪事。便擇日下葬。屆時喪儀豐盛。賓客光寵。自有一番熱鬧。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蕙仙自南池亡後。便將家務都付與茹大娘子婆媳。自己却長齋誦佛。以娛老境。只是這當兒。家道稍落。便借教授武功。以資補助。遇有富商顯宦。敦請保鏢。蕙仙也酌看情形。命他婆媳應酬一二。因此江湖間一輩人。見着茹家白色的鏢旗。都望風而遁。還大家傳開來。說那白旗頂上。綴着兩條細長白帶。就是茹小娘子的纏足布。雖是故神其說。入於猥褻。却是茹家威名。也就

可想了。以上一席話。當時陳敬滔滔汨汨。一氣兒逃罷。不但紅英聽得眉飛色舞。便連花娘子。三不知也蹶來。悄悄竊聽。陳敬却沒理會。說罷。搔着頭道。紅妹。你吵着去學藝。却不打緊。只是他那裏定法利害。一入門便有天大的事。也不許擅自出來。直待學成。方許從大門放出。却是這一出。也就危險萬分。這當兒我也不必說。獨有你這一去便是三年。這三十六個月。休想見你模樣兒。我却有些怪捨不。(句)正說到這裏。紅英却乖覺。早見簾外花娘子。衣影一宕。便連忙一使眼色。陳敬方縮住口。一回頭。花娘子已笑迷迷蹩入。紅英便道。花嫂兒。你聽聽熱鬧麼。花娘子道。啣。這生硬硬所在。便用入抬轎兒。也休想抬了我。怎麼姑娘。你還吵着去去的。便是方纔主人這番話。說得成套成串的。就合我梁乾娘。說起朱仙娘來一般。怪有趣的哩。(伏線)陳敬一笑。點起道。快莫乾娘仙娘的咧。仔細看。有人拌嘴。且安歇是正經。

說罷。去這裏紅英等。也便歸寢。一合眼。已香夢沉沉。骨節兒便如融酥了似的。好不甜適。直至紅日滿牕。方纔懶洋洋起來。過了兩天。那看荒園的賀婆子。果然覓來。特意的換了件新藍布衫兒。也收拾得光頭淨臉。拾了一藍野菜豆角之類。遮遮掩掩。到陳家門首一望。恰好有兩個毛頭小廝。在門首坐橙上頑皮胡吵。見了賀婆。喝道。這是屬唱牧羊卷的咧。早飯已過。午飯未到。請你趁早另趕個門罷。賀婆道。呵。唷。小大叔們。不當家花拉的那裏話來。我老婆子。還是這宅上的老古董哩。不過你們晚來後到。不曉得罷了。今天是望望舊主人家。快請領我進去。說罷。東張西望。笑道。比往年門口兒。越法氣概了。那兩個小廝。那裏肯信。只眯着眼與他打混。左攔右拒。鬧得賀婆子進退不得。正在不可開交。恰好梁方慢慢覓來。賀婆子大喜。拍掌道。你看怎樣。他老人家出來咧。還不躲開我。說罷。拋掉小廝。直奔梁方。梁方果然還認

得他。便細問所以。引他入去。那兩個小廝。却一面笑。一面向內飛跑。剛跑到跨院門邊。恰好花娘子要尋梁媽媽說些事體。正挺起頸兒。擺着兩袖。蓮步細碎。一路咯登登。慌花兒般跑來。兩下裏撞個正着。前面那小廝。一顆頭已撞到花娘子乳旁。虧得花娘子脚步便利。趕忙一閃身。順手兒揪住他角毛。恨罵道。瞎蛋蛋子。待趕齊化門去哩。這等胡撞。等我搗掉你的皮。那小廝雖被一揪。百忙中還聞得一股甜馥馥的香氣。便使勁兒掙開。先向後面那個小廝一吐舌。然後向花娘子道。好嬌嬌。這却莫怨我。都是那老不死的甚麼賀婆子。方纔來鬼混。我兩個因失笑一跑。纔撞着嬌嬌。花娘子聽罷。不由細根問。兩人一說。花娘子聽得賀婆忽找陳敬俊眼兒一轉。已明就理。暗笑道。我看這雌兒。便不是正經貨哩。當時却板起面孔。嫋嫋而去。後面那個小廝。却咬着小指兒。作鬼臉道。不知怎的。我就愛看花嬌兒這個俏步。前面那

個忽將鼻頭一抹。噙的一聲道。快閉了你的嘴。仔細着國安哥拳頭利害。花娘有心而國安無意。然旁觀冷眼。自有一番誤揣。寫來入妙。而筋節亦自縝密。兩人一路譁笑。惹將去了。花娘子更不怠慢。先尋着梁媽媽。匆匆說完話。隨即蝸蝸蜚蜚。踱到陳敬室外。果聽得賀婆子刮刮而談。少時陳敬却笑嘻嘻低語一回。只聽賀婆子連應道。當得當得。只要官人肯賞臉兒。不嫌猥陋。我那裏且是僻靜哩。又聽得兩人噉噉一回。少時賀婆忽笑道。啣啣。還用這個作甚。官人若如此。顯得我太愛鈔了。陳敬道。不是這樣說。你那屋兒多少須整理整理。那裏不用錢。難道還有陪肉的廚子麼。賀婆子道。既如此。我別過官人。專等伺候。陳敬道。好好。花娘子聽到此。便聽得有步履聲。趕忙抽身。躲向一旁。果見個老媽媽子。一手提了空籃。那一手却在懷中。捏捏揣揣。笑笑迷迷揚長而去。料得便是賀婆子。當時一路沉吟。惹回跨院。只見紅英。

着了一身短衣褲。青紬蒙髻。揹起藕也似兩支玉臂。一手執鞭。一手拄腰。伶俐俐卓立階下。指點着小二舞叉。小二前聳後跳。左五右六。甚麼撒花蓋頂。咧古樹盤根。咧鷗鷗。舞得飛花滾雪。花娘子看去。委實不錯。少時舞罷。紅英便一一指示起來。方知裏面還藏着許多破綻。小二恨道。只是我記性有限。學到老也是笨腳兒。不然我便跟了姑娘。到茹家去。多少也添學些哩。花娘子笑道。喲。你不去不打緊。我却有些捨不得哩。（口利如刀）小二睡道。沒得浪張致。紅英一笑。混了過去。却是心頭甚不自在。當晚與陳敬閒談。便暗暗囑咐他。留意花娘子。陳敬笑道。那是個廠口布袋。就是那種性兒。理他作甚。談到賀婆子來一段事。兩人含笑會意。從此兩人時時出遊。不消說那處荒園。便成了幽期之所。賀婆子合該老運亨通。倒安穩穩撈了些風流布施。如此光景。轉眼又是兩三月。紅英累次催赴茹家。陳敬這當兒一腔情思。正

火也般熱。只延宕了下去。那知男女祕會這件事。最易發露。所以古今來許多的情場祕事。不期然而然。都一一表白。供人談論。若說是本人自述。恐怕沒這種道理。不過當局者迷。只顧了那一手活兒。舒舒齊齊。便被人指破了脊梁骨。他也不理會了。所以君子慎獨。總期衾影無愧。就是恐視指所集。凡事都當如此。又豈僅男女一端。又有說笑談的道。天下事最易作的。便是男女偷情。你想無論何事。兩人須作不來。獨有這件事。只須兩人。並且不容再攙加人的。是再容易沒有了。天下事最嚴祕的。又莫過男女偷情。你想兩人中。無論男女。誰肯自攬狗屎。臉上來貼。當其時見證的。不過衾兒枕兒。燈兒月兒。便是有闖來硬作干證的。也不過虱兒蚤兒。蚊兒蠅兒。雖他們看個淋漓盡致。各族類相聚笑談。或者還是有的。若說能向人傳述。也是斷無此理。你想是何等嚴密呀。閒言少叙。且說紅英陳敬。兩人一番甜蜜蜜光景。不多

時節不但花娘子備窺底蘊。便連小二這樣樸質人也都有些覺得。陳家人衆。自不消說。倒將老僕梁方。擔憂得甚麼似的。便暗中言語之間。向陳敬說道。既是田姑娘不辭遠道。堅意尋師。主人便當早些安置。以成其志。耽延久了。恐不便當。陳敬有甚麼不明白的。只得就基兒。暫且下台。當時一口應允。便煩人先到黃岡。商通茹家。又整備了豐盛贄禮。將紅英四季衣服。並隨身應用之物。都打點停當。便擇日送他前往。特命梁方跟隨伺候。臨岐飲餞。兩人不勝戀戀。小二更加悽惶。只望得影兒不見。還愣在那裏。虧得花娘子硬將他拖轉來。陳敬迷迷糊糊。只覺茶飯無心。過了幾日。方覺好些。只得打疊起精神。料理家事。邀了羣輕俊朋友。抽空兒就家中藝場。打熬氣力。這羣朋友。一個是吳興禮。山西人民。先輩因開設當典。後來歇業。便寓居這裏。此人身裁俊偉。足智多謀。同輩中都稱他爲吳鬼。谷腹隱機謀。深沉不露。一個是

回教中朋友。姓馬名勝。世以屠宰爲業。此人生得身裁長大。帚眉環眼。青黑面孔。一個大鼻頭。扎扎實實。還有一件勝人處。是素有嫪毒之目。並且性子兇狡。還有兩人。一名高佩忠。是書吏之子。一名韋保琳。却是個落拓秀才。好端端拋掉書本。攙在一干遊俠中。終日鬼混。其餘之人。大概都是負氣少年。不必盡述。陳敬搭了這班人。雖是歪廝纏。沒甚正經。却不知不覺。武功日進。國安不消說。自然攙在裏面。所得技藝。抽空兒便教給小二。兩人却廝混得十分親近。這却是國安因梁媽媽時。囑他道。小二這人。心眼兒好。不過。怪得人意的。你先前誤傷他一箭。總使我過意不去。他既好武。你便抽空教他些。豈不好麼。國安爲人也十分孝順。所以都如母命。那知花娘子偷看情形。又誤會到別處去了。一日小二閒着沒幹。忽想起國安會求他打個佩囊上的絲結兒。便檢出許多色線。顛三倒四價。搭配起相端一回。花花綠綠。覺着

怪好看的。便興匆匆弄將起來。那知整日價掄刀舞劍。手皮粗得鋼錯一般。並且生硬非常。一沾絲線。刷得噉噉怪響。不消頃刻。業已絞作一團。沒奈何。耐性兒撕擄半晌。方纔清爽。不由直起腰來。長長舒了口氣。偶一回頭。那花娘子不知多早晚。躡進。正瞅着他笑得抹蜜似的小。二冷不防。竟嚇得猛一哆嗦。一抖手。那方尋出的線頭。又復糾纏起來。不由笑恨道。都是你這促狹鬼。快替我弄好。便放過你。花娘子笑道。奇呀。這不是拉不出屎。怨茅廝。栽了跟頭。怨地皮麼。你便要拿牌官。也不是這等說法。說罷。湊來一看。只見亂糟糟各色線。通沒些搭趁樣兒。不由唾了一口道。別看你詭頭傻腦。鎮日價長踢短打。這些活兒。還須請教老姊哩。說罷。真個與他酌好綫。道。你是要個雙桃式。是要個蝴蝶扣兒。再不就弄個鳳穿花式的長牌結兒如何。小二道。你只看着弄罷。我那裏知他喜歡那樣兒。花娘子聽得一個他字。便料是國安。

不由笑着點頭道。原來是他的呀。這越法好弄了。說罷輕拈慢引。纖指如梭。左一掏。右一串。盤花簇彩。不消頃刻工夫。竟結成個玲瓏剔透的同心結兒。拈起剪子。剪了餘線。又端相了一番。向小二面前一晃。道。大吉大利。同心百歲。我給你們念個喜歌兒。何如。說罷笑盈盈便跑。不想一個哈巴狗兒。正臥在門檻下。一脚蹯個正着。猛的一叫。將花娘子驚的一哆嗦。小二合掌道。天報天報。飛也似趕來。正是

締好無端思引鳳

言情有意忽驚鷹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窺豔札馬勝起淫心

遭冷局紅英捐傲性

且說小二聽了。却不甚懂得。料得他是打趣的話。忙要趕去。他已去遠。原來花娘子這人。輕俊口快。却是熱心眼兒。並非一定是邪淫之類。先前與國安

耳髻擗麼。風月性兒。未免芳心中沾沾戀戀。後來國安總是如親姊弟情誼相待。不知不覺。花娘子一點不正情愛。倒變成很純潔的了。這當兒。既見小二與國安頗爲相配。便想與他們撮合起來。自己心內。方覺舒齊。這個念頭。非同小可。便是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的說法哩。若細繹起來。還是當日自己一縷深情。所醞釀變化出來的。可見這情之一字。但看用在那裏。推開來說。古今來聖賢豪傑。跳盡傀儡。勞勞一世。還不是爲情之一字。所驅使麼。話休煩絮。且不提花娘子。從此有意與小二爲媒。再說陳敬。不時價思念紅英。只苦的是茹家門戶。等閒不許人踏。沒奈何。只得候歲時令節。便遣那賀婆子。賣了衣服食物等類。去望看紅英。兩下裏通的情書。無非是海枯石爛。掬心掬肺的話。如此光景。堪堪兩年有半。陳敬屈指一算。這兩地相思。竟居然快限滿了。不由心下暗喜。這年中秋節。便興匆匆整備了許多珍物。仍命

那賀婆子去望紅英。過了兩天。恰好那馬勝等一班人。前來相訪。大家在前廳。高談闊論了半晌。時已過午。陳敬便備酒相款。正吃得半酣。只見一個小僕進來。向陳敬低回了句話。陳敬不由雙眉一展。笑向衆人道。諸兄慢飲。我去去就來。說罷。隨那小僕出廳。一擺手。小僕退去。自己竟躡入廂房中。便聽得有老婦語音。我老婆子長二官人短的。鬧了一陣。衆人正狼吞虎嚥。酒到杯乾。都沒理會。只有吳興禮。心下納罕。便疊起兩指。敲着桌兒道。我猜陳兄定有些心窩兒內的喜。怎麼說呢。他那兩條眉毛。不會客氣的。這就叫誠於中形於外。馬勝正端了一大杯酒。不由撲哧一笑。道。你這股鬼勁兒。又來咧。興禮道。你如不信。且悄去張張兒。若我這話。說在空地。便罰我這大杯。如何。馬勝道。真個的麼。說罷。趁着酒興。竟悄悄手躡腳。躡向廂房。這裏興禮等。含笑相待。那知這一作要不要緊。後來竟引出多少事故。反正陳敬該晦氣罷了。

且說馬勝輕輕躡入。貼榻屏貼穩。就簾縫一看。便見陳敬與一個老婆子對坐。那老婆子正指天畫地的說道。官人還沒見哩。那紅姑越法出落得畫上人一般。比先時又高了許多。越顯得婷婷嫋嫋。只那嫩臉兒紅紅白白。一團室光。我去的當兒。他正晚妝纔罷。漆黑的嬾髻兒上。插一朵秋棠。穿一身玉色洒花袂衣褲。正站在階下蹴毬兒。引逗貓子。見了我來。便如求乳的孩兒一般。一撲拖住我。恨不得啃我兩口。直拖入他屋內。一面問官人安好。一面珠淚亂滾。倒招得我鼻翅兒酸酸的。恨不的生出一百張嘴來安慰他。便將官人之意。細說一遍。他方纔眉頭一舒。腮兒一暈。不知不覺。兩個酒窩兒一現。噲的聲笑了。馬勝聽到這裏。不由心上奇癢。素知陳敬家事。便料得是說紅英。趕忙凝神聽望。只見那老婆子。一面胡噪。一面由懷中掏摸。畧一沉吟。却掏出一封書札。遞給陳敬道。官人看紅姑回書。管保喜歡哩。說罷笑吟吟

覷定陳敬。陳敬忙接折一看。大略是會合不遠。情致纏綿的詞意。末後却有一行小字道。附身褻物。先寄將意。見物如見妾也。陳敬喜得直跳起來。便草草揣起書札。伸手向賀婆子道。了不得。你怎這樣慢騰騰的。快些將來。賀婆子一面忍笑。一面故作一怔道。官人待要甚麼。陳敬跌脚道。你瞧。便將書中有寄物的話說給他。賀婆子又作猛省的樣兒。笑道。咳。真正老沒用。人家紅姑再三囑咐我帶來。我竟自忘掉。說罷只是乾笑。陳敬會意。便笑罵道。你真正是積世精怪。滴水不漏。難道我陳二官人。大錢大鈔。都用慣。還吝嗇這小節目麼。賀婆趕忙道。啣了不得。這却說撐咧。我是與官人取笑哩。說罷不慌不忙。從懷中摸出個細胞兒。只略一顛弄。已有一股異香。鑽入馬勝鼻孔中。趕忙望去。便見陳敬笑嘻嘻接來解開。這一解不打緊。險些兒將馬勝靈魂攝上半天。原來是一雙桃紅軟底鞋子。尖翹翹趁着綠提錦帶。好不可愛。賀

婆子還低笑道。紅姑說只穿得兩宿哩。陳敬喜孜孜看罷。百忙中却收入櫥中。竟將馬勝偷看得癡癡迷迷。生恐陳敬覺得。不好看相。忙躬這腰兒。一句中有眼。與石頭記賈璉彎腰笑恨平兒同一筆致。彎蝦一般。悄悄趲回廳向衆人低低笑訴一番。吳興禮含笑拍案道。你看如何。這杯酒還該馬兄吃哩。正在喧呶。便聽得陳敬脚步響。大家一擠眼。依然好端端吃酒。陳敬沒事人一般。道聲失陪。入座相勸。馬勝這廝。沒看到書中言詞。還不盡興。便悄悄一踹興禮的脚。興禮會意。兩人便大杯價來灌陳敬。陳敬趁着欣喜。都不理會。少時竟吃得東倒西歪。向椅背一靠。沉沉便睡。馬勝湊向前。只作斟酒。一伸手。摸入陳敬懷中。容容易易。將書札取出。大家便湊攏來。打開一看。只見兩幅薛濤牋。字迹清媚。上面寫道。

待說相思。從那裏說起。團團月子。知道你我情和緒。倚遍欄干。也沒些道。

理害得人啾啾唧唧。眉斂鬟低。寸心兒怎樣將得去。釵兒鈿兒。終不爭人氣。算將來。只有這香鉤鳳寫。燈前被底。偎偎依依。勾將起萬縷前情。長在阿儂心子裏。呵。隋隋。你你你。曼聲繁響。雅豔絕倫。遊戲之筆。乃奪近日白話詩家之席。咄咄怪事。當時衆人看罷。都伸眉擠眼的悄悄道。妙妙。惟有馬勝。越法情牽惹。還是吳興禮老成些。忙草草折疊起。裝入信筒。置在陳敬懷中。搖手笑道。別這麼頑法了。看他醒來。下不來擡。當時便喚進僕人。扶陳敬入內。大家各散。這且慢表。但是那紅英自赴茹家後。怎生形情。想讀者諸公。都盼得眼巴巴的。要知究竟。今且轉筆述來。原來紅英自那日別過陳敬。竟赴茹家。一路上便聞得梁方說起茹家規矩。怎樣利害。却是說得揭二騙三。沒頭少尾。大約一半兒。多是傳聞。到鬧得紅英。十分悶悶。這日行抵茹家。紅英留神一望。只見高聳聳長延延。好大一所房舍。四週圍牆。渾磚到

頂便如銅牆鐵壁。門口兒更加壯麗。兩扇竹節攢花鐵頁裹木黑大門。黃澄澄獸環緊扣。門楣懸額。斗也似大字。上寫朱郭遺風。迎門一座照壁。更加別致。竟有數尺之厚。成了個方形兒。地面上從門到照壁。長廣數丈。都是堅大長磚。砌成許多方勝兒。其餘空地。都用石子填砌。門右一塊上馬石。渾然素扑。門左那塊却雕鏤得十分精緻。更奇的是門兩旁數十步之遠。便用鐵索圈定。彷彿是不許人踏腳一般。當時紅英看罷。十分納罕。便與梁方下馬來。在鐵索外站定。梁方道。姑娘且望望罷。我們還須轉向他後門哩。紅英道。這是爲何。梁方沉吟道。我聞得他這大門。許多講究。說是甚麼有出無入。大約是都走後門兒哩。紅英聽了。越法納罕。只得各牽坐騎。轉向後門。那門兒却大廠着。恰有個老僕。低頭掃地。梁方走上。說明就理。那老僕望望紅英。便來接過坐騎。引到院中。這院中十分寬廠。都有圍房。便囑紅英暫候。將坐騎交

與梁方匆匆到內院門首。那裏壁上卻掛着一面小小銅鏡。他便摘下槌兒輕輕一擊。裏面便有人應道。知得了。紅英暗想。怪不得人說他家有些規法。果然嚴肅得狠。正在呆想。只見走出個僕婦。後面跟定個雙髻丫頭。紅英眼快。正是那日在章華駟所見的那個尋鷹的女孩。便見他笑吟吟。搶到僕婦頭裏。劈頭更問道。怎麼那位阿姊沒跟來。我還怪想他哩。說着鶻碌碌兩支眼。只是打量紅英。那僕婦略問情由。便知是紅英到來。當即擁定他。直入內院。那丫頭早飛也似跑向前面去了。這裏梁方自有那老僕款接。引入圍房內。一一安置人騎。次日自行返回。不必細述。且說紅英一團高興。扎括得花賴鶻一般。又自負材藝。料得這一來。茹家婆媳必聳動得甚麼似的。正打點了一肚皮不佞不卑的話。作爲見面款接的預備。那知入院之後。只見靜悄悄的。通沒人迎出。直穿過三層房。卻由個角門。蹺入一所陋院。室中陳設。

十分草草。竟如僕婢所居。不由心下十分怙懣。只得由那僕婦安置行裝。自己呆坐半晌。竟沒人來理。這當兒饑腸碌碌。只管怪叫。只得起身來。徘徊一番。又將行塵打拂乾淨。新來乍到的。又不好問長問短。直挨至日色平西。方見那僕婦慢騰騰的。手托着飯盤。紅英一望。卻是一盆粗糲飯。一大碗清羹苦菜。以外鹹菜一碟。更無別物。紅英有生以來。大約還不曾見過這東西。卻是還疑惑是僕婦所用。暗笑茹家這等過法。倒是個省財主哩。正在思念。便見那僕婦就桌上擺列停當。紅英剛要跼起躲開他。那僕婦道。姑娘一個人兒用飯。不消客氣了。便清坐罷。說罷將白竹篸兒也擺好。盛了熱騰騰。岡尖豎流的一碗飯。置在紅英跟前。笑道。姑娘若鹹菜不夠用。請言語聲。就是說罷。拾盤自去。這裏紅英詫異之極。反倒好笑起來。暗唾道。這許多鹹菜。還不夠。我還不待變蝙蝠兒去哩。沒奈何拈起篸來。試嘗一口。可煞作怪。竟

十分香甜。作者寫到這裏，忽想起童時一段趣事。有一日恰值年節。作者那時只有七八歲光景。嚴慈在堂。墳簾和樂。那種快活。就不用提。從祭竈吃糖瓜起馬。齊頭吃到三十晚响的肉餃兒。甚麼糖菓咧。年糕咧。花生風粟咧。蠟魚封鷄等類。夾七雜八。這幾日直裝得肚皮圓掙掙的。接着便是開正家筵。並伯叔嬸姆。大家賜壓歲錢。不消說這筆款。照例的不許贖。都打點到口頭上去。末後竟弄的不飢不飽。也想不出甚麼可喫的來咧。未免食多傷心。好端端的飯拿將來。眼兒一瞟。登時氣得雷禿子一般。（北方謂小兒善嘔氣。曰雷禿子。）婢僕們。偶一攙言。登時便撒酥兒。作者乳母。便笑道。你這等掉蛋法。莫非像那個南方王子。要吃個紅嘴鸚哥抱玉石麼。作者聽了。不解所以。乳母道。你且靜下來。待我與你說一樁古事。這句話不打緊。不但作者手舞足蹈。便連作者兄姊。都閃的聲圍攏來。頃刻靜悄悄。目不轉睛的。望定

乳母那張濼乾嘴。乳母便說道。有這麼一家子（此語爲說古事開口第一聲。幾如板定文法。不知南北習俗相同否一笑）作者便大跳道。算了算了。我替你說罷。下面是大鍋裏熬鴨子。鴨子一扎煞。吓殺一家子。是也不是。乳母聽了。倒笑得喘不過氣。作者的大姊。便狠狠瞪了作者一眼。乳母接說道。有這麼一家子。夫婦兩口。住在山村中。買豆腐爲生。一日清晨。夫婦整理好店面。熱烘烘白玉塊似的大豆腐。也得咧。正在忙碌。只見從山道上。慢騰騰的來了一騎戰馬。金鞍玉勒。十分駿美。馬上。一人。年方二十餘歲。生得龍顏鳳表。一貌堂堂。身穿金索連環甲。腰佩珠鞘龍泉劍。好個氣概。卻是沒精打彩。在馬上前仰後合。彷彿疲困不堪的光景。一見豆腐店。忽然大悅。忙跳下馬。繫在門外。大踏步入來。直據高座。一迭聲亂喊道。店主人那裏。快端些食物來。夫婦忙跑來一問。方知他是南方諸蠻中一國王子。因與鄰國交戰。大

敗而逃。齊頭三日三夜。沒沾着水米。直跑到這理。所以喉急如此。當時夫婦驚歎之餘。左思右想。人家既是一國之王。自然終朝玉食。這豆腐店中。可有甚麼吃的呢。思索一番。只得就後園中摘了些新鮮菠菜。將紅腴嫩根兒。削得尖而且彎。配了豆腐塊兒。加些椒油鹽料。熟騰騰作了一碗湯。紅着臉端將上來。以爲這王子一定喫不來。那知王子一見澄清的湯兒。趁着雪白碧綠。還有緋桃顏色。許多東西。就這鮮妍色兒說。已經饑涎欲滴。何況一股馨氣撲鼻鑽來。不由登時大悅。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傾刻入肚。覺這種美味生平未經。大笑道。妙妙。店主人快照樣作來。倒將夫婦倆怔住。便又作來。不消幾口。早又淨咧。直作了三次。王子方捫着肚皮道。罷了罷了。小王雖處富貴。竟不知此等美品。你且報個名來。以備回宮後。命御膳房仿作。便可長享。這一問。却將兩口兒給怔住咧。要從實說罷。又覺太不冠冕。沉吟良久。還是

婆子嘴兒巧。便道。這就叫紅嘴鸚哥抱玉石哩。王子喜道。好個漂亮名兒。便牢記在心。問了他兩口兒姓名居址。賞了一把金錢。上馬而去。回到國裏。不消說烹龍炮鳳。食前方丈。喫一擺二。眼觀三。的故態復作。鬧得胃口弱下來。任吃甚麼。都不得味。便想起紅嘴鸚哥抱玉石來。立刻傳命膳夫去作。這個啞迷。那裏去猜。不消說作來的都不稱旨。王子怒起。一連殺掉三四個膳夫。大臣們沒法。只得請王子明示。到底是甚麼珍奇東西。王子這纔細細一說。大家方恍然。便是那菠菜豆腐湯。忙用十餘文錢。買了一大堆。如法砲製好。王子一嘗。越法沒味。登時又殺掉一個膳夫。鬧得官府內外。大家愁眉不展。這當兒宮女中。却有一人。十分慧黠。暗自揣度一番。便自奏能製此湯。但有一件。王子須清齋三日。每日只許吃一甌澹粥。方可試製。王子準奏。果然清齋起來。大家都替那宮人捏一把汗。那宮人却不慌不忙。三日既過。那王子

已到餓十分涯了。宮人便作好湯。親自端上。哈哈。真也作怪。王子一見。登時如那日在豆腐店中光景。一氣兒吃完。連連讚美。便問其所以。宮人笑道。這滋味一道。原無一定。只在人餓與不餓罷了。當時紅英也。也因餓了大半天。所以覺粗飯香美哩。閑言揭過。且說紅英草草飯畢。僕婦撤去。不多時日落掌燈。料得今日沒人來款接了。只好明日自去謁見。枯坐一霎。也便安歇。次日起來。那僕婦匆匆端進一盆臉水。丟在那裏。道。姑娘淨過頭面。可自己潑去。門後頭有箕帚。便掃淨地罷。吩咐畢。扭頭就走。紅英怔了一回。只得自去料理。待了好久。僕婦又拾了一壺熱白水來。紅英方要開言。他又跑去。直至將午。又端了飯來。紅英一望。依然與昨天一個樣兒。當時用畢。便忙忙將帶來禮物。贖金。檢出。請那僕婦將去。引自己進謁。僕婦道。這禮贖金。便先將去。姑娘且請稍候。因我家老太太（指蕙仙）近日欠安。大娘子娘兒倆。不得工夫哩。

說罷。端起撒飯。擄了禮贊去了。這裏紅英還不在意。便更了一身衣服。呆坐靜候。空庭悄悄。只見那階下日影。徐徐而移。直候得心焦意倦。方見那僕婦。撇着嘴。蹇來。紅英欣然迎上。却見他一屁股坐榻頭。罵道。都是浪蹄子。叫我去碰釘子。紅英不由大怒。正是

驕氣未除難就範

惡聲忽至易凌人

欲知僕婦謾罵爲何。且待下回分曉。

第十二回

鑒微識遠老眼無花

涉險探奇雛鬢告警

且說紅英。見僕婦一罵。不由面色一沉。僕婦悟過來。忙笑道。姑娘莫多心。我是罵那猴兒丫頭哩。便是姑娘方來時。他不是合我接你進來的麼。他名喜兒。是伺候我家小娘子的。(尋鷹丫頭之名。到此點出。)方纔我到內。先將姑娘之意。向他一說。他笑道。巧咧。今天老太太安好許多。大家喜得甚麼似。

的。你便去稟明。保管就見姑娘。我呆鳥似的。果然向小娘子一說。不想小娘子正不耐煩。叱我道。甚麼要緊事。你這樣慌張。禮費且置下。田姑娘且多歇兩天。俟我高興再見他便了。你想喜兒多麼促狹。我不罵他。罵那個。紅英聽了。甚是不悅。沒法兒只得澹澹一笑。話休煩絮。便是這樣光景。直有十幾天。將紅英孤零零置在陋院。便如軟禁一般。弄得他火星亂迸。這樣個牝獅般的脚色。如何受得。有一日晚上。孤燈枯坐。越悶越無聊。深悔此行之誤。暗恨道。憑我這樣人。爲何自尋人侮。茹家婆媳。難道便是天上人麼。想到這裏。不由氣吼吼跳起。拾起刀。刷的聲抽出鞘。就燈下拂拭一番。自笑道。我也真個呆了。他這裏又沒甚麼銅牆鐵壁。阻人脚步。明日我便闖入見他們。好便不好。便廝併他一場。也沒甚要緊。想的得意。奮然登榻安眠。却是一時間。那裏睡得去。方要朦朧。忽聽院外兩個茹家僕婦。且行且語。一個道。昨天我託

人由北京稍來一把王麻子的剪子。果然名不虛傳。器具兒好的很。一個道。那是自然。他曾受過千錘百鍊。安得不成美器。紅英聽了。心頭畢逋一跳。悚然汗下。暗道。錯了。錯了。要得藝成。那有不受挫折的道理。我只須耐性撐去。纔是。如此一想。燥念都淨。倒沉沉睡去。從此言語舉止。馴謹許多。這些情形。早在茹小娘子偵察之中。一日便整備停當。要馴伏這野性紅英。命那僕婦引他來見。紅英好容易盼到這一日。如久處陰霾。忽逢晴朗。當時便喜孜孜。隨僕婦暫進內院。一路留神。只見屋宇連延。十分寬潔。僕婢奔走。各勤所事。連些大言語都沒有。少時已到頭層住室。早見喜兒垂手鵠立在簾外。趕忙一揭簾。紅英緊步趨進。茹小娘子正就東壁下。漆桌兒旁。端然坐定。只穿着青布家常衣。雲鬟玉面。肅穆非常。明眸一瞬。灼灼照人。紅英不由悚然。當時如禮叩拜下去。茹小娘子只略略欠身。命他起來。站在一旁。略問數語。却注

視他面孔。良久方罷。紅英只好小心低頭。這當兒簾外鴉雀無聲。停了一霎。茹小娘道。喜兒那裏。喜兒應聲。進。小娘子道。你且領他到大娘娘老太太那裏。喜兒道。曉得。當即頭前引路。穿過頭層室。喜兒方低語道。姑娘可還認得我麼。紅英道。正是哩。便用手指道。這二層住室。便是老太太居住麼。喜兒搖頭道。他老人家好靜。在後面住。便如佛堂一般。等閒不甚出來的。兩人一面問答。已到二層室外。聽裏面有人笑道。怪道喜兒這丫頭。慳進慳出。原來引了遠客來。啣說着掀廉走出。紅英一望。却是個半老佳人。生得雲儀月態。面容慈和。笑吟吟長眉彎黛。甚是可親。喜兒趕忙低語道。這便是我家大姑娘。紅英連忙道個萬福。大娘子道。不消得說罷。携了他手。端相一番。笑道。果然好個俊爽姿質。喜兒這時已牽廉伺候。茹大娘子便直將紅英携入。先笑道。我們且坐了談罷。不須行禮了。紅英那裏肯依。當時拜罷。侍立一旁。室內

一個婢女早移了座來。大娘子向紅英道：你且坐了講話。紅英只得謝過。然後就下首落坐。暗道：這位大娘子却是好性格兒。大娘子便殷殷與他談起。及聽到他所遭家難。不由歎道：如此看來。你却是個苦人哩。既到這裏。且專心習藝罷。我如今也沒這些心緒。好在小媳還能來得。你們一塊兒混。倒也不錯。說罷。又仔細看了他一回。回頭向喜兒道：你看田姑娘這雙眼。真個靈動。保管聰明得緊。你這丫頭。倒添了個伴兒。喜兒抵嘴一笑。不敢答言。紅英便趁空道：婢子聞得老太太染恙。想已大好。可容婢子前去叩見。大娘道：便是哩。現已全愈多日。既如此。我領你去。說罷。踮起前行。紅英與喜兒都跟在後。穿過這二層住室。那院落越法寬廠幽靜。盆花石橙。位置楚楚。階下翠森。森數竿脩竹。趁着布廉紙窗。一派古樸氣。使人神靜。當時一行人。直到階下。大娘子便止住紅英等。自己先去回明。然後方出來。向紅英一招手。紅英低

頭而進。偷眼一望。那老太太白髮婆婆。穿了件沉香色道服。正在佛几前添換瓶花新水。室內矮榻木几。旃檀微裊。踈落落置了幾部經典。粉壁上却掛着一柄長劍。七寶劍鞘。光澤異常。還是當年茹南池老英雄所用。不義丈夫的項血。也不知染了多少。而今却與這老太太作了個入道良伴。看起來英雄末年。大半都與這劍一樣。昔人有詩一首。道得好來。

祥金鑄就耿神鋒。留與人間雪不平。幾許恩仇端賴此。中風雨作龍鳴。
那寶劍之旁。還掛着一付對聯。墨迹淋漓。甚是古雅。寫的是

色相都空花不染 歲寒惟與竹相期

紅英看罷。方在沉吟。蕙仙一回首。倒將他嚇了一跳。只見這位老太太太精神。炯炯雙瞳照人。直不似年老婆婆。當時忙垂手鵲立。大娘子早就正中鋪下墊兒。紅英不待分咐。盈盈便拜。蕙仙拉起道。你到這裏。敢好多日了。你的來

意。吾已盡知。自有小媳們料理。却是我這裏規法緊嚴。你第一須守教法。更不可隨便行動。切記大門那裏。不可踏腳。待你學成後。自然明白。說罷。將紅英細一端相。忽嘖嘖讚歎兩聲。慨然道。姑娘材質如此。倒不愁學藝不精。但是存心作事。能學我們大娘子。我便歡喜了。說罷自己歸座。向大娘子道。你道我這話。是也不是。大娘子只好一笑。當時蕙仙又細細問紅英所能武功。點頭道。也還罷了。我們相處日久。你學藝之暇。只管向這裏來。與我談談。通不必拘束的。說罷。靄然一笑。大娘子登時欣然。悄悄向紅英道。我們且退去罷。說罷。領紅英出來。行到院內一個角門邊。向喜兒道。你便送田姑娘回院歇息。我還須到老太太處。說罷。暫回去。這裏喜兒便與紅英出了角門。却是一條長箭道。走了良久。方纔暫到紅英所住之院。喜兒笑吟吟跟入屋內。言三語四。好久方去。且說茹大娘子復入室內。蕙仙道。我看田姑娘這人。聰明有

餘氣質不正。如學藝太精。倒足爲累。可囑咐孫媳婦。當心一二。教他個十分七八。也便罷了。茹大娘道。或者年幼人氣質不定。也是有的。蕙仙道。不然。他那眸子。却沾些邪媚之氣。不過爲美貌所掩罷了。婆媳又談了一回。大娘子方纔退出。從此紅英便每日按時學藝。他本是絕頂聰明。又加着素有根抵。不消說一點便悟。天下爲師的。那有不樂育英材的呢。因此茹大娘子倒十分喜他。却是時時設法挫他驕矜之氣。茹大娘子秉性和厚。是看得天下沒有不好的人。喜愛紅英。更不消說。惟有蕙仙。靜極生慧。早料定紅英將來必興妖作怪。只好暗歎爲劫運使然。因此時時講今比古。拿話兒去敲醒他。光陰迅速。忽已兩年有餘。紅英自覺藝足。拘束日久。未免春懷撩亂。恰好端午節。陳敬又使賀婆子前來望看。相見之下。紅英不禁引起舊歡。便絮語陳敬近況。那賀婆子又是個虔婆脚色。自然甜甘甘柔嫩嫩。來了一套連皮帶骨。

的風情話兒聽得紅英蓮臉生春。只管咬了小指兒呆想。不想這番光景。却被那僕婦聽窺去。正在合同伴們繪聲繪影的說笑。忽見喜兒一脚跨入。大家一擠眼。便頓然住口。喜兒笑道。背地不談人。談人沒好事。倒是怎麼件事。我須聽聽哩。僕婦一撇嘴道。喲。誰家十七八大價丫頭家。耳報神似的瞎打聽。喜兒笑道。你不肯麼。我有道理。說着伸開兩指。向僕婦頸兒撻上一捏。僕婦呵唷道。別這麼動手動腳。我說就是。便將賀婆子與紅英一段光景。細細說出。喜兒聽了。笑得撲天哈地道。莫非那甚麼陳敬是他漢子麼。僕婦道。可了不得。這是甚麼話。好姑奶奶。你快去罷。別嘔得人肚兒痛了。喜兒笑嘻嘻。羞出。他知甚麼輕重。便趁空兒一五一十。向茹小娘笑訴一番。還以為這段新聞。採訪得有趣。那知茹小娘子登時面色一沉。喝道。怎這等沒規矩。這也是胡說的麼。喜兒不由失色而退。却是茹小娘子十分不悅。暗察紅英那一

派驕矜氣。又漸漸發露。過了些時。便交秋節。紅英寄鞋後。越法引起情思。又自以藝已大就。便不甚留意。茹小娘子諸般囑咐。一日忽想起那大門所在。不可踏腳的話。便自恃本領。倒要探個究竟。即悄悄蹚出。超過長箭道。來至二門樓邊。端相一番。只見方磚砌地。十分平坦。並沒異樣。只是靠大門洞。後檐滴水下面。一排豎瓦砌的古魯錢。望着錢眼虛空。彷彿是承洩雨溜似的。門洞兒中間。四扇洒花綠油屏。却閉得牢牢兒的。屏門兩旁壁上。嵌着兩具猙獰獸面。張着老虎似的大嘴。地下却密鋪衫板。橫楣上還高懸兩具大銅鈎。想是爲懸燈之用。紅英看了一回。暗想道。若就輝煌局面而論。也不過像自己家中。爲何鬼鬼祟祟。便不可踏腳。或者茹家婆媳。特地欺人。大家便跟着闕傳。也未可知。想到這裏。不由蹙起脚步。慢慢向門洞後檐下蹚來。剛踏着一個古魯錢緣。只聽踏的一聲。由錢眼中射出一支弩箭。紅英大驚。剛要

跳向杉板。只聽後面有人大叫道。去不得。風也似跑來。攔腰抱住。直拖到二門邊。方說道。呵。好險。好險。姑娘。今天是怎麼咧。若不是我遇着。那還了得。紅英定睛一看。却是喜兒。已嚇得蠟渣似得顏色。不由怔着道。這是怎樣。喜兒搖手道。快走罷。我家小娘子知得了。須不是耍處。說罷。直拖轉紅英。叮嚀一回方去。紅英翻復沉思。終是摸頭不着。只得丟開。一日又從茹小娘子授藝。試了一路拳脚。真個有搥碎鶴樓。踢翻芳洲之勢。果然名師所授。不同尋常。試罷卓然立定。向茹小娘子微笑道。吾師看弟好技藝。還沒甚破綻罷。說罷。明眸四顧。十分得意。茹小娘子略一沉吟。更道。破綻呢。也無一定。但看敵人技倆如何。若單身試拳。自然可稱沒破綻了。紅英聽罷。不由不悅。趁着傲氣。便冒然道。那麼吾師既如此說。何妨當場指點一二。茹小娘子道。使得。於是兩人各站好。叫得一聲請。登時打將起來。一對玉人。珠聯璧合。端的好光景。

但只見。

雙峯對峙。瓊樹爭輝。玉臂縱橫。金蓮錯落。一個是紅閨嬌女。氣薄風雲。一個璇閣嬌娃。名傳宇宙。鬢雲鞞處。腰式如弓。蓮趾騰時。履痕似月。渾內外一家之宗派。合南北地之拳門。騰踔無形。變化有則。真個是嬌喘不聞聲細細。巧敵惟見態依依。

當時兩人來來往往。便如飛仙一般。紅英妄想爭勝。步步逼緊。茹小娘子只給他個自在遊行。隨意抵擋。引得紅英性起。少時覷個縫隙。一足飛來。茹小娘子忽的喝聲着。微駢兩指。點到紅英脛腕。紅英但覺如一股針氣一般。直達上身。登時心頭犯惡。迷悶要倒。茹小娘子趕忙向他背後。輕輕一掌。紅英吁了一聲。方纔站穩。不由撲翻身便拜。叩請所以。茹小娘道。這不過是點穴成法罷了。紅英當時也不敢細問。却是從此念念在心。依然專心習藝。這當

兒飛檐越壁。只如尋常。諸般兵器。無所不通。更妙的便是刀法。有七十二招變化。真個是潑水不入。這時距三年學滿之期。只好有個把月。紅英暗想。佳會不遠。好不高興。卻有一件。總想學會那點穴法。方纔如意。那知茹小娘子十分機警。本不肯輕傳絕技。又搭着暗奉了蕙仙囑咐。便決意留了這一招兒。彷彿那俗語說的。貓兒不教給老虎上樹一般。只有茹大娘子。爲人誠厚。被紅英苦纏得沒法。幾次命茹小娘子教他一二。小娘子只是不肯。也只得罷了。那知這一來。這段邪緣。將來却落在冷田祿身上。此是後話慢表。且說紅英。一日正思量這點穴法。低頭悶坐。忽見喜兒揚揚走來。笑道。姑娘不多日便要學滿轉去。應該歡喜纔是。爲何反悶悶起來。紅英正在無聊。便拿他打趣道。你終日小鬼頭似的。且猜猜如何。喜兒便趨勢坐在下首。笑道。這不用三猜兩猜。一猜便著。姑娘管保爲大家熱刺刺相處一場。一旦分離。怪割

捨不得的。紅英道：世上無不散的筵席。倒不爲此。喜兒道：既不爲此。或者我們小娘子得罪姑娘來。紅英笑道：越法不是爲師的調理弟子。應該訓斥。我還求之不得的哩。喜兒聽了。仰起頸呆想半天。忽想起那日所聞甚麼陳敬的一段話。不由失口道：喲。我可猜着了。姑娘一定是想他罷。這句話劈空而來。倒猛將紅英怔住。便笑道：這愁了頭。好不糊裏糊塗。這個他。可是誰呀。那知喜兒話方出口。業已後悔不迭。暗想糟咧。這片話如何能向他說。登時羞急得紅雲飛起。連頸帶臉。被紅英一問。越法不好意思。還虧他心眼兒快。便笑道：姑娘一定是想那個跟隨你的阿姐。紅英唾道：我想他作甚。這越法不對勁了。喜兒這當兒。還覺得臉上熱烘烘的。便順手來了個貓兒洗臉。用手抹了一把。呵欠道：（凡人一阻興。沒意思。登時懶倦。此等處都見微細體貼。）姑娘你老實說了罷。別這麼打悶壺蘆咧。紅英一笑。方將思量學點穴

法之意說出。喜兒道。這倒難哩。我們小娘子。是因人授技。都沒一定。將來娘兒們那裏。就不見面咧。趁他有時歡喜。姑娘再求教。也不爲遲。還發悶怎的。說罷。點起鬚。出紅英。順步送到屋門口。只見喜兒剛走到院門首。忽的一怔。大叫道。不好。回身飛也似跑來。紅英大驚。正是

絕技未成方缺陷 驚聞又到費躊躇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曉。

第十三回 化鯉門豪餞辭師 襄陽城淫徒遇豔

且說紅英。忽見喜兒慌張跑回。猛然一驚。喜兒竟奔上前。附了紅英耳朵。細語良久。聽得紅英驚驚聳聳。不田謝道。你這番好意。吾已都知。便當依你話去作。喜兒復密囑良久方去。俗語說得不錯。貓狗識溫存。這便是紅英素來溫煦喜兒的好處。所以到緊關加要之處。竟虧他預洩秘密。當時紅英沉思。

一番。只待窺空行事。這當兒。茹小娘子。越法教授加緊。只有晚上。還有些閒空。屈指學滿。還只有十餘日。陳敬便由家整備鞍馬。依然命梁方來接紅英不題。且說紅英見爲日無多。剛要如喜兒囑咐去行事。恰好這日。茹小娘教授罷。喜道。可賀你功力圓滿。已到十二分火候。不久便當遣你歸去。只是有一樁要事。我家向例如此。便是臨行之時。諸門洞開。爲弟子的。須由內一直殺出。從大門而去。這番意思。是怕那爲弟子的。學藝不精。有辱茹家名譽。却是那大門內外。有許多利害機關。只憑你來領_本閃。出得去的。自然成功。偶一失神。或被阻遏。還須留學三年。倘或不幸。或傷或死。都不能定。爲日無幾。趕快日夜加工練習去罷。紅英聽罷。只驚得亡魂落魄。幸虧還聽得喜兒先草草說個大概。稍爲得點主意。當時默默退去。那敢怠慢。挨到夜深人靜。躊躇一番。便悄悄趨向箭道。略一聳身。已貓兒般跳入二層住室院內。由牕隙

向內一張。且喜茹大娘子還未安歇。正端坐椅上。對燭觀書。紅英忙悄步而入。一掀內室簾。闖然直入。突的跪倒大娘子膝前。手扶膝蓋。嗚嗚咽咽。一場好哭。這都是喜兒的錦囊妙計。他算看準了大娘子是老好子咧。當時大娘子忙道。怎的怎的。便要扯他。紅英更來得甘脆。索性雙手抱膝。一頭扎在懷內。哭叫道。大娘娘救命罷。茹大娘子見他嬌啼宛轉。果然受不得。不由自己眼睛也酸酸的。拖他道。不拘甚麼。姑娘快起來。紅英道。大娘娘應許我。方敢起去。大娘子百忙中連道。當得當得。紅英這纔拭淚。跼立一旁。將那會子茹小娘子分咐的一番話。說了一遍。茹大娘子道。我當是甚麼大事。原來爲此。此是我家老例。不會免得。姑娘所學甚能。斷不致或有意外。紅英道。只是那大門內外。許多利害機關。還求大娘娘密爲指示。說罷又要拜將下去。茹大娘子一面扶住。一面沉吟。正色道。你既說倒此處。也怪可憐的。却是你此行。

之後。身負絕技。必當用之於正。我們婦女家。雖不能致君澤民。但是行俠尚義。種種拯濟之功。還作得來。你如誓遵我言。我方指示於你。說罷。一團誠懇之色。注定紅英。紅英連忙沒口子指天誓日。茹大娘子喜道。如此却好。但誓不虛發。日後倘若違背。你自己終蹈不祥。別人須救不得哩。（寫大娘子慈和如畫。）說罷。剪剪燭花。命他對面坐了。用纖指畫几。指示道。這大門內外。機關密布。綜言之。沒處着脚。你第一須切記四扇屏門邊。一道門限。並大門門限。這兩道門限。都可駐足。徑躍上大門限。便須直躍上照壁之頂。倘中間氣力不接。偶踏門外之地。那照壁中却伏藏毒箭百支。登時兩點般射出。至於那左右上馬石。都有機軸。若踏到雕石上面。登時平沉。若踏了朴石。發動下面消息。便從照壁沿上。射出三支雙脊魚頭鏢。若說到屏門邊。更加利害。那兩旁獸面口內。都藏飛叉。但一觸手。頃刻左右齊出。倘一驚惶。上攀鐵鉤。

那橫楣槽兒內。便轟隆隆一陣響。一把腴刃長大刀。賽如千金闌一般。立時飛下。地面上所鋪杉板。都是滾機。下面深穴。足有四五丈。倘若陷落。便老實實閉埋而死。因那杉板。各有密筍。人一墮下。頃刻各復原狀。依然平地一般。哩。紅英聽罷。只驚得汗如雨下。不由問道。家居之下。爲何作此等危險機關。茹大娘子沉吟道。這還是當年先翁在日。從北京歸隱之後。有一個好友過訪。此人落拓不羈。廣有才智。兼深明機巧之學。偶然興到。便與先翁製就這一片機關。取名爲化鯉門。言人能從此間出去。便如魚化爲龍一般。也是成就弟子一片苦心。並非爲防患備敵而設。先翁一生正氣。不但爲德鄉里。便連不義之輩。也都畏懷兼有。豈像豪強之徒。防人暗算麼。後來此人飄然雲遊去了。直至先翁去世。也不曾來。紅英一面心內怙懣。一面隨口問道。此人也倒奇異。他姓名是甚麼。茹大娘道。他這姓氏。委實不多見。他覆姓淳于。單

名一個尙字。紅英聽罷。叩謝而起。茹大娘子道。你不必慮得許多。既知底裏。自去留神預備便了。紅英唯唯。方要掀簾。茹大娘子道。可是的哩。我還忘掉一樁。那門洞後檐下。砌就的古魯錢。下藏勁弩。千萬也不可踏觸。這一囑咐。大娘子總算是癡話咧。因人家早已請教過了。當時紅英却綳的住。登時故作一驚。向大娘子便拜道。虧得大娘娘指示得如此詳細。使人感激無地。竟來了一套兒客氣。（寫大娘純厚如此。一片真誠。而紅英終以詐僞待之。並且倉惶之間。不將誤踏錢緣事說出。陰鷲可畏如此。此等小節。簇都寫人性情。非泛墨也。然世無聖歎。誰復識作者苦心哉。爲太息者久之。）茹大娘子倒很覺過意不去。不欲驚動婢僕。仍命他從旁垣躍出。回到室中。還沉吟了半晌。方纔安歇。（只一沉吟。中藏無限情事。）這且慢表。且說老僕梁方。不多日便到黃岡。且就旅店中歇下鞍馬。到茹家通知來意。紅英這當兒。又喜又

憂除食息外。只管預備武功。臨行頭一日。蕙仙等又囑咐許多話。便將他一切行李整備好。先交給梁方。紅英手頭闊綽。茹家婢僕。都有賞賜。喜兒不消說。又另有一番別意。當夜晚大家都侍坐在蕙仙跟前。紅英處處留神。只見蕙仙座旁。忽倚了一根紫漆拐杖。他相處三年之久。一向不曾見蕙仙拄過杖兒。不由心下納罕。便笑吟吟端了一杯茶。送到蕙仙跟前。順手兒將杖一提。不禁面色一驚。原來那杖沉甸甸竟有五十多斤重。是鐵胎加漆的。蕙仙笑道。你看我這個紙老虎兒。可好不好。當年怪好的個伴兒。而今老來。只是不待見他。說罷向茹小娘子道。等你老來。便自知得了。凡人少年得意的事兒。及至老來。回想。可煞是沒趣。也不知當日拚命認真的是甚麼。說罷哈哈一笑。紅英爲人何等機伶。早聽透蕙仙這番話意。不但自己不肯難爲他。便連茹小娘子。都暗用話兒點到。於是心下放寬了許多。當時談了一回。大家

各散。紅英安歇下。事在心頭。一時間翻來覆去。好容易方睡去。次日方纔梳洗罷。那茹宅婢僕。都一個個衣履一新。前來叩喜。亂過一回。那喜兒也笑嘻嘻跑來。一身短衣勁裝。便如在章華駟前的光景。紅英笑道。怎忽的這等排場。喜兒笑道。啣姑娘還不知麼。今日早晨。特地給姑娘餞行。酒至半酣。即便由席上起身。自我們老太太以下。都須披掛整齊。如臨大事。給姑娘把盞送行。好不風光得緊。姑娘也便結束起來罷。婢子特來請客的呀。說罷從壁上摘下雁翎刀。笑道。今日該你出點氣力了。紅英聽了。只得畧爲結束。便由喜兒前導。暫出院。由二門而入。一望洞然。諸門大啓。直及最後一層倒廳。百忙中回頭一望。早見屏門大開。直望到門外照壁。不由駐足凝神。又暗將大娘子一番話。溫了一遍。然後同喜兒直穿三層室院。方到倒廳前。早見蕙仙等都結束得威威武武。徘徊廊下。廳正中華筵已列。酒炙紛羅。十分豐盛。另

有兩個綵衣婢子在廊下各司金鼓。其餘的垂手夾侍。肅然無聲。紅英一見不由心頭七上八下。趕忙一鎮定。急步而進。大家廝見了。說得數語。紅英便款折纖腰拜別。先向蕙仙拜將下去。蕙仙笑道。不消了。今日藝成歸去。真是大喜。次及茹大娘子。大娘子一見這番光景。心頭真有些熱刺刺的。只連說道。願作一躍登龍。末後方拜到茹小娘子。站前。小娘子正色道。我們三年周旋。今日何須多囑。此後望你自己努力罷。說罷微微一歎。（寫茹家三婦。各有情致。而後來紅英許多事。已在隱躍中。真有匣劍帷燈之妙。）當時大家擁紅英入座。登時一通鼓起。金聲一鳴。舉杯相勸。且談且飲。上過幾道菜品。便聞得金鼓又作。於是從蕙仙起。各敬了紅英一杯。這當兒喜兒替紅英抱了雁翎刀。侍立座旁。蕙仙便向他道。喜兒勸酒。說罷挺然而起。率茹大娘婆媳向前而去。喜兒望他們去遠。方將手中刀一振。低笑道。利市利市。我且來

替姑娘勸他一杯。說罷竟斟了一大杯。淋漓浪潑向刀頭。將餘瀝一飲而盡。登時精神躍然。雙眉一舒。趁勢就席前舞了個來回。紅英見了。下由豪氣颺起。霍的跳起。一臺腳踢翻椅兒。引起壺古都都灌了一氣。拍的聲擲在案上。道：（欲寫紅英淋漓突兀之致。卻從喜兒一面引出。靈動之至。）好好。我來助你個勢兒。踏的聲躡到喜兒跟前。接刀在手。方要舞動。便聽得三通鼓隆隆響起。接着金聲大鳴。喜兒大叫道。姑娘保重。可便由此去罷。紅英道。聲多謝。提刀闖去。旋風般捲過三層住室。剛邁出門來。忽聽背後喝道。那裏走。忙一回望。正是蕙仙。那一條拐杖。業已泰山壓頂似的。飛向當頭。紅英急忙橫刀一架。只震的玉臂生痛。便不敢迎敵。連忙跪倒蕙仙膝前。蕙仙拭拭老眼。歎了一聲道。紅姑快些去罷。紅英謝得一聲。提刀跣起。直闖過二層住室。早見茄大娘子。手拄一桿爛銀鎗。正在院中等候。見他到來。拖地一抖。怪驕般。

分心便刺。紅英叫道。怎大娘娘還不可憐我。大娘子早一笑收回槍鋒。便道。我無以相贈。且教你一路槍法。說罷。兩人交起手來。紅英留神。果然這路槍法。神出鬼入。若非有意周旋。自己那裏抵擋得來。好紅英真個心靈手敏。只這倉猝之間。竟將茹家槍牢牢記全。後來多少長鎗大戟的廝殺。真個得力不小。當時茹大娘子指點畢。趁勢賣個破綻。紅英會意。舞刀殺出。茹大娘子鎗笑道。阿娘便放過你。且仔細前面罷。這當兒紅英已闖到頭層住室院內。那喜兒飛也似趕來。見悄然無人。忙道好了好了。姑娘還不快走。說罷拖定紅英。直搶至二門外。那知茹小娘子正隱身門外。紅英一脚剛踏到階下。茹小娘子手起劍落。喜兒叫聲不好。儘力子將紅英一搯。一個躡踵。甩出數步。真好紅英。捷疾非常。登時一個懸崖勒馬式。翻身一刀。只聽噲啷一聲。觸得劍鋒火星亂迸。兩下裏不暇言語。頃刻間劍去刀來。直殺得翻翻滾滾。滿院

中白氣縱橫。人影不見。端的一場好鬥。怎見得有詩爲證。

茹家劍術號良工。衣鉢相傳一瞬中。豪餞奇聞人豔說。辭師今見女逢蒙。當時兩人惡鬥良久。茹小娘頃刻間劍法屢變。妙在紅英隨勢赴敵。豪無破綻。茹小娘子不由暗暗點頭。正這當兒。忽聽喜兒仰天自語道。姑娘真是槪騾子脾氣。便拜過打甚緊。此語出口。茹小娘子登時觸動前情。不由一晃身。跳立圈外。長歎一聲。擲劍於地。紅英也便淒然淚下。一撲身便盈盈跪倒。原來紅英初來的當兒。一日因習藝不中程度。茹小娘子罰他跪拜。紅英不肯。虧得喜兒從中打了個和兒。當時便說得這兩句話。所以茹小娘立時憾愴。哩。當時茹小娘子命他起去。一閃身讓出道路。只見他略不躊躇。一挫身直奔大門。颼一聲早躍登屏門限。足方點穩。不想他倒提長刀。向前一翻手。那刀一轉。噹的聲碰在獸面上。茹小娘子失色叫道。不好。一聳身比箭還疾。飛

登在檐下正中一個古魯鏐上。儘力子一踏。說時遲。那時快。那右壁獸嘴內。一把鋼叉挺出。只離紅英右肩。分豪之間。被這一踏。登時縮回。這當兒休說紅英。便連茹小娘子也驚得香汗淫淫。紅英那敢遲疑。便略一喘息。連足氣力。颼颼的一連兩躍。由大門限。直登照壁之頂。百忙中來了箇金鷄獨立式。手拄雁翎刀。四下一望。好不意氣飛揚。這當兒鏡絙外。兩旁觀者。何止數千人。都驚得神搖目眩。及見紅英卓然立定。方纔想起喝采來。就這一聲裏。茹小娘子便如一朵彩雲飛出。與紅英貼在一處。攜手大笑。雙雙跳落照壁後。廣場中。這當兒老僕梁方。早已前來伺候。便向前一一叩見。畢。頭前引路。直至旅店。兩人依依話別。茹小娘子又囑咐許多言語。方纔轉去。這裏紅英等收拾鞍馬。即便登程。一路上心滿意得。好不快活。便從容將陳敬近况。詢問一番。梁方道。我家主人。也是成日價打煞氣力。結了許多朋友。便是我來的。

當兒。還會因府裏一位幕客。在外倚勢欺人。被我家主人拆服得伏伏在地。這時節襄陽一帶。提起我家主人。頗頗有名。說到這裏。他忽想起花娘子有意爲媒。將小二配給國安。（虛寫是省筆法）便將此意說了一遍。紅英喜道。這倒是再好沒有。本來小二蒙你主人拯濟得來。便終身不離陳家。豈不妙麼。說罷俊眼一轉。十分欣然。看官請留神。莫被瞞過。你道紅英這一喜。真個專爲小二麼。或者對景生情。折想到自己身上。也未可知哩。閑話休題。這日距襄陽十餘里。紅英正在垂鞭緩轡。只見前途塵埃飛起。兩騎馬銜尾跑來。馬上兩人。正是國安陳敬。兩下一見。都喜愣愣的。各道寒溫。紅英抿嘴笑道。你兩人匆匆忙忙的向那裏去。陳敬道。噫。這話兒好不負人來意。難道你真個不覺得麼。紅英一笑。當時四人合作一處。直奔府城而來。陳敬這當兒恍若登仙。只管在後面端相紅英馬上風姿。迷迷糊糊。走了許多路。通不

覺得。直至將到城圍。方纔一抖轡。越過紅英。剛要吆喝開路。忽的一騎馬。從人羣中。對面闖來。馬上那人。正是馬勝。結束得十分華麗。看光景是去赴朋友們的酒筵。兩下裏劈頭相遇。馬勝一雙眼光。早穿過陳敬。直射到紅英面上。那裏肯再轉睛。口內卻亂噪道。怪道我那會子找你。不曾遇着。原來出城去來。陳敬便道。馬兄向那裏去。連問兩聲。馬勝竟不聞得。徧搭着這當兒車馬行人。亂糟糟擠作一塊。良久良久。只是不開。馬勝大得其所。直夠夠兩眼好不刻毒。陳敬紅英還不怎樣。不想引得國安怒起。便氣憤憤把馬一帶。超向前邊。大喝道。你們有眼睛的。須看着路。若拋在空處瞎掉。便是撞翻了我。都不管。哈哈。馬勝這廝。真是賤骨頭。被這一罵。忽然將寄放耳內的陳敬所問之話。想將起來。登時張起大嘴。亂應道。哦哦。便是向朋友處吃酒去。（描寫入神）紅英見他那大鼻頭。已然好笑。（焉知後來倒甚好玩一笑）這

時節見他聳着鼻兒。直著眼兒。稀溜著嘴兒。那副醜神氣。好不難看。不由斜眼一膘。嫣然一笑。這一來不打緊。只聽衆人叫道。倒也倒也。便聞得撲通一聲。接着希溜嘩唧一陣響。突的一個老兒。喘吁吁跳起。揪住馬勝一條腿。連嚷帶罵。衆人不由大笑。正是

如花美眷胡天帝 搶地禿鷲且擾纏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曉。

第十四回 諫幼主老僕剖深衷 鬧婚堂怪風示衰兆

且說紅英無意中啓齒一笑。那知馬勝不敢妄自菲薄。以爲這千金難買的情。竟無端尋到小生身上。登時半身一酥。麻不由足兒一動。磕在馬腹。那馬一昂頭。發動脚步。恰好一個禿腦門矮老兒。擔了一擔要貨。無非是泥人糖彈。琉璃扯扒。紙老虎。碎銅壤鐵之類。正累的佝佝僕僕。低着頭撞來。猛一

權頭忽見一個長長的大馬臉。竟將一個毛扎扎的大下巴。攔在自己禿頂上。還呱呱亂叫。他那裏還有魂咧。登時腿兒一顫。滾跌在地。肩上貨擔。摔得一榻糊塗。這當兒血本要緊。怒從心起。一碇碌爬將起來。拖住馬勝的腿。罵道。瞎死囚。你這不是要我的命麼。我這挑貨擔。齊頭傳了三兩代。規規矩矩。掙過上萬的銀子。今天你與我碰斷根。沒別的你家在那裏。從今我老人家。便是你老子了。說罷便索性一個墜都魯。臥在馬肚下。大嚷大罵。馬勝自知理屈。虧得身上還帶着幾兩碎銀。把來給他。方纔罷咧。急望紅英等。業已影兒不兒。沒奈何恍恍惚惚。自去赴筵。却是從此心坎兒上。牢嵌了箇紅英倩影不題。且說紅英等。四騎馬。蹇進城來。不多時已到陳宅。花娘子和小二。梁媽媽等。早在門首張望。花娘子這當兒。便如畫眉哨春一般。只管抖起翅。吱喳喳。當時擁擁擠擠。衆僕人各接鞍馬。小二早飛也似搶到紅英跟前。一

面笑一面還淚淫淫的。花娘子笑道。啣啣你那幾大車活。停會子。閒了說罷。那裏就狗吃日頭去咧。說罷。攏定紅英。直奔舊院。紅英一路留神。只見行行處處。越法齊整。便知陳敬這當兒。商業越盛。少時入室歇息下來。花娘子與小二。一面服事。一面各詢述別後情形。既知紅英藝就。將小二喜得只是打跌。便笑道。好姑娘。別管怎的。消閒時。教給我些。花娘子頭兒一扭。笑道。這很容易。你要學藝。先打算一輩子。不離姑娘。你看老姊。先給你料到這裏。那會子在乾娘跟前。我怎麼說來。你還紅的臉。鷄下蛋一般。小嘴梆梆的。合我質證。雖是牙關裏的勁。終惹得人不舒齊。看起來。就不管你這鬧張。纔解恨哩。說罷。頰兒一挺。綳得臉。笛末一般。（花娘子一席話。吞吐抑揚。如急雨洒蕉。清脆無比。不但將提婚一段。趁勢暗補出。而微含酸意。尤貼人情。此等鬼神文字。如草草看過。便是罪過。）小二聽了。便跑去扭股糖似的。纏住他。笑道。

我撕掉你這張嘴。當着姑娘胡嚼的是甚麼。花娘子一面掠髻。推他離身。一面笑道。奇哩。這種鑼鼓。難道還偷著打麼。那麼你就一輩子不（句）小二不等他說完。剛又要撲去。只聽院內有人笑道。可了不得。我緊趕慢趕。還是捨人屁吃了。就知姑娘要到來。歸根兒沒趕上接。說着一腳跨入。却是賀婆子。這當兒也扎括得人似的了。花娘子趁勢扯了小二便跑。道。別只管閒磕牙。咧。停會子主人那裏沒人替手換腳。乾媽累得沒好氣。又該拿人紮筏子咧。說罷兩人一溜煙跑去。這裏紅英一面與賀婆子談話。一面思量花娘子一番語意。賀婆子無非居功頌德。胡噪一陣。臨去却附了紅英耳朶。噉喳一回。紅英臉兒一紅。但道。我自曉得。賀婆子方笑迷迷去了。從此紅英倒十分矜莊起來。除練藝之外。等閒也不輕出。便與陳敬談笑。也自規規矩矩。衆人都覺詫異。惟有花娘子。早知這欲擒先縱的作用。知兩人結合不遠。便百忙中

先將國安小二姻事聯安。這其間白不相干。暗含着還忙壞一個色哥兒。便是馬勝。他自遇紅英之後。那裏便肯拋掉。雖想不出甚麼道理。且思量快快眼睛。也是好的。便時時趲來閒坐。一個屁股。便如帶了千金闌一般。再也不輕去。妄思一見。國安恨得甚麼似的。陳敬却不甚理會。便是這樣光景。過了兩月。一日晚上。陳敬與紅英密語良久。次日紅英忽的欲轉家去。梁方等都信以爲實。只有花娘子却笑而不語。果然被陳敬殷殷留住。紅英沒奈何。作了家書。煩陳敬遣人送去。陳敬密密的又自寫一封。寄與那滾刀筋。便仍派了梁國安。前赴蒙自。立候回音。國安承命。匆匆便要登程。臨行那一晚上。梁方夫婦。未免叮嚀一番。正說得熱鬧。恰好花娘子趲來。笑道。阿弟好美差兒呀。這踰至不濟。他們那裏也得賞兩個大元寶。天大的喜事。須得著實起發他們裏。梁國安合梁媽媽倒有些覺得紅英陳敬之事。便含笑不語。只有梁方

聽得倒猛然一怔。還以為遠使遙臨。尋常賞費。也是有的。便笑道。田姑娘家雖是闊綽。也未必就這般大手兒。花娘子笑道。既如此說。便算我害財迷。大家一笑。便揭過去。正這當兒。忽見小二悽悽惶惶走來。一屁股坐在梁媽媽身旁。看着國安。只管要掉淚。花娘子笑道。呵。可怎麼好。你太也膿包咧。難道他還去個三年五載麼。便直得拿出鶯鶯小姐的樣兒。那麼着你索性明天鬧個長亭餞別如何。一席話說得大家都笑了。小二唾道。沒得瞎嚼蛆。儘只人心裏難過。你還胡鬧。說着從懷內掏出箇小紙裹。約摸有兩把碎銀。遞給梁媽媽道。你老便給國安收拾在行李中。等他過盤陀山時。買些紙錠冥賞。到我娘墳前。〔句〕說到這裏。不由聲音哽咽。撲簌簌落下淚來。這一來不打緊。倒將花娘子弄得白不赤的。趕忙笑道。你只囑咐一聲便了。還巴巴的拿出一兩頭來作甚。梁媽媽也笑道。可是的哩。國安他那裏省不出這點

點錢來。再說他也是應當應分的。花娘子忙笑道。阿妹你真想不開。他還當着半個兒子哩。小二聽了。賭氣趁勢跑去。大家讚歎一番。各散安息。次日國安起程。不必細表。過了數日。陳敬耐不得。依然邀紅英時時出遊。那賀婆子不消說。越法得臉。不斷的趲來趲去。便是老僕梁方也覺有些蹊蹺。一日老夫婦閒談起來。梁方偶將所疑。向妻子一說。言下十分悶悶。梁媽媽道。便是哩。我早就聞得乾女兒話前話後。說這樁事。便是昨天遣國安送書。乾女兒還猜疑到是主人向田家求婚哩。這句話不打緊。登時將梁方氣得直橛橛的。怒道。你這老貨兒。沒事的胡拉八扯。正經事你倒像沒嘴葫蘆了。既知有這事。爲何不向我放個屁。我好歹諫勸一番。主人萬一也許聽從哩。梁媽媽那肯服氣。便道。你那橛性兒。可是善哩。誰捕風捉影的。便向你說。倘若乾女兒猜的不是。你那臉子屁股的。可肯善饒人。動不動便是你們老婆家。知道

甚麼單會揚風冒火。便是那一天我打發國安向朱仙娘求一劑藥。你看你
那陣雷頭風。誰閒的沒幹了。向你學舌去。一頓搶白。梁方越怒。便氣憤憤去
見陳敬。剛趲出去。恰好花娘子走來。見梁媽媽光景。問知所以。便笑道。他老
人家管保抹一鼻兒灰來事。有九分九。那一分還兩下裏。五釐都願意。還勸
阻他作甚。他老人家真沒見那賀婆子。越法來得起勁麼。梁媽媽道。誰說不
是哩。兩人談過一回。果然不多時。梁方垂頭喪氣的轉來。見了花娘子。便道。
你猜疑的真正不錯。主人果然爲求婚送書。我方纔曉譬了半响。無奈心意
已定。不可挽回了。咳。此後我們操心的事。正多哩。說罷。竟有些悽惶起來。花
娘子等也不敢再說甚麼。當時各散。又過了些日。國安轉來。賚到回書。果然
滾刀筋一口。允了婚事。一切嫁禮奩妝。俱由陳敬酌辦。陳敬這一喜。那裏還
穩的住屁股。便忙碌碌。湏媒擇日。破除萬金。盛具妝奩。先數日飛帖召客。將

一座青廬。鋪設得花團錦簇。懸燈結綵。好不熱鬧。這當兒紅英已移居別館。花娘子與小二隨去伺候。距陳宅儘有五六里路。陳敬高起興來。便一來標勁。設了具紅錦長幄。由別館直及己家。便如紅雲綿亘。映得天地異色。其餘一切奇珍異品。堆列得各處都是。這番嘉禮。傾動襄陽。真有不遠百里。携男抱女。前來看熱鬧的。木行中早來了許多商夥。一來致賀東翁。二來分頭辦事。都扎括得齊齊楚楚。管會計的。任奔走的。待賓容的。一擋擋紛紛擾擾。半月前上至官府。下至當地諸色人等。那賀禮水也似流來。山也似堆起。婚堂中喜帳喜聯。掛得密雜。好不興會。只這數日內。陳家門首。通擁擠不動。梁方連日夜內外整置。十分勞疲。婚期前一晚。暖房鼓樂都已停罷。稍爲靜下來。時已夜半。一輪皓月。十分光彩。梁方前後盪了一轉。指揮大家息了燈火。他便順步由供祖先室前。盪過。剛邁過那榻扇門。忽的滴溜溜吹起一陣旋

風由他背後捲過。直鑽入室內。便聞得窗紙忒楞楞一陳響。接着仿佛有人狠狠的。一聲長歎。恰好一片陰雲。將月色遮得烏沉沉的。梁方不由毛髮森豎。剛要緊走幾步。忽覺身後咻咻有聲。只拿鼻兒來聞他後衣襟。沒奈何硬着頭皮一回望。却是箇挺大的蒼白老野貓。掀起根豎尾巴。向他撲爪兒。前一卻。好不可厭。梁方唾了一口。掉頭便跑。直到自己室內。坐下來還有些心頭亂跳。一看梁媽媽。業已睡得死狗一般。昏暗暗一盞燈。照着棹上許多賬本。這都是近日來費用清目。梁方定了一回。便挑燈草草一算。竟有五千餘金之譜。暗想主人家勢倒興旺得緊。卻無端要娶這田姑娘。便是方纔我吃這一驚。料不是甚麼好兆。想到這裏。不由憂思駸駸。回憶老主人當年看重自己之意。不由落下淚來。枯坐良久。方纔安歇。次日方一睜眼。業已忙得不可開交。那裏還想起別的。且自預備一切。先將婚堂料理停當。一切俗禮

繁文不必細表。這當兒人客如梭。鼓吹如雷。諸門洞開。遠望如錦街繡街。紅英那裏。自有國安花娘子等安置一切。少時吉時將到。便隱隱聽得大炮三響。條的鑾鈴亂響。一騎馬闖到上面一個僕人。整冠束帶。十字披紅。大叫道。新人那裏發轎咧。快些預備。說罷兜轉馬。匆匆回迎。這裏梁方率衆人便忙忙伺候。陳敬早紮括得齊齋整整。在婚堂內外。擺來擺去。一會兒理理衣襟。一會兒望望日影。只覺週身毛孔中都喜氣拂拂。儘力子往外鑽。(奇語)反弄的他抓耳撓腮。不知怎樣纔好。忽覺心頭一陣奇感。竟要落淚。(得禍先兆。確有此理。)這當兒瞎旭腫腫。合着華堂燦爛。照得人眼都發漲。執事諸人。個個眉飛色舞。百忙中那贊禮生。早靴乎其帽袍乎其套的文謫謫的走來。點侍案旁。頃刻間二次報馬跑過。頃耳一聽。一派仙樂叮咚。越來越近。大家方在忙亂。只見梁媽媽禿白頭上。頂了技頭巍巍的絨花兒。東張張西望。

望。嘴內破米糟糠。又是新人過門限的馬鞍咧。香案前的火盆咧。一件件張羅他那媽媽媽例。(俗謂婦女種種徇俗。曰老媽媽子例。)梁方攢着眉沒口子應道。是咧是咧。你都交給我罷。你只管照應裏面。好多着的呢。正在胡噪。只聽大門外鼓樂大作。接着炮鳴鞭響。鬧成一片。陳敬這當兒只嚙開嘴合不攏來。連忙躲入婚堂裏面。偷眼外張。早見鬧嚷嚷一乘喜轎。直到堂階前。方纔歇下。霎時間笙簫合奏。誰誰啾啾。另作一套鳳求凰的喜曲。這裏伺候的兩個喜娘。早花枝般扭到轎前。隨後兩個垂髻女孩。打扮的粉粧玉琢。各捧脂粉之類。由喜娘揭起轎簾。他兩個便擠將上去。僵着小身兒。探進。作做半响。據說這名爲添粧落轎。女孩退下。然後喜娘來了個左輔右弼。忽的光華一閃。早將個新人扶出。這當兒霞帔珠冠。紅巾幕面。別有風致。還不算。不知怎的。這樣個羅刹女似的脚色。到了這時。依然也須軟洋洋低了頭。蓮步趨

趨。由人家撥弄將來。可見這古人制禮。都有深意。原爲範圍人羣。收斂心志。無論何等人。都須伏首就制。不然怎麼爲治國大經呢。但是而今却沒法說了。陌生的男女。只要對面相中。馬上便來個甚麼文明結婚。誰耐煩去講嘉禮。所以將個人倫之始。通看作沒要緊。從根上壞起。你想還不到底麼。閑話少說。且說這當兒陳敬身不由己。早被禮生安置在香案下首。登時焚香點燭。絃管噉嘈。一片喜氣中。兩個喜娘。便攙定新人。就案前上首。盈盈而立。據說這來嬪之始。須占上位。就見數十把火燎。在庭中旋舞一回。隨卽趨出。頃刻嗶嗶剝剝。鞭炮齊響。禮生忙正容集氣。剛由丹田中提了一口氣讚道。就跪。陳敬應聲。矮了半截。便聞得一股幽香。從新人衣帶間飄出。禮生剛又張口要接唱。忽的從庭心。刷刺刺吹起一陣盲風。頃刻間塵土迷漫。捲得如一條長蛇。扶搖直上。陡的一挫風頭。向婚堂便撲。明晃晃兩炬雕香華燭。登

時齊滅。只聞得滿堂中吁吁喁喁。扉牖沖擊。鬧成一片。良久風定。大家都變貌變色。兩個喜娘。吹得香雲撩亂。新人紅巾。竟掛在一個的簪股上。撕掠下來。忙依舊與他慕好。這時梁方只急得挫手。連那禮生。都來帮着忙亂。七手八腳。重新熬好香燭。便一氣讚唱完。草草成禮。兩個喜娘。方縳着臉。扶新人轉過雀屏。只聽後院有人大叫道。打呀打呀。就這聲裏。便有個蓬頭小廝。飛也似跑出。棚的一頭。竟撞在右邊這喜娘小肚兒上。喜娘登時失聲大叫。正是

禍水收來方朕兆 村童闖處又風波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來深諳有玷遺羞 聽春聲無理取鬧

且說右邊那喜娘。生得標標緻緻。長長的身兒。尖尖腳兒。渾名挨挨酥。愛

說愛笑。陳家人衆都與他有個小希溜兒（俗謂詼諧）那會子新人紅巾掛在他簷上。便有伺候人等向他擠眉弄眼。有的還儘力子怪癡一聲。他聽到耳內。百忙中沒法理會。只好心頭暗罵。這時竟無端挨了一頭。痛是不消說。又恰在那要緊所在。不由麻辣辣腰兒一彎。險些栽倒。趕忙竭力撐定。叫道：怎麼咧。難道院內沒人麼。這是甚麼時光。容這等野廝胡撞。原來那小廝是厨司僱的小使。不過刷盞洗碗。替替手脚。鄉下孩子。乍到這種排場中。兩支眼那裏夠使。瞟空兒他悄悄蹓出。各處一看。便如瞧西湖景一般。煞是有趣。兩支脚不由自己。便蹓向後院。只見珠簾繡幙。恍如到了天宮。好在這當兒。大家奔走不迭。也沒人理會他。他竟直着脚子。疙疙瘡瘡。逛了個不亦樂乎。末後蹓到一處。甚是僻靜。却有兩間小巧房兒。一般的牕簾齊整。他累的正有些疲倦。暗想道：這所在睡個自在覺兒。且是好哩。不由信步掀簾。探頭一

張。那知這房兒却是茅廁。恰巧梁媽媽從早晨到這時。忙得火騰騰的。灌了許多茶水。無奈總不得抽身。只得用強忍工夫。這時光好容易。瞧個空兒。便三脚兩步跑來。正褪下中衣。蹲下去。十分爽適。不想簾兒一動。突的一個蓬頭。探將入來。梁媽媽登時一驚。聳開得淋淋浪浪。不由喝道。那裏的野雜種。這還了得。那小廝魂都嚇掉。愕怔怔回頭便跑。恰好一個僕人。從前面忙忙走來。倉忙中見那小廝藍藍縷縷。野頭野腦。一臉驚惶。忽的從後院搶出。已然可怪。又聽得梁媽媽隨後喝喊。以爲定是偷兒。趁鬧來作手脚。便兇神似闖向前。一把撈去。那小廝命都不要。一低頭從他肘下冲出。那僕人那裏肯捨。回身便趕。所以一路吆喝出來。當時喜娘叫罷。那僕人也便趕到。且將小廝拾過一旁。其餘人衆。有認得那小廝的。便扯個淡趕向廚中。不期然而然。許多眼光。都集在挨挨酥面孔上。真好挨挨酥。面不改色。仍然嫵嫵而進。背

後婢女等也便闐一聲擁來。直入洞房。一切坐帳納福細節。不必細表。前廳賀客不多時陸續都到。紛紛擾擾。一片歡聲。鬧得春潮一般。陳敬草草周旋過。照例開筵痛飲。直鬧到日色平西。還未散掉。自有陳敬知賓。輪流陪坐。賀客吃得不差甚麼。便有離座散步。踱到婚堂上賞玩喜聯的。只見左也是金屋人間傳二美。咧右也是銀河天上渡雙星。咧改頭換面。熟爛可厭。只有一付朱紅箋聯。寫得字跡怪偉。煞是可觀。聯語是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下款大書如弟吳興禮頓首拜賀。偏逢這位客。文理有限。却好鑿四方眼兒。暗想舜禹兩位規矩矩的老先生。可與這新婚燕爾。有甚麼瓜葛。難道是取降二妃娶塗山氏的意思麼。便是如此。也講不去。沉吟一回。念誦着這兩句。轉回座。他便向大衆不恥下問起來。衆客方沒作理會。內中卻有個促狹的。鼓掌大笑道。這位吳某一定與主人是忘形好友。諧笑無忌。這聯兒着眼在餘

舊二字。至於草木山川。不過象形寓意。把來貼在新人身上說罷了。足下却無端理會舜禹兩字作甚。說罷又復大笑。衆客人頗有微聞陳敬祕事的。登時恍然意會。大家相視一笑。即便紛紛各散。這當兒吳興禮等一班人。正另在陳敬書室中。談得興高彩烈。只牽着主人不許動身。直待衆客散後。方另備精饌醇酒。便在書室中小酌起來。陳敬沒法兒。只得陪飲。大家拇戰一回。覺得沒甚興致。馬勝道。我有個續口令兒。是每人一句。頂針續麻。接着末一字說去。不拘成話俗語均可。那個要口一停頓。便輸吃一杯。說罷向席上一望。主客五人。便道。先由我令官起句。依次接去。便舉杯宣令道。五星聚井。次該陳敬。他却搖手道。沒意思。還是痛快快吃幾杯倒不錯。馬勝便趁勢亂嚷道。豈有此理。你是想草草終局。好拋掉我們。去盡你那新郎職務。左右我是鱗鱗擗菓。越犯惡越屈伸。如不從命。我便攪你一夜。你看是那樣便宜。陳

敬道不是這樣說。我是嫌費思索。興禮道不打緊。且試試何如。陳敬只得接令道。井上有李。次該高佩忠。便道。李三娘打水。韋保琳也着眼。用指一畫。圈兒。接說道。水性就下。不想說得口滑。又接道。下流之惡皆歸焉。馬勝叫道。罰。誰讓你只管搶令。下下的混鬧。正在亂噪。忽聽室外一陣脚步響。有兩個僕人跑過。裏面一個報怨道。真喪氣得緊。難道真個等他下下來麼。還不快叫車。送他轉去。說着去了。興禮笑道。奇哩。怎麼外面也下下的鬧起來。陳敬心疑。便喊過室外侍僕。問其所以。侍僕囁嚅良久。方說道。也沒甚要緊。便是方纔那喜娘。誰也不知他有四五月的身孕。那會子經那小廝一撞。觸動胎氣。看光景掙扎不得。所以亂着送他快去。陳敬聽了。老大不悅。却也不便現於顏色。興禮來得乖覺。便道。馬兄這令果然沒意思。若不是只管下下的。還許沒這些麻煩。保琳搖着肩兒道。一無忌。百無忌。生生化育。大吉大利。且是

寫意哩。興禮笑道。着哇。我們來個四海昇平。各敬主人三杯。隨意快飲罷。說罷飛觥吃起來。大家都有酒意。只有馬勝心內暗暗盤算。起了個過屠門大嚼的念頭。想姑且快耳目。便倚醉裝愁。分外鬧的利害。其實他心內清醒白醒。少時竟東倒西歪。拍着陳敬脊背大笑道。少時陳兄要朝天去了。仔細我這千里眼順風耳。你們一舉一動。須瞞不過我哩。說罷踉跟跟歪翻榻上。橫不攔子。沉沉便睡。興禮道。噫。他這覺兒。倒來得便當。時光不早。我們也該散過了。說罷紛紛辭去。只賸馬勝。狗也似的挺睡在榻。陳敬沒法。只得命僕人順便伺候。自己忙暫入內室。那僕人正逢熱鬧場中。火伴兒都攢三聚五。大吃大喝。自己卻孤鬼似的。便如看守死尸。你想如何會有好氣。不由墩碟擲碗。一面撒理殘餚。一面咳聲嘆氣道。真喪他娘的氣。那會子攪了個呻吟成堆的挨挨酥。這會子又守着個醉猫。耶當的馬大爺。今晚人家花嬌兒。因得

的喜錢多。特的備了齊整東道。請大家儘興吃喝。不想我偏沒着口福。咳。真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我這位馬大爺。真算我命宮煞星。說着嚼了一陣。拎起殘酒。灌了一氣。馬勝聽得明白。不由好笑。連忙極力忍住。那一片假鼾聲。越法雷也相似。偷眼張時。只見那僕人瞅了瞅自己。嘟噥道。看光景是連了夜咧。那麼我也給他個一醉解千愁。說罷。真撿個了兩樣殘炙。將臘酒合併了兩大壺。端向外間桌上。但聽得杯筋亂響。鬧了一陣。少時聲息都靜。惟有紅燭餘光。映得紙屏突突的。似乎搖動。（寫景極工。）馬勝忍不住。先欠伸一聲。停了一回。見沒人理他。便料是僕人醉倒。隨即悄悄擲去一張。果然伏睡在案。頃耳一聽。各處人聲都靜。已有夜分光景。馬勝大悅。便準備去作無賴不題。且說陳敬。一面心下怙愾。趲向內室。剛進院。早自茜窗上人影憧憧。一片說笑聲。十分熱鬧。便聽得花娘子刮刮的笑道。今日不知怎的。大家只

管顛三倒四。虧你那個夥伴。大肚累垂的。他還來應人家喜事。也虧他東裏的那麼伶俐。若不是那浪小廝。可勁子一頭。真個誰也不覺得。可是這麼一張揚。你們喜娘一行兒。便要掉價了。誰家要喚你們。屁股後頭。先須喚個老娘哩。說到這裏。衆人一陣笑。便聽那喜娘笑着唾道。你莫嚼舌根。停會子。二官人進來。咱們評評這個理。誰是代路神仙。未卜先知。便算定今日某時某刻。應該挨這一傢伙麼。那有拿財神爺向外推的。你們既喚到我們。自然前來當差。若果知今夜湯牀。還一天不喝水哩。你再不說你那個哈八甘赤（北京俗謂老也）的媽。值不值的便大驚小怪。還是我那個火伴。真有點橫勁兒。若是別個。當時一交裁倒。就地彈癢癢。還不算。若閃了新人臂兒腰兒。還了得麼。花娘子道。啣啣。真也是呀。也沒見乾媽。那麼大年紀咧。還似小媳婦子。疙疙瘩瘡。瘡（俗謂幽隱僻處如室偶卽沒名疙瘡）都須怕人。左不過

是個毛頭小廝。他便張一張打甚緊。要是我到乾媽那年紀。便揪住他。罰他給我擦擦屁股。也不算甚麼。（風流放誕。化工筆也。）還值得驚天動地的。開。梁媽媽道。呵。可了不得。我的姑奶奶。難道人上了歲數。那避人所在。還改了樣兒麼。說到這裏。陳敬只聽得屋內便如嬌鳥啼花一般。咕咕呱呱。一陣大笑。忙掀簾一脚跨入。只見梁媽媽合那喜娘。坐在榻前橙上。花娘子小二。爬在臨窗案前。紅英金粧至裏的。料倚楊几。都笑得前仰後合。見陳敬進來。喜娘等連忙跣起。花娘子早綳得臉沒事人一般。先將合盞金杯。置在銅盤內。隨手斟了一杯茶。端給陳敬道。主人且用一杯。敢好那晚間喜筵。都停當了。說着掀簾走出。那喜娘忽想起方纔一天不喝水的話。不由要笑。連忙趁勢趕向花娘子。兩人一路鬪嘴跑去。這裏小二梁媽媽。連忙整理榻几。紅英正坐得不耐煩。便走下臨窗坐定。陳敬不由湊將來。賸三話四。銀燈光中。

越顯得紅英千嬌百媚。鳳髻低垂。蛾眉新畫。果然比未上頭時。另是一番美麗。紅英卻待理不理。微微含笑。不多時。花娘子提了小食盃。喜娘捧酒。雙雙盞來。登時就榻几安排好。便請新夫婦就坐。紅英道。方纔吃得飽飽的。便去掉這俗咧也罷。梁媽媽道。可了不得。這百年大事。要取吉利的。說罷。不容分說。將紅英夫婦扶過。斟滿合巹杯。捧將過去。當時一切如儀。鬧過一場。兩人依然臨窗坐了。這裏大家七手八腳。撒筵鋪榻。衾枕等件。整理停當。花娘子道。時光不早。便可安歇罷。說罷。同大家出來。隨手掩上房門。各散慢表。且說馬勝見僕人睡熟。他素姓吹滅燈燭。掩了門。悄然躡出。凝思一回。一蹶脚。廳的聲躡上前廳脊。向後院一望。只見燈火輝煌。正是花娘子合喜娘提酒食進院的當兒。便趕忙一伏身。留神聽望。但聞得洞房內笑語喧譁。不多時。一行人掩門出來。他望去。沒一箇不認得。只見喜娘合小二。各提一碗燈。梁媽

媽呵欠道。這幾日困壞咧。快睡個甜甜覺。是正經。喜娘道。正是哩。說着已走到廳房夾道邊。花娘子將喜娘一拉。向小二道。你們先走一步。我方便方便就來。喜娘恨道。多忍一會兒就是了。偏這麼搗蛋。我偏不給你燈籠。讓你瞎洒扯去。花娘子一面解中衣。一面央他。那知這陣噉噉。又驚動了色哥兒馬勝。連忙蛇行到廳簷邊。探頭一望。恰好喜娘賭氣的將碗燈。置在花娘子屁股邊。不消說紅肌玉潤。圓突突綿軟軟一件東西。被馬勝這厮。賞玩了個儘興。這總算是他打趣梁媽媽的報應咧。少時方要事畢。喜娘笑道。可是你說的話咧。我給你擦擦屁股哇。花娘子一面跼起繫腰。一面笑罵道。悄沒聲的。俗語說得好。隔牆有耳。焉知沒那種混賬王八蛋。偷聽了去。這句話倒對景咧。竟將馬勝罵得乾翻白眼。暗笑道。你還不知那妙處。還被人看了去哩。(某古文家論文云。古文之妙。凡細微瑣屑處。必用全力赴之。方見精采。作者

真得此妙也。急忙再望他兩人已揚長而去。當時馬勝徘徊一回。只見洞房窗間燭影忽移。接著一陣低低笑語。又是一陣衣服窣窣之聲。他暗道。是當口兒了。便一探身。作了個倒捲珠簾式。飄落院中。趁勢輕趨。就窗下伏住身兒。便聽得陳敬笑道。連日辛若。偏逢着一干促狹鬼。只管鬧酒。不想我倒沒醉。他倒困倒了。說罷。便將馬勝醜狀摹擬一番。紅英睡道。我就不待見他。腆着個大鼻頭。肉漬漬。赤溜溜。（此是何物一笑）便如驢兒聞騷。向空咩咩的好不可厭。馬勝聽了。方暗一吐舌。忽聽陳敬噗哧一笑。紅英消啣。怎噴人。一臉茶水。快將那新巾遞給我。便聽得陳敬脚步移動。仿佛拎巾湊過去。紅英忽輕笑道。躲開這裏。我自己會揩。陳敬道。我笑的你提他大鼻頭。人家說過。他那鼻兒還不算稀罕。惟有他那（句）說到這裏。忽的低笑着。說了幾句。但聽紅英笑睡道。吓吓。可還有些人樣兒。馬勝聽了。忽覺一股奇癢。由胯下

直徹顛門。暗喜自己這樣瑰寶。竟僥倖達到美人玉耳。他一點芳心中。至不濟。也要存念一下子。這個便宜就大咧。還用講別的麼。想到得意處。便不怠慢。早抽身就窗隙一張。只見榻旁几上。紅燭高燒。繡幙低揭。鴛衾蝶枕。燦然橫陳。那心坎上的活寶兒。正酥胸半露。睡髻低垂。彎起支伶伶俐俐的小腿兒。迫束那一捻紅蓮。陳敬也只着小衣。趺着鞋子。站在榻前。目不轉睛的注定新人。只管憨笑。馬勝看得入神。形神俱寂。只見紅英忽的含笑一怔。將玉股慢慢放落。也沒言語。陳敬道。是了是了。還須我代勞纔是。說罷並肩坐了。竟與他款去上衣。一身雪也似香肌。登時赤露。馬勝百忙中却嚥的一聲。咽了一口空唾。(描寫刻毒)便見紅英嗤的一笑。一仰身竟靠入陳敬懷中。扭着身兒。乜着眼兒。紅暈暈兩腮。似笑非笑。曠語道。快莫厭氣。我自理會得。陳敬那裏還忍得住。便趁勢扎實實吻了他一口。一支手兒。便去解他腰帶。

馬勝這當兒兩眼恨不得變作弩箭。直射入腰帶內。方纔愜意。那知作書的規矩。寫到這所在。照例的停筆放墨。給他個動人情處。不輕描。不但辜負馬勝。便連讀者諸公。也只好對不住了。好在不必言傳。還可意會。沒別的請諸公閉目凝思。見仁見智。全在諸公自家見解。或因此墮落。或因此大澈大悟。作者都不任功過哩。（警世名言。以諧笑出之。妙甚。）閑言少叙。且說馬勝正貫注全幅精神。思量先覩爲快。那知人家新娘子擒縱的手段。越法來得捷疾。只見他纖腰一挺。將陳敬推向一旁。就勢雙腿一拳。翻身入幃。叮噹一響。玉鈎早落。却掀起半幃。向陳敬抿嘴一笑。陳敬也便忙碌碌解衣入幃。霎時間錦帳沉沉。將馬勝眼光。遮得密密的。沒法兒只得另用官支。剎那間全幅精神。又貫注到耳朵上。只聽得兩人窸窣窣。一會兒笑語。一會兒廝鬥。少時噉噉喳喳。吃吃之聲不絕。良久良久。反不聞語音。只見錦帳微微顛裊。

聲息。馬勝張得半晌。心想轉去。無奈兩支脚。只是不肯動。便暗暗自歎道。像陳敬這段艷福。真是幾生修得。像俺老馬。就不用提咧。正在想的沒頭沒腦。忽聞陳敬合新娘子。又復低低笑語。少時。忽見燭光一閃。帳縫微開。竟有一支尖尖脚兒。鈎鈎帳縫。隨即縮入。馬勝瞧到這裏。忘其所以。不由喉嚨間發出一種聲息。紅英何等伶俐。當時悄悄將陳敬一推。兩人頃耳一聽。擠擠眼。各行所事。紅英自在帳內。作他的象聲。馬勝那知就裏。正在出神。忽覺背上撲的聲。搶來一人。攔腰便抱。馬勝大驚。掙脫開。急忙回身。飛起一脚。大喝道。不是你。便是我。兩人登時滾作一團。正是

鸞鳳顛倒方酣暢

鷓蚌爭持且擾紛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十六回 惡姻緣忽接好姻緣 今昔地頓增今昔感

且說馬勝猛覺背後撲上一人。攔腰便抱。大笑道。馬老弟你也太不像話咧。怎好端端鑽到這裏。替我打起更來。明日須請大家評個理。這夤夜入宅。四字罪名。兇得緊哩。馬勝一看。却是陳敬。原來他從帳後悄悄下榻。由後房穿門出去。飛身上房。盪到前坡簷邊。正見馬勝伏身潛覷。知不是歹人。方纔放心。便一個順水溜魚勢。忽的跳下。搶來便抱。當時馬勝直羞的無地可入。虧他心思狡猾。略一沉吟。也笑道。我是有言在先的。那當兒我明告訴你。須攬你一夜。難道你不聽得。還虧得我方纔酒醒。這當兒方盪來。若我清醒白醒。可由你安穩穩舒齊哩。一席話竟將他許多醜態。遮得過去。陳敬竟不理會。只笑着拍了他一掌。道。就是罷。總算有你的。那麼咱們倆。就這麼比一回子。也沒結果眼兒呀。馬勝道。既如此說。我便饒過你。沒別的。還須由你那千金一刻中。分出點工夫來。送送我。你那位尊僕。還狗也似醉睡在案。蠟花兒爆

燒了他。也不吉利呀。陳敬沒法和牠纏。只得與他開了門戶。兩人一路趲向書室。果然那僕人還爬在案上。那黑紫紫頹燄的蠟跋。堆了許多蠟淚。燒的吱吱微響。陳敬沒好氣。剛要去推醒他。忽見他一挺身。揉着兩眼。啣噏道。你們偏了我好東道。却來這裏挖苦人。待我捶你一頓。說着一撒手。拍的聲打在棹上。模糊兩眼。直挺挺站起。顛倒衆生。各具癡戀性。無非六根爲用。馬勝之於僕人。色味雖殊。沉迷於六賊則一百千萬劫。恒河沙衆。蓋振香如茲也。歎歎。便如僵尸一般。陳敬又氣又笑。過去一掌。那僕人方纔猛醒。忙垂手道。小人自在這裏。陳敬喝道。不須多說。快服侍馬爺安歇。僕人一望馬勝。果好端端立在陳敬背後。他暗詫道。怪呀。他不是醉倒了麼。這當兒主人又那得工夫。到這裏來。恍恍惚惚。那裏敢問。忙跑去取了衾枕。就榻安置好。陳敬笑道。馬兄快歇息罷。我還找補那半截覺去哩。說罷。趲出。那僕人也便跟

出掩門自去。馬勝却暗笑道：只怕是找補那半截罷了。還搭上個覺字作甚。一面想，一面就寢。不由從頭至尾，將方纔耳目所接，回溯一番，鬧得自己發騰騰，甚無聊賴。從此越法注念紅英，這且慢表。且說陳敬整回新房，與紅英笑訴一番。本來同輩鬧房，也是有的，也便不以爲意。次晨先到書室，那馬勝已不知多早晚去了。這裏新婚燕婉風光，也不必細述。過了兩月，陳敬推己及人，便給小二置備妝篋，特在宅後街，買了所小小房院，擇了吉日，與國安完起婚來。一切禮儀，儘也豐盛。梁方一家兒，感激得沒入腳處。這當兒小二武功也頗可觀，他自己所有之物，只有那柄精鋼獵叉，便視同性命一般。迎娶那天，先把那叉收拾的瑩光照眼，用紅綉結了三個大團花，繫在叉股，命人擡了，置在妝篋前，隨轎而走。大家見了，都十分詫異。拜堂的當兒，却晴風瑞日，喜案花爛，揚暉吐彩，合着香氣氤氳，十分順利。（反映紅英陳敬不可

少之筆。小夫婦雖是僕役。那精神姿貌。委實可觀。一時觀者都嘖嘖歎異。這其間又忙壞了個底事。干卿的花娘子。便拿出老姊身分。指揮一切。齊頭三五日。跑來跑去。合昏之夕。大家都聚在新房裏說笑。無非是宅中同伴。一個道。我看新娘子是有福氣的。但看今日天氣。何等晴明。連一點風絲兒也沒有。說到這裏。低聲道。你看咱主人拜堂那天。是個甚麼樣兒。便有個將嘴一撇。笑道。新鮮事兒。都出在那天。今天還沒那個挨挨酥哩。恰好一個半老喜娘。也坐在一搭兒。便有個促狹僕婦。順手向他背上一拍道。這裏有躑躑痒。還不是一樣麼。衆人不由都笑。老喜娘笑道。我這把子年紀咧。酥也罷。痒也罷。由你們胡嘍去。却是管保沒那兒話咧。一個道。嚙。這可說不定。是個驢兒。便會下馬。衆人聽了。不由撫掌大笑。那促狹的聽到馬字。忽的觸起話來。便道。你們還不知主人新婚那夜裏。被那個馬大爺。攪了個顛顛倒倒。我是

那一天聽見花嬌兒說。還是主人同朋友說笑出來的。偶被他聽去的哩。正說得熱鬧。只見簾兒一宕。花娘子笑嘻嘻。蹙着眉頭。一撈一點的。蹙入。撲答聲坐在燈上。先抱起一支金蓮。一面捏揣。一面道。可了不得。這兩天跑。的脚便如火燒一般。可巧二娘娘（指紅英）賞了我雙鞋。饒是我這脚。還穿着緊一點。一個便道。那麼你借穿新人的。保管舒齊。花娘子道。啣。那我可沒那股勁。拽那支糧船（寫小二大脚。寓在德不在貌之意）說罷。向那促狹的道。你方纔花嬌兒花嫂兒。胡嚼的是甚麼。衆人道。左不過胡扯八拉。提起主人新婚那夜。被馬大爺聽了房去。正說到這裏。國安一脚跨入。聽他們談馬勝不由面色一沉。衆人見了國安。未免一陣打諢。便都沒理會。花娘子道。說是說。笑是笑。我直待累煞了。也沒人知情。說着一顰國安。臉兒一緇（猶有酸意。自在情理中）衆人笑道。你既是老姊妹。沒別的多受個頭兒。舒齊一下。

子也就是了。花娘子笑唾道：我不稀罕甚麼頭兒。留着你門舒齊罷。說罷笑吟吟站起道：一切事都了。我們也該散過咧。也讓人家小倆口說個體己話兒。說罷又向小二道：新人仔細着。這裏雖沒甚麼馬大爺。驢大爺。却有一羣瘋老婆哩。便用手向衆人一指。蓮步步細碎。回身便跑。衆人叫道：捉回他來。鬨一聲大家趕去。一路談笑紛紛各散。這裏國安自去掩閉門戶。夫婦談了一回。國安歎道：我們主人特煞沒巴鼻。便如那個馬勝。這種人交他作甚。說罷悶了一回。也便揭過。鼙鼓三催。偃幃安歇。夫婦兩人到安安靜靜成就了百年好事。次日雙雙謁過主人。梁方夫婦歡喜。自不必說。從此小二仍然去服事陳敬紅英。只入夜方纔回家。兩口兒。且是性情相得。和美不過。國安武功本來有名。也交結許多朋友。因他義氣如雲。荆襄少年場中。都叫他作賽燕青。這且慢表。且說陳敬夫婦。結褵以來。心滿意足。快活光陰。格外飛快。轉

眼一年有餘。這當兒木行商業。越法得利。於是陳二官人豪俠之名。盛稱遠近。好不有與得緊。一日夫婦談起完婚後。須向蒙自省視一跨。方是道理。只是紅英聞得國安送書回來。說田甘父子種種不堪。光景十分敗落。躊躇一回。便不高興去。當不得陳敬總覺於理未安。沒奈何擇日起程。家事一切。自有梁方等照理。夫婦便輕裝聯騎。攜了隨身兵刃。取路向蒙自淮發。一路上饑餐渴飲。夜住曉行。走了多日。方到蒙自。紅英故鄉。乍到自然歡喜。只是想起當年一番家難。今雖萬里問關。里門在望。却是那裏找知心貼己的親人去。真個是舉目無親。故鄉如異鄉了。想到這裏。十分傷感。陳敬揣知其意。只拿話渾了過去。當時策馬前進。只見市井街坊。依然如故。不多時已到田宅。紅英一望。便老大一驚。只見大門前塵埃狼藉。敗草縱橫。丹墀是不消說。早風日摧蝕的少顏沒色。花花點點。虛掩著兩扇漆黑門。上面被頑童們。用白

土畫的奇奇怪怪。或是一個毗牙裂嘴的大首級。或是一個醜八怪似的媳婦子。還有些蛇咧魚咧。貓兒牛兒各形像。再蠢些的便畫大陽物。還有離奇古怪的男女交媾相。兩扇門竟密雜雜沒些隙地。上面那威鎮滇南的橫匾也不見了。蛛網縈塵。一片一縷的隨風搖搖。再望到魚腮壁邊。越法狼藉。竟有一家乞丐。在那裏支了片小窩窩兒。窩門外鋪着破蓆頭。一個鬼似的乞丐。廠懷露肚。正在那裏奶娃子。見了紅英等。只光着眼呆望。陳敬見此光景。甚爲詫異。忙連同紅英跳下馬來。紅英怔怔的。轉說不出一句話。便走去將門一推。與陳敬牽騎而入。只見裏面越法狼藉。一股荒敗之氣。撲人眉宇。院中不消說甚麼花木石景。便連各窗上。窗紙都無。紅英陡想起當日風光。不由淒然淚下。只得將馬姑且繫在庭柱上。陳敬耐不得。便跑入廳房喊喚。喚了半晌。通沒人答腔。紅英也便趁來。頓足恨道。想是通死絕了。我們便自家

進去。說着穿過廳房。剛到後院。只見一個半老婦人。黃黃的苦瓜臉。彎彎的眉。一雙三角眼。到水零零的。穿着半新不舊的衣褲。下趁韭刀兒似的半大脚。手內拎了件舊汗衫。一面低頭從屋內走出一面啣噏道。這天殺的賊王八。專會奈何老娘。這件破尸皮。還不值個吊把錢。便補綴好。過不得半晌。也是送到押當店裏去哩。這當兒又不知向那裏遊魂去。說着翹起兩支脰。天脚撞來。猛一擡頭。忽見紅英等這樣氣概服飾。不由呆在那裏。嘴皮掀動一會。却一句話說不出。陳敬便道。那麼你是這宅主田爺的甚麼人。婦人道。我在這裏傭工。陳敬點頭道。現在田爺呢。我們是他至親。遠來看望。便指紅英道。他便是田爺阿姊。僕婦早聞得田甘說過。當時慌忙中眼睛一轉。略一沉吟。然後道。那麼慙是襄陽陳爺了。說罷連忙拜過。便來要攙扶紅英。一面扭頭笑道。今天姑太太可到了家鄉了。且到屋內歇息慢談罷。他剛一近身。

紅英便聞得一般狐臭氣。便道：「不消扶我，你只引路罷。」紅英認得田甘住室，便同陳敬隨僕婦暫入。簾兒一啟，已聞得穢氣薰人。只見几榻上堆得七亂八糟，都分不出何類物件。這當兒榻上還攤被橫枕，破鞋爛襪，也供在榻頭椅底。好體面金漆几兒，業已土油漬滿。便如厨司肉案一般。上面垢膩膩兩個大盤，一盤中是七橫八豎的杯筋。那盤內還堆積些肉皮雞骨，並寒具蒸饊之類，狼狽之狀，不堪盡述。紅英蹙着眉頭，望了一回，直沒處落坐。僕婦乖覺，忙笑道：「也是哩。頭些日主人家害了幾天病，方纔好了。大夫說是須得過幾天，方可整理屋子。一面說，一面草草略拭去椅上塵土，請兩人坐了。」紅英道：「你主人那裏去了？」僕婦聽了，臉兒一綳，回道：「那會子聽說要找那大夫，改一料丸藥方兒，恐怕也要轉來咧。主人家過日精細，只用我一個人兒。我且燒茶水去。姑太太坐着罷。」說罷，忙忙走出。這裏夫婦兩人，白瞪一回。紅英望

望四壁。先咳了一聲道。你看這光景。不讓人難受麼。田甘不肖不必講。只是先父掙了一世。便這樣水流花落。却可歎的緊。陳敬唏噓半响。不好說別的。只得道。田老弟就是懵懂不曉事。將來萬一曉得世事艱難。還許好了哩。紅英道。誰不是這樣盼望呢。說罷兩人站起。重復到廳房。向裏間一望。雖塵埃狼藉。却比田甘住室。煞利許多。夫婦便自尋箕帚。清理一番。便忙忙卸下行裝。料理度好。不多時。衾褥燦然。几榻清潔。好在窗上還是嵌的玻璃。不過土多些罷了。收拾畢。端相一番。居然可住。夫婦方坐穩。只見那僕婦用木盤端了茶來。絕好個時。大彬的紫砂壺。可惜污垢不堪。僕婦斟了兩杯。笑道。方才我找了週遭兒。原來姑太太向這裏來了。真也沒法。通沒個人伺候。還須姑太太自己料理。說着兩眼鸞鷄似的。將行裝端相一回。便道。我還須燒飯去。稍帶着喂馬。陳敬道。你且去忙碌。待我將馬牽繫在後院馬棚。

說罷。踱出扯馬。同僕婦竄向後院。四顧一回。棚便。有只沒馬槽。僕婦笑道。我家主人便是太熱心眼。有一天朋友來借馬。他連槽都讓人擡去了。到這會子。也不向人家要。慫且將就用那料篩罷。陳敬一望。果然有三兩個破篩。裏面居然還有些餘草。便把來胡亂喂上。這當兒。那僕婦又撅着屁股。鑽入廚下。儘力子抽起風匣。陳敬徘徊一回。想起武師在日。這所在。整日價姨娘們。閑來玩耍。甚麼鞦韆。踢毽。咧。大家花媽柳媚。好不熱鬧。那知這當兒。竟如破廟一般。真是日不再中。嘉會不常。想到這裏。悶悶的。踱向前廳。只見紅英正沒精打采的。檢點行裝。將所攜數百金。另包作一裹。藏在僻靜處。陳敬道。忙碌碌的。作這些沒要緊作甚。紅英道。你不曉得。我自有用意。說罷。歎了一聲。不多時。僕婦端了飯來。時已黃昏。屋內黑魃魃的。僕婦摸索着。擺在桌上。忙跑去。尋了盞昏沉沉的油燈。掌將起來。紅英一望。是一碟鹽豆。一碟蘿蔔。

絲一大碗熬苦菜。還有一盤烏油油。看不出甚麼物件。仔細一望。中有一塊圓睜睜兩個鼻孔。原來是豬缸嘴。以外兩盆脫粟飯。更無別物。僕婦安置了。匆匆又跑去。紅英甚覺不好意思。沒奈何先與陳敬盛了一碗飯。笑道。你且將就用罷。我這會子火騰騰的。用不下去。怎就鐵桶般的世業。弄到這等形相。陳敬恐他鬱悶。便合掌道。阿彌陀佛。這等清水自在飯。也將就用得了。這會子安安穩穩。比在慧照寺吃桃花香稻。好得多哩。紅英不由嫣然一笑。道。你倒是知足長樂哩。陳敬道。那是自然。所以古人經過患難。都說是每飯不忘。觀陳敬待紅英。擊愛如此。真有心坎上溫存眼皮上供養之勢。而後來結果如此。不但見紅英罪不容誅。亦見女禍之十分可畏。此等處都非泛筆。

夫婦談得入港。紅英心下稍舒。便也陪陳敬用飯。那知陳敬一來肚皮真空咧。二來要討紅英歡喜。竟舐舌抹嘴。吃了個噴鼻兒香。紅英見了。倒笑將

起來。兩人方纔飯罷。只聽大門前。劈利撲拉。脚步亂響。恍如萬馬騰踏。便聽有人大叫道。休放跑這厮。夫婦驚得直立起來。正是

故園重到心方愴 異響初聞膽又驚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以下節目。如冷田祿結識紅英。貪色傳藝。楊遇春入京結友。大鬧五城。道逢諸俠。劉清天數折奇獄。朱仙娘邪術惑人。苗疆滋事。連年用兵。諸俠顯能。許多的驚心動魄熱鬧新奇大段落。都在三集中叙出。

顧道長戰哀說
明著篇事情部



芳草天涯

芳草留春——天涯斷腸

寫失戀自殺之慘：天涯論落之悲：語語傷心：句句刺骨
寫鴛鴦折翼之痛：孀婦守節之苦：字字血淚：處處淒涼
悲歡離合：盡小說之妙用：嬉笑怒罵：寫文章之能事

△香艷處——足與紅樓夢並駕齊驅
△哀怨處——足與玉梨魂先後比美

顧明道以武俠小說名於時。而尤以哀情小說見長也。芳草天涯一書。為其最近最得意之武俠哀情傑作。以雕龍繡豹之才筆。寫哀感頑豔之事實。立意之新穎。佈局之縝密。與夫結構之佳。吐詞之雋。求之近代小說中。實罕與其匹。書中寫一奇女子。痛戀人之遭殺。喬裝從戎。矢志復仇。經千般危險。歷萬種風波。其間慷慨悲歌之俠史。風流旖旎之情史。觸目傷心之淚史。莫不迴腸蕩氣。儘足耐人玩味。全書得二十回。都二十萬言。奇趣環生。百讀不厭。

（全國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上海麥家圈禮拜堂益新書社發行

（特價）全書洋裝二十大厚册每部價洋一元四角特價祇收大洋八角四分外埠函購另加寄費每部一角二分郵票代洋十足收用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七版



奇俠精忠傳 正集 二集

全一冊 定價八角

著者 玉田 趙煥亭

發行者 莫釐 錢愚欣

印刷者 上海益新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益新書社

分發行所 南京益新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顧道長戰哀說
明著篇事情部



芳草天涯

芳草留春——天涯斷腸

寫失戀自殺之慘：天涯論落之悲：語語傷心：句句刺骨
寫鴛鴦香翼之痛：嬌婦守節之苦：字字血淚：處處淒涼
悲歡離合：盡小說之妙用：嬉笑怒罵：寫文章之能事

△香艷處——足與紅樓夢並駕齊驅
△哀怨處——足與玉梨魂先後比美

顧明道以武俠小說名於時。而尤以哀情小說見長也。芳草天涯一書。為其最近最得意之武俠哀情傑作。以雕龍繡豹之才筆。寫哀感頑艷之事實。立意之新穎。佈局之縝密。與夫結構之佳。吐詞之雋。求之近代小說中。實罕與其匹。書中寫一奇女子。痛戀人之遭殺。喬裝從戎。矢志復仇。經千般危險。歷萬種風波。其間慷慨悲歌之俠史。風流旖旎之情史。觸目傷心之淚史。莫不迴腸蕩氣。儘足耐人玩味。全書得二十回。都二十萬言。奇趣環生。百讀不厭。

上海

麥家圈禮拜堂
後面一號洋房
益新書社

益新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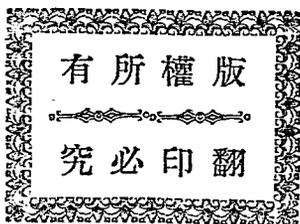
發行

(全國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特價)

全書洋裝二十大冊每部價洋一元四角特價祇收大洋八角四分外埠函購另加寄費每部一角二分郵票代洋十足收用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七版



奇俠精忠傳正編二集

全一冊定價八角

著 者 玉 田 趙 煥 亭

發 行 者 莫 釐 錢 愚 欣

印 刷 者 上 海 益 新 印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山東路一四三號 益 新 書 社

分 發 行 所 南 京 太平路 益 新 書 局

代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局

△82

498090

(5)